目录

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易中天
易中天：原本就是“土匪”
易中天：给大众怎样的学术?
“麻辣教授”易中天剖析中国家庭文化
“明星学者”易中天
“品三国”片段摘录
驳东经XXX北纬30之“质疑易中天品格”
超级教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演俗不可耐的独角戏
从曹操屠城说起，也谈易中天的三国品出的人性！！！
二谈“易中天现象”是史学界的悲哀
飞天品易中天
“业”与“余”的转换
钢丝上的舞蹈
看易老师《隆中对策》后论《隆中对》的先天缺陷
论晁错之死与袁盎之关系兼质疑易中天先生
论易中天的风格
论中庸思想的绽放
那是“相当”～精彩！——3月3日讲座精彩搞笑版
牛人易中天老师
千年一梦——也说易中天其书、其人
三国演义人物简介(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我看易中天现象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他动了谁的奶酪
也谈易中天的风格——驳某人的浅识谬论
易先生，一语误而误千万人矣，不可儿戏
易中天热的背后
易中天为什么如日中天?

易中天现象的背后：民众“信史”的需求
易中天现象是不是学者的僭越?
再谈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
再谈三国人物的理想（完美版）
重温易中天的经典话语
拷问易中天，拷问人性
给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访易中天教授
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从方仲永想到易中天
易中天的偷机是你们的耻辱
把历史拿来酿酒
易中天，有三个破绽

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易中天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厦门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先生，他2001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人的确认证》。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人通过艺术品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传递的过程，通过情感传递，我们确认了自己和其他的人类有共同的感受。由此，艺术家和观赏者也就最终确立了自己是一个能与他人、能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那今天主持人阿忆就把易中天先生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他是何许人也呢？我们先看一段片子。

首先欢迎易教授作客我们的节目。刚才片子里说易教授他是怎么怎么样的人，他的学术特色是什么，大家可能还不能了解很充分，因为这个小片子写的不具体，我们具体一下。在正式讲演之前呢，我们先听一听易教授，我给他摘出来两篇文章里的两段话。第一篇文章叫做《春来不是读书天》，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的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后面打了删节号，中间删了一些话。他接着说，“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这是教授说的话，不是一个少年说的话。下面一段文字来自易教授写的《书生意气》，易教授这样写道，他说“有句老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后面是易教授自己说的话了，“当然，这是从前，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嫁错郎可以离婚”，我要问的问题是，您以这种笔法写作，会不会有其他的您的那些同事，或者不认识您的那些同行的教授，说您这种写法一点不学术，非常浅薄，您不怕吗？

易中天：不怕。回答完了。

主持人：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属于外延极大、内核极小，所以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是”还是“否”。您不愿意阐述一下您为什么要以这种方法写作吗？

易中天：因为在我看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活法，是我的一种生活和生存的方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非常好，我干嘛要管人家说三道四？

主持人：看您的文章，我还想问一个小问题，您写了一篇叫“武汉人的性格”，您说武汉人骂人的水平绝对是全国第一。

易中天：对。

主持人：不对吧，人家大多都说是北京人第一。

易中天：你是不是准备和我过招啊？

主持人：您举出理由来。

易中天：比方说，他说一个人长得很漂亮，武汉的方言叫“清爽”，很清爽，“他个婊子养的长得好清爽啊”。这个就绝对不是骂人了。骂人骂到这个水平，我看应该是全国第一吧。

主持人：是，北京人表示跟人亲切是加个“小兔崽子”，你的小兔崽子长得很清爽啊。他把它发展到到那个地步，哎哟。好，下面我们就直接由易教授给我们带来他精彩的讲演，讲演的名字叫“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欢迎。

易中天：谢谢大家！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有当过爸爸***没有？请举手，少数。

主持人：这个女同学或老师，你当了妈妈了都？我觉得刚二十岁。

易中天：那好，我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哪位同学知道一个小孩子，当过***就不回答了，她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最先学会的是哪个词。

观众：妈妈。

易中天：妈妈。大多数情况下是妈妈，极个别的情况下是爸爸。第三个问题是有谁知道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

观众：抱。

主持人：妈妈、妈妈抱。

易中天：这不是第一个，他能说妈妈抱的时候已经说句子了，这个不是词。第一个词是什么？

观众：要。

易中天：妈妈回答。对，还是妈妈知道，没当过妈妈不知道，还是妈妈知道，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不要”，而不是“要”。你看

一个小孩子他要东西，比方说他要喝水，他说水水，他要吃奶，他说奶奶，够了，他不用说要吃水，要喝奶，他不用那个“要”字。但是你给他水喝，他不想喝，他怎么说呢，“不要”。也用不着说水水。所以小孩子他是很节约的，他懂得节约成本、懂得效益最大化、懂得产出投入比。

那么好了，从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小孩子学会叫妈妈，然后学会叫爸爸、叫爷爷、叫奶奶、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称呼，所以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际关系问题。第二个结论呢，“不要”是人的基本人权。因为儿童学会的第一词是“不要”，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它是一种天赋人权了。事实上我们看一个社会有没有人权，看一个社会是不是人权社会，很简单，只要看这个社会的成员有没有说“不要”的权利。咱们中国古代就没有这个权利。谁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就是他给你东西，你也不能不要，他夺去，生杀予夺都在万岁爷。他杀你固然是没有价可讲，他给你，你也不能讲价。比方说阿忆他刚刚请我撮了一顿，酒足饭饱，这个时候太监来了，说万岁爷有赐，赐你一只烧鹅，这么大一只，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跪下来，一个头磕下去说“谢主龙恩”，然后在太监、在使者的监视之下，一口一口把这只鹅吃下去，没有拒绝的权利。因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专制主义这个政治下的社会，它是没有人权的。

那么，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有谁知道小孩子最早怎么称呼自己？谁知道？

主持人：自己的名字吧？

易中天：对，小孩子称呼自己都是用自己的名字。比方说有个小孩叫贝贝，那么你给他水喝的时候，他不要他怎么说呢？“贝贝不要”，他是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这个问题早在二百多年以前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用人类学》这本书里面已经谈到了，当然他也可能说“不要”，但是如果一定要表示这个主语的话，他是用别人称呼他自己的那个称呼来称呼他的。他不会说“我不要”。他不会说“我”。很小很小的孩子都不会说“我”。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大人给他

水，他说“贝贝不要”，大人就会教他说“我不要”，他就会说“我贝贝不要”。如果说他要一个什么东西，大的孩子不给他，大人在旁边说“给他、给他”，他也会说“给他给他”，他也不会说“给我”。这时候大人会教他说“给我”，他会怎么说呢？“给我”，他声音会很低，他没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儿童最先学会的字、词都是名词，而且是一些感性的、具体的、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名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水水、果果、蛋蛋，都是和他有关系的、很具体的、可以辨认的这些事物的名称。那么“我”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是爸爸吗？“我”是妈妈吗？“我”是水水吗？“我”不是东西呀。但是他又发现“我”这个最不是东西的东西，他最是东西。爸爸也说我，妈妈也说我，哥哥也说我，姐姐也说我，他们都是我，那么到底谁是“我”？他不明白，他弄不明白这个问题，而且他弄不明白既然妈妈是“我”，那么我要妈妈抱我，怎么不能说“我抱”呢？我还得说“妈妈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不明白。而且大人和他说话也不说“我”，说“我们”。当***知道，你带小孩子出去买衣服，“宝宝我们出去买衣服”。然后给他买了衣服、帽子给他穿上，“我们漂亮”、“我们乖”、“我们出去玩儿”、“我们喝水”，她也不说“我”。所以儿童他是不会说“我”的。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儿童没有自我意识.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孩子学会说“我”了。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康德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就像是升起了一道光明。而且康德说，他从此再也不会回到他从前说话的那种状态去了。康德说，从前他只是感觉到自身，现在他是思维到自身了。那么康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儿童学会说“我”，也包括我们人类学会说“我”之前，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不能思维到自身，他只有自我感觉，也是说他只能感觉到自身。这种感觉呢是动物也有的，动物也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比方说一只猫，它不会去咬断自己的尾巴，因为这个时候它会疼。当它疼痛的时候，它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动物只是在它的有机体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它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想不到自己的存在，它也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有的动物都不会照镜子，人要照镜子的，“镜子里面不是我吗，脸儿长得多么漂亮”，他会照镜子。动物不会，动物也不认识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像。

人比动物厉害的还在于什么呢？人不但不用照镜子，也不用在身上捏一把，他就知道自己存在。那么我想问大家，人怎样知道自己存在的？他是怎样知道自己存在呢？是想到的，是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自己存在的。这就是人有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能够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并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一个笑话，讲有一个差人押解一个和尚上路，每天出发之前这个差人都要清点人数，包袱、雨伞、和尚、我。有一天晚上这个和尚就把这个差人灌醉了，然后把他头发剃掉，换上和尚的衣服，第二天早上这个差人起来，点包袱、雨伞、和尚，我呢？“我”没有了。这个笑话之所以是笑话就在于“我”是不可能没有的。请大家想一下，现在想象，“我”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观 众：死了。

易中天：对，死了。那么死了就是“我”没有了，而人怕死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为什么怕死？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说死很可怕呀，你死过？谁死过？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死是可怕的呢？死不一定可怕呀，安乐死就不可怕，怎么就可怕呢？可怕的是我没有了，他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没有了，我没有了，我到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我没有了？非常可怕。所以，人下定决心，即便我死了，我也得弄清楚我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儿，我死不瞑目。这是人才能做到的，动物做不到，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人可以，人可以做到。人可以拒绝死亡，人可以选择死亡，比方说是死得重于泰山，还是死得轻于鸿毛，是死得轰轰烈烈，还是死得窝窝囊囊，这个我是可以选择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能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们要死得像个人样，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来证明我是一个无愧于真正的人的称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思想，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就称之为“人的确证”。

人的确证也是只有人才有的需要。动物没有这个需要，动物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动物，一只猫它用不着特地去抓一只老鼠证明我是猫。现在的猫都不抓老鼠了，我们家原来养了一只小黑猫，养尊处优，整天优哉游哉的，我们说这个猫也太不像话了，得培养它抓老鼠。于是我们有一天就把这只小黑猫送到楼下去，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楼下有很多老鼠，把它放在地上，让它去学习抓老鼠，然后我们就上楼。

刚走到二楼，就听见楼下一声惨叫，调头一看，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鼠视眈眈看着那只猫，我们的小猫吓瘫了，我们只好跑下楼去救猫。那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你看你真不是只猫，不能说这个话。但是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如果太不像话，我们就会说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人。当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是这句话显然只能用来骂人，不能用来骂自然。你不能说这个山，你看这个山真不是个山，你看那个狗，哎呀它真不是只狗，这个话是不通的。那么，为什么只有人一定要证明自己是人呢？因为人本来不是人，人本来是动物，是属于自然界的。《圣经》里面说，人偷食了禁果背叛了伊甸园，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人所谓背叛伊甸园就是人背叛了自然界，选择了做人。那么，人既然原本不是人，自己选择了做人，那好，请你付出代价来，终其一生证明你是人。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你真不是个人，甚至骂他说你不是东西。不是东西这个话是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再坏，他再不是人，他总是个东西吧，怎么会不是东西呢？就因为说他原本应该是人，而他居然不像一个人，那么就连东西都不是了。所以，我们必须终其一生来证明自己是人，而且首先是自己证明自己是人。这样一个事情，我称之为“自我确证”。

因为人的确证他是通过两个方面，或者说用两种途径来实现的。第一种就是创造一个对象，并在这个对象上，或者通过这个创造的过程证明自己是人，这种方式我称之为自我确证。第二种就是通过和他人的关系，在他人那里确证自己是人，这个我称之为相互确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自我确证。那么大家会要问，自我确证是不是很难呢？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都要工作，都要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今天到这里来，应凤凰卫视的邀请来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如果做得好，大家听了以后有收获，听出了道道，受到了启发，鼓掌，或者不一定要鼓掌，你听出了问题，听出了毛病，那么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实现了我的自我确证。那么你们看，我辛辛苦苦要在这儿讲半天，还要等着你们鼓掌来确证，你们啥都不干你们就可以得到确证了，是不是很划算？实际上呢，你们也在做事情。听讲座，要动脑，要用心，待会儿还要琢磨着怎么出一个问题来难为难为我，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人的自我确证。

（三）

下面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人又为什么能够自我确证呢？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什么呢？自我意识不仅是能够意识到自我，更重要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心理能力。是什么心理能力呢？就是能够把自我当做对象来看待的能力。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对象，把自己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人面对面，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人能够照镜子。照镜子是什么呢？就是自我认识。你看看我怎么样，这样，认识了，知道我是什么样了。照镜子，然后看一看头发不太好，梳一梳，这就是自我完善。头发梳好了以后，挺漂亮，这叫做自我欣赏。人为什么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因为他有自我意识，他能够把自己划分为二，甚至他能够不需要一个物质的镜子，他可以假设一个镜子，把自己放到自己的对面去认识、去改造、去欣赏，这是只有人才有的一种能力。

所以，人有一种冲动，就是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通过创造，通过劳动，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个劳动的产品和劳动的过程当中确证自己是一个人。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凤凰卫视有一期节目，是他们的一个主持人叫梁东，在三峡工地采访。他采访一个电焊女工，这个电焊女工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梁东说你看你呀，一个女孩子做电焊工又脏、又累、又苦、又重，这样的活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吗？女孩说怎么会呢？当然嫁得出去。非常的自豪，充满了自豪感。当时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非常感动。我从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三峡工地的电焊女工的脸上，我觉得她放出了一种灿烂的光辉。这是劳动者的光辉，是自我确证的光辉，我称之为确证感。确证感是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确证的确证。就是说你是不是确确实实证明了自己是人，靠什么来证明？靠你的确证感。这个确证感很简单地说，就表现在我们学习、工作和劳动中的那种快感。所以，看一个劳动是不是创造性的劳动，看什么呢？就看你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能不能得到一种快感。一般的说，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劳动越是困难，这个课题越是难，比方说我们同学们学习，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越是难做，一旦你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以后，你的成就感，也就是确证感那就越强。

所以就是说，越是能够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智力和体力，我们得到的确证感就越是强烈。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做家务宁肯做

饭不愿意洗碗。为什么呢？做饭他多少有点创造性，洗碗它是简单重复劳动。洗一堆碗以后，你说大家来看看，我这个碗洗得多漂亮，这个比较困难。但是我如果做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端上来，哇，这么好的菜呀，好好吃哟，他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劳动者、创造者，他都要出示、展览、炫耀自己的作品和产品。做***，没有一个妈妈不把自己的孩子抱出去给人看的。中国人要坐月子，月子期间没办法，一满月，就抱出去看看，看我们贝贝。这个时候你千万说漂亮，一定要看。任何画家都要办画展，任何音乐家都要开音乐会，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自我炫耀，都要他人欣赏。为什么？因为人的确证需要证据，他和在法庭上审理案件是一样的。而且人的确证就和民事诉讼一样，有个规矩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你现在主张说我是人，那请你拿出证据来。第二，你出示的证据必须为法庭所采信，也就是说你的证据必须他人认可，因此你还必须他人欣赏。也就是说，炫耀自己就是出示证据，他人欣赏就是确认证据。所以，应该说每个人实际上内心深处都是有表现欲的。而且我是非常肯定这种表现欲的，因为你没有表现欲，就意味着你没有人的确证的冲动，而且每个人也是要得到他人欣赏的，得不到他人欣赏也意味着你不能够得到人的确证。

那么，以上的演讲就算是我今天向大家出示了我人的确证的证据，如果大家认可的话，请鼓掌。

主持人：谢谢易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风趣的演讲，下面呢法庭进入到质证阶段。咱们马上呢把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拿出来，网上网友一般年龄比较轻，所以如果有得罪的话呢，您得原谅他们。

第一位网友叫做“超级变变变”。他说，我觉得一个人再新潮、再能跟上时代潮流，但老了还是老了，比如您曾说过，后面是引号，是您说的话，“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和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心总是和人类连在一起的，他们也总是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生”。网友又出来说话了，“但我必须提醒您，许多古往今来的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只是和全人类偶然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心也是偶然和人类连在了一起，从主观上讲，他们甚至并不太关心社会，而是非常自恋的写着自己和自己的周围，但这一点不影响他们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另外

我读了您的《读城记》，您好像认为正阳门和大前门是一个门，下次来北京，您一定要到前门找一个车夫，问一问他们这件事好吗?

易中天：我待会儿回去就问，不要下一回来北京，就这一回来北京就问清楚了，你能告诉我?

主持人：应该是两个门，正阳门的南面是前门，但是我就不知道古代人说的大前门是指的正阳门前面的那个前门呢，还是正阳门本身。

易中天：古代的城门它是有两个门的，一个叫箭楼，后面还有一座楼，它是连为一体的，中间是个瓮城。现在看当然是两个门，那个瓮城已经没有了，实际上是一个门。

主持人：这一点由“超级变变变”自己去考证一下吧。

易中天：这个问题跟我讲题的问题关系不大。

主持人：关系很大的是那两个“偶然”。

易中天：在这种真正的艺术家的偶然的关怀，他所谓的偶然的碰撞后面其实是永远的连接。没有这个永远的连接是不可能有那个偶然的。他把我说的永远和人类的命运连在一起，他理解得太一般了一点。我说的是从根本上、从骨子里面，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正是不自觉到他在关心人类的命运，他自觉不到，他也许确确实实只是在关心他个人的命运。但是这种对个人命运的关心，平庸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可能都关心个人命运，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伟大的艺术家关心的背后是有他对全人类这种关怀打底子的。但是他也许并不知道，他是凭着他天才艺术家这种敏感，敏感到了社会的变迁和动荡。大家看过《红楼梦》，《红楼梦》也不过是写一家人的兴衰嘛！但是《红楼梦》里透出来的不但是整个大清王朝，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那样一种体现，它才伟大呢！所以不要把这种联系看得太表面、太直接、太急功近利。

主持人：深刻。

易中天：谢谢。

易中天：原本就是“土匪”

[南都周刊对老师的最新采访]06月 17日 来源： 南都周刊

易中天，籍贯湖南长沙，1947年生，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帝国的惆怅》等多部作品，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易中天《品三国》书稿面向全国出版社进行无底价拍卖，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史无前例。消息一出，举座哗然。5月22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数55万册，版税14%的竞标数值获得《易中天品读三国》(第一部)的出版权，再次引起中国出版界的剧烈震荡。

易中天从书斋里走出来，翻越学院体制之墙，来到了“城外”的世界，他说这是“下地狱”；但城外的风光，令他始料不及，也应接不暇，形象并不像明星的他，终于戴起了墨镜。

近日，易中天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易中天比我想象更沉静，没有了电视屏幕上的“风风火火”、“快言快语”，言语中带着疲惫，语调缓慢、悠长。他谈了从学者到畅销书作家的冒险之旅，品评起自己的性格，并回应各种批评。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南都周刊：你高中毕业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你曾经说那段时间没有条件读书。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易中天：是懂得了民间疾苦，知道了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也掌握了民间话语。这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啊！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我到现在都还是这种人生态度，这就是最大的影响。

南都周刊：掌握民间话语，是不是也形成了你现在讲历史的一种特有的风格？你的讲述非常口语化，用了很多比喻、俚语。

易中天：你要说是“风格”，就算是吧！其实，我说话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说人话，说实话，不打官腔，不说套话罢了，不知怎么就变成“风格”了。看来，很多人还是对“学术”二字有误解，以为“学术”就是别人听不懂的，就是枯燥无味、让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实际上，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说不清楚，是没弄清楚。弄清楚了，哪有说不清的！怎样说清楚呢？也就是说人话而已。谁说人话呢？人民群众都说人话。他们居家过日子，决

不会之乎者也，开口闭口“要菜一碟乎，要酒一壶乎”；也不会先引经据典，再说吃喝拉撒睡。所以，你如果是面对人民群众进行演讲，最好先把他们当做你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也最好先把你那满腹经纶一肚子学问，姑且当做“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一再说，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既然是人学，那就要说人话。建议那些“旧时王谢堂前燕”，不妨“飞入寻常百姓家”。那里面有多少民间智慧，又是多么生动鲜活！

南都周刊：你早期的著作也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如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年)，还有《艺术人类学》(1992年)，曾获得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在一个人的学术之路上已经是很高的起步了。但你说写了这两部书之后就“决定改弦易辙了”，写起了学术随笔。我们的学术体制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鼓励机制，因为，写随笔并不能评职称，不能带来学院体制内的好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弦易辙”呢？

易中天：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一些人只看到我现在的“风光”，没看到当年选择这条道路的“风险”，那就是你说的“不能带来学院体制内的好处”。岂止是“不能带来好处”，还可能“招致非议”，比方说“不务正业”什么的。就算没人管你，要在体制外讨生活、求生存，那是谈何容易！

那么，为什么还要“自找苦吃”呢？往大的方面说，就是人文学科必须“以人为本”，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包括现在正在生活着的人的幸福。因此，就人文学科而言，必须有一部分成果能够直接面向社会，也必须有一部分学者能够直接面向大众。请注意，我说的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总得有人走出学院，走出书斋，走向市场，走向媒体。既然如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话现在可能有人认为我“矫情”。你都“名利双收”了，还说什么“下地狱”？那我告诉你，我是1995年开始走这条路的，当时我还是副教授。如果就此“改弦易辙”，很可能终生与教授无缘。那时我就想，如果因此而评不上教授，那就副教授退休好了。启功先生有诗自嘲云：“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读了感慨万

千！你知道，我是没有读过大学的。如果再评不上职称，那就真是“中学生，副教授”了。但有启功先生这首诗垫底，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我最景仰的人是鲁迅先生

南都周刊：这险一冒就是十来年了，这十年间，你的学术随笔品起了“人”，如《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和《品人录》，又阅读起了“城市”，如《读城记》，此后《帝国的终结》、《帝国的惆怅》又讲起了历史，这一系列的兴趣转移，和你一贯的思考和关注点是怎样关联、互动的?

易中天：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关注。没有“人”，就没有城市，也没有历史。

南都周刊：做一个杂家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你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你多次提及黄仁宇，这不免让读者将你和他进行比较，于是有人认为你还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易中天：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无疑有着典范的意义，但我最景仰的人是鲁迅先生。那就用先生的诗作答吧！“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别人的评价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南都周刊：黄仁宇的著作对你的写作有典范的意义，那么，鲁迅先生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什么?

易中天：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就是对人性的透视和剖析。不过我得承认，我达不到先生的深度和高度，但学一学总是可以的吧！

南都周刊：你最让读者、观众意外的一本著作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这是一本用通俗语言来介绍美国宪法诞生过程的问题的书，其中的内容，跟美学、中国历史，完全没有关系，这种写作跨度实在非常惊人，请问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写这本书的呢?

易中天：前面说了，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其实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文学者，还要关心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这就要“看看人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我觉得，最值得“看一看”的是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讨厌它、批判它、反对它，但你不能小看它，也没人敢小看。但是，这个国家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就让许多“老字号”不敢小看了，你难道不想知道其中究竟吗？这里面难道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吗？那么，究竟何在？就因为它是一个由一部宪法来缔造的国家。所以，美国的秘密，就是美国宪法的秘密；而只有把这部宪法的诞生过程弄清楚，你才能揭开这个秘密。可惜，许多史学家和法学家写的书，大多数人都看不懂，那就只好让我这个外行来写了。外行来写的最大好处，就是他最知道怎样才能让“非专业人士”看懂。有趣的是，我讲中国史，不以为然的不少。讲我更不懂的美国史，反倒没人批评。这可真是奇怪！

我的特点是“不做”

南都周刊：写了随笔之后，你又和电视“亲密接触”了，你具备了良好的镜头感、风趣幽默的语言、生动丰富的肢体语言等“魅力”，加上“学者”的身份，一下子吸引了挑剔的观众，像明星一样拥有了“粉丝”，能够适应电视这种媒介，应当说和你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个人感觉你的性格是风风火火、耿直率真，而且还有点“匪气”，你自己怎样评价？和书斋里的学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易中天：谢谢你的表扬！我这个人，优点不多，毛病不少，能够引以为荣的也就是“不嗜”。嗜，是武汉方言。读如者，但不带卷舌，意思是装腔作势、撒娇发嗲、摆谱犯酸。这是武汉人最讨厌的做派，也是我最讨厌的做派。所以，你说我“有点匪气”，我深感荣幸。如果哪天有人说我“娘娘腔”，那就要跳长江了。其实我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在学术界原本就是“土匪”，有点“匪气”十分正常，没有反倒不对了。观众喜欢这点“匪气”，只不过说明他们和我一样讨厌“伪君子”，并不等于大家都想“落草为寇”。

南都周刊：从学者到畅销书作家，你自称是“亲民学者”，这个词大概是你的创造吧，你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公众把那些频频上镜的学者称为“明星学者”，这个说法和你所说的“亲民学者”又有什么不同？

易中天：这是口误，准确的说法是“平民学者”。“平民学者”首先是平民，其次才是学者。学者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以学术谋生，

或者以治学为生存方式而已，并不高人一等。居高临下，咬文嚼字，故作清高，那叫“自绝于人民”。其实，所有人都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也都要吃喝拉撒。所谓“平民学者”，就是明白这个道理，能够以普通人的平常心来看待学术、传播学术，从而在讲述学问的时候和观众、读者没有隔阂和隔膜。这不是做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明星学者”也好，“亲民学者”也好，都有“作态”、“作秀”之嫌，而我的特点是“不作”。有人批评我“刻意迎合”观众和读者，我听了真是肚子里好笑。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到哪里都这么说话，何曾“刻意迎合”过？再说了，我不是“土匪”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土匪会“刻意迎合”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平民”这个词一般泛指普通人，尤其区别于“贵族”、“特权阶级”，如果有“平民学者”之称，是否意味着有部分知识分子、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权阶层呢？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上的流寇主义者”，这是不是说相对于书斋里面的精英学者，你的做法、立场更“草根”、贴近“大众”一些？

易中天：我不是在阶级划分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知识分子从阶级成分的角度讲，当然也是平民。但仍然会有人把自己看做“精神贵族”。所谓“精神贵族”，就是说，阶级成分是平民，精神境界是贵族。这也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比方说，可以把那些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看做“精神平民”，从而“千首诗傲万户侯”。但这里面有问题，就是当你把那些权贵看做“精神平民”的时候，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学问的普通老百姓，又该如何呢？他们岂非“双重平民”，岂不是更要打入十八层地狱？何况很多所谓“精神贵族”，其实不过“伪贵族”。所以，我不主张这么说。我的看法是：“精神贵族”是不好的，或者不一定就好，“贵族精神”则是必需的。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现代学者，应该既有“贵族精神”，又有“平民意识”。所谓“贵族精神”，就是不同流合污；所谓“平民意识”，就是不自命清高。这和我说的“学术流寇主义”没有关系。他也可以是“坐寇”，但不应该“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应该“人在书斋，心系草庐”。

这是典型的危言耸听和似是而非

南都周刊：最近，你的《品三国》书稿的竞标引起了中国出版界的剧烈震荡，有人评价说“这不单单是中国出版史上首次图书版权招标会，还创造了中国绝大多数知名作家都难以企及的‘版税神话’”，还有人用“一夜暴富”来形容你在经济上的收益。人们已经习惯了明星的富有，对于学者获得如此丰厚的经济收益似乎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你个人对自己的“名利双收”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易中天：这次竞标是一场考试。被推进考场的首先是作为招标主体的我们自己，其次是出版社。现在看来，我、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考试成绩优秀。但是，我不知道，七嘴八舌的媒体是否想到，他们其实也下了考场。考什么呢？考他们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事件，如何看待出版界的这样一次改革，也考他们能不能看出这次竞标背后，对于今后文化产业和出版事业的积极意义。“标准答案”我就不说了。可以说的是，只看到“一夜暴富”和“名利双收”的人，肯定不及格。实际上，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十分正常。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一个人的品位和格调。

南都周刊：近日，《新京报》发表一篇题为“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的文章，作者认为“《易中天品三国》之书稿‘无底价竞拍’的轰轰烈烈，让我感到大大不快。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受到要挟的不独整个出版界，也许还有学术界。在出版社被强力推向市场的混乱转型期，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或将使严肃的学术出版面临更大的难题”，你怎样应对这样的责难？

易中天：这是典型的危言耸听和似是而非！媒体就喜欢这个吧？实际上，所谓“学术著作”的出版不是太艰难，而是太容易。某些人凭借行政权力或学霸地位，可以不断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出版他们的文字垃圾，请问这话怎么说？我不否认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但这应该是政府来管的事，我“一介草民”管不了，那位先生还是找政府说去吧！

南都周刊：这篇文章还说道：“易中天讲过收视率下降便下课云云，敬业精神固然可敬，雇员心态也一目了然。”你认为自己是一种雇员心态吗？

易中天：雇员？谁的雇员？如果是央视的，那“薪水”未免少了一点。如果是观众的，你不觉得“为人民服务”很好吗？现在，国内的大

专院校都已经实行了聘任制，许多科研机构都根据课题费来定收入，不也是雇员吗？市场经济条件下，雇员何其多也，请问凭什么看不起雇员？请那位先生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吧！

南都周刊：这篇文章又说："他(指易中天)充其量是在娱人子弟。须知娱乐之功能，乃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再辅以互联网'哄客社会'(朱大可语)的推波助澜，造就出一个又一个电子媒体时代的暴发户。"学术在电子媒体时代，在娱乐化的大众狂欢时代，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出路和位置？

易中天：我的看法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没有必要强求一律。你完全可以坚守书斋，不看电视不上网，没人强迫你。但可以肯定的是，总会有人也必须有人来实现三个对接，即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传媒化不等于娱乐化。认为学术一旦与传媒接触就一定会娱乐化，恐怕未免杞人忧天，或者欲加之罪。没错，娱乐功能可能是"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其实也可能不是)。但是，第一，我们现在还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商业社会"；第二，我们的电视媒体也还不是纯粹的"商业电视媒体"；第三，就算是，那么，除了"第一要务"外，也还有"第二要务"、"第三要务"吧！难道所有电视台的所有节目都是娱乐节目，或者都是娱乐化的？"新闻联播"就不是，"焦点访谈"也不是，那你凭什么说"百家讲坛"就一定是？没道理吧！其实，即便是"商业社会"，也并非所有的电视传媒都把娱乐功能看做第一要务，也要看是哪个台哪个频道呢！看来，以一个想当然的概念或说法做前提，是推导不出正确结论的。

南都周刊：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才是承担他们的责任？

易中天：这哪里是我回答得了的问题！何况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就算有，我也没有资格来说。还是让那些先知先觉，以"青年导师"自居、惯于品头论足指手画脚的人说去吧！

易中天：给大众怎样的学术?

2006 年6 月26 日 |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因在电视上品读汉代和三国历史成为公众人物。其著作版权拍出高价，众多“粉丝”为之痴狂。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教授热衷于在大众传媒上抛头露面，是否不务正业？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会不会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在厦门某小区的咖啡馆里，记者与易中天展开了对话.

一问：学术如何走向大众?

趣味化不等于娱乐化；要不失信、不失真、不伤害历史；观众要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

记者：您在电视上讲述的历史是真实的吗?

易中天：我告诉观众的也只是历史形象，即依据史书的记载来讲述。但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因为史书也难以确保记载的是真相。我认为，历史有三个形象，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我的讲座力图在把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还原为历史形象的基础上，与观众一起品读历史，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便对指导现实生活有所启迪。

记者：您认为学者开讲座应注意哪些问题?

易中天：通过电视传媒讲述历史文化，不可避免要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术成果的趣味化，但趣味化不等于娱乐化。要防止娱乐化，我想其中的关键在于目的，正确的目的是为了使文化得到传承、学术得到传播。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趣味而趣味，就会把幽默变成搞笑或者滑稽。不失信、不失真、不伤害历史是我坚持的原则。

在表述方法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表情是丰富的，态度是严肃的，也就是外松内紧、亦庄亦谐。我在表述的时候虽然有些无厘头的语言，但建立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目的是为了使观众更易于理解，更有兴趣。我追求的传播效果就 9 个字，让观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我所追求的结果——“让历史成为大众的历史”。

二问：学者如何自我定位?

要实现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三个对接；学术是公器，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记者：您怎么看待学者走上电视讲坛?

易中天：学者在电视上开文史讲座大受欢迎，说明广大群众对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这对促进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益的。说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我的看法是，文化要传承要发展，就有如何表述的问题。如果不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无法被现代人所接受。

记者：您是否认为让历史、文化走近大众也是学者的责任?

易中天：这就要谈到学者与大众的对接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学者就应该坐在书斋里潜心治学，不应该在媒体抛头露面，媒体打造出来的肯定是伪学者、伪学术明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既然大众有了解历史、文化的渴求，就应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去做传播的工作。人文学者应该是多样的，可以有一部分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也可以有一部分沉浸书斋，不可强求一律。

另外，学术与传媒也需要对接。学术，天下之公器也，本来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大众传媒传播信息最直接、最迅速，覆盖面最广，学术思想可以也完全应该通过大众传媒来传播。

三问：学者如何看待名利?

上帝给我一个馅饼，后来发现给错了要收回去，但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咬了一口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在观众中的影响?

易中天：受到观众欢迎，这是事实。实际上，我的观众从 8 岁到 8 8 岁都有。有媒体问我，媒体多喜新厌旧，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从媒体上消失，问我怎么看待。我说从媒体上消失没有关系，我还有未来的读者。现在的年轻观众长大以后还会记得我，我的学术思想依然能够得到传播。这就够了。

记者：名气大了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

易中天：得大于失，当然代价也是挺大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有关我“品三国”的伪书已出现，我名字被抢注商标，博客被盗，电脑地址被攻击。失的是安宁，有时不堪重负，分身乏术，只好关掉手机。媒体都想要独家新闻，但我要完成书稿，时间宝贵，所以只好学会拒绝。

名利对我来说是搂草打兔子——纯属意外收获。打一个比喻可以说明我的想法：上帝给我一个馅饼，但后来发现给错了要收回去，但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咬了一口。所以，一旦想清楚了，名利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麻辣教授”易中天剖析中国家庭文化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上周末在沪掀起了一股“易中天旋风”。5月13日，他在上海书城为《品读中国书系》举办的签售活动持续了近4个小时，售出著作千余本，场面远胜余华的《兄弟》。昨日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老少书迷站满了报告厅、围住了主席台，他让出主讲人的座椅给一对老夫妇，自己站着讲了两个小时。本以为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读三国及其他》的讲座将更多涉及汉代与三国，他难免要给读者“炒炒冷饭”，不料，这位“麻辣教授”语出惊人，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男权表象下的母系结构，向母亲节致礼。

血缘是中国社会文化内核

讲座开篇，易中天便显露出其所惯用的“麻辣风格”。无论是“咖啡杯里喝出苍蝇”，还是“两男一女的海岛生活”，或曰“西方婚姻契约论”，易中天都说得惟妙惟肖，逗引得听众们时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体味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与西方社会的契约文化有所不同，易中天认为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内核在于血缘———由家庭至氏族至部族，直至民族国家。“一家之长是父亲，一国之长是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君父，全国人民的‘总爸爸’。”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百姓的父母官”，军队叫做“子弟兵”，各行政区域或工作单位之间被称作“兄弟省份”、“兄弟单位”，这些都被易中天作为“中国文化血缘论”的佐证。西方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是个人，而中国却是家庭。“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国家、公家、人家、自家，凡事都脱不开这个‘家’。中国人对血缘的重视，延展到了整个社会，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

母系结构深入父权文化

在解说由血缘结节的中国社会文化时，易中天突然语出惊人，他指出，在父权文化的表象之下，中国社会始终埋藏着深层次的母系结构，“一个姑娘出了嫁，她原先的家被称为‘娘家’，新家则称为‘婆家’。为什么不叫‘爹家’和‘公家’呢？因为中国的家庭实质上是靠母亲来操持维系的，母亲才是中国家庭的标志。”

从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说到当代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易教授历数了中国文学史和社会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赞美母亲的文艺作品，甚至搬出封建时代学子当官以后封妻荫子，母亲也能

被封诰命，父亲却从来不被重视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偏向母亲的情感倾向。“《二十四孝》的故事多是孝母而不是孝父。《红楼梦》里的最高家长也往往都是贾母这样的老太太，主持家务的则多是王夫人或者王熙凤这样的主妇。所以，由男人统治世界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我们应该向中国所有的母亲致礼。”

“吃出来”的社会关系

更为叫人讶异的是，易中天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完全是“吃出来”的。“在中国社会中次于母子关系的亲密关系是兄弟，因为他们由同一个母亲抚养长大，吃的是同一个桌子上的饭菜，“由此，‘同吃’关系在中国也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可以帮助中国人把一种非血缘的关系拉近成为一种近乎血缘的关系。”

“中国人对吃是非常看重的。从原始意义上说，‘吃’与‘被吃’的关系意味着一种生命的赋予与付出，因而，中国人有‘衣食父母’一说。那么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达到称兄道弟亲如一家的关系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请客吃饭。吃过饭就是兄弟，不能见外了。”易中天甚至不无调侃地说，“没进过厨房之前当然是‘生’的喽，进过厨房以后当然就‘熟’了，常常进进出出，自然而然就‘烂熟’了。要不然，我们怎么还把吃同样‘精神食粮’的人叫做‘师兄弟’呢？这也是一种近乎血缘的关系。”易中天由此得出“年夜饭”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所在———众多兄弟姐妹赶回家吃由母亲一手操办的团圆饭，这意味着再次用“同吃”这种方式重申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有效，从而使家庭更团结。“这也就是中国人的宴席为何只能同吃、不能分餐的深层文化原因，否则，中国社会就将被瓦解。”

“三国”讲稿开拍在即

在深入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之后，易中天与读者的交流内容回复到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三国》。面对老少粉丝，易中天再三呼吁，请他们停止网络争论，“不要再去吵什么我和刘心武到底谁更厉害了，这实在是没有意义。”易中天说，面对所有质疑，他也只有一句话：“三国还远远没有讲完，三国人物的性格都很复杂。等全都讲完了，我自然会接受评判。”

据易中天透露，他的“三国”讲稿将于本月22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无底价竞标，目前已有35家出版机构在争夺书稿。“这种书稿竞标

的形式在中国还是首次，我希望这能为将来畅销书的出版提供一种借鉴的可能。”

记者侧记

当易教授遭遇“乙醚”

场面火爆超过余华

上周六下午，上海书城人头济济，再现了前不久余华来沪签售《兄弟》时的奇观：读者从书城二楼一直排到三楼。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易中天就没有停过笔。易中天的签售速度比较慢。读者的队伍长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每个读者手里都捧着一摞“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4本、《解读汉代风云人物》1本、《帝国的惆怅》1本。新书搭上老书，有些读者甚至还要个两三套。有不少“乙醚”(易迷)还在签书之余向易老师表白一番仰慕之意。

读者以中学生为多

记者发现，在书城排队的这些读者当中，有不少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其中最出挑的，是高中女生黄菁璇。她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在妈妈的陪同下来见易老师了。“上次，我还让妈妈陪着去了北京，就是为了到易老师的录播现场去，和偶像见见面。”今年尚在读高一的黄菁璇已经立下志愿，将来读大学要修文史。签售现场还有几个男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但是早就开始玩相关的电脑游戏了，“我们以前在玩游戏的时候，最喜欢挑选蛮力型的武将来打，现在听了易老师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就会去选些统帅型的将领了。”“三国”讲座甚至影响到孩子对电脑游戏玩法的选择，这恐怕是易中天都没有预料到的吧?

昨天下午在上海图书馆，爆棚的一幕再次重演。报告厅两边都已加满了座位，中间的走道则挤满了人，门口的听众却还在前赴后继地涌进来。看到人群中有不少老年人，易中天有点急：“我看还是让大家到主席台边上坐吧。我这个主讲人的座位也应该让出来，给老年人坐坐。”说着，他就帮忙维护起秩序来，还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对老年夫妇。易教授的这一举动，立刻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抢白记者提问

面对读者和观众，易中天坦然自信；面对媒体记者，易中天却有些焦躁：“相对你们来说，我是弱势群体。我很害怕你们写些什么曲解了我的本意。”也许是出于一种“人怕出名”的焦虑，易中天与记者常常针尖对麦芒。讲座现场，有一位女记者提问易中天：“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您的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答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爱上了您，您能说他就是盲目的吗？”

易中天品读上海人

易中天极力推荐大家看他的《读城记》，因为其中有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专章。“我说了，上海人其实都是城市部落人。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完全按照现代城市理念打造出来的城市。以前有句话说，‘全国人民不喜欢上海人，上海人也不喜欢全国人民’，但我认为这完全是对上海人的误读，这种冲突应该归结到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明星学者”易中天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走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后家喻户晓，成了“老少通吃”的明星学者。前几天，易中天来上海，记者在他下榻的衡山饭店等候。易教授戴着墨镜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如大明星的做派。我们开玩笑说，好像没有哪个学者需要戴墨镜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吧？他一边摘下墨镜，一边无奈地说：“我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

确实，易教授的上海行在上海也刮起了不小的“易旋风”。他在上海书城为“品读中国书系”签名售书时，整整4小时，签名签到手酸。场面火爆令人叹为观止。第二天他在上海图书馆作题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读三国及其他》，老少书迷把报告厅挤得无插足之地。最后，易教授还让出了自己的主讲人座位，站着给大家上了精彩的一课。此举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在广大读者心中，无疑又加了不少分。

稀里糊涂当了明星，不自由

问：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

易：不好，不自由。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前几天在厦门和太太一起去看电影《南极大冒险》，怕引起麻烦还特意挑选了早场。谁知道，电影院里一共才八个人，四个人就把我认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会收到电子邮件、帖子还有来信、电话等等。我确实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已经不接电话、不看信、不看邮件、不上网，这些工作只好交给我太太去做。我回家以后就把手机交出来，由她代接加重了她很多的负担，但是我实在忙不过来。

问：您觉得一个学者被明星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易：就个人来说，你看你需要什么利。坦率地说成为这样一个人物的话，钱肯定是多了，借钱的人也多了（笑），弄不好还被贼惦记了。但是就生活而言，真的是弊大于利，因为你不得安宁了。其实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喜欢过安安静静的生活，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哪怕这个书房不大。但是四周放着都是自己喜欢的书，很温馨、闲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以后喝自己喜欢的茶，写一点东西，这是我们这类人最愿意过的生活。

问：当时答应中央电视台上“百家讲坛”主讲是基于什么考虑?

易：也没什么考虑就稀里糊涂答应了。我这人不看电视不上网，但是“百家讲坛”我是知道的，就是借助电视媒介讲学术话题。我觉得，第一，电视对我来说不陌生，以前我在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做过谈话节目；第二，对讲坛我也不陌生的，只是换了个“课堂”而已。我就说，行啊。不过第一次上电视讲的时候还是没有经验，感觉比较模糊。第一讲是《曹操之死》。后来就好了。

《品三国》竞标，是首创

问：为什么要采取竞标的方式来给《品三国》书稿找出版社？这在全国出版界好像还是第一次。

易：是啊。“品三国”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很多出版社都表达了希望能出版这部书的愿望。据初步统计，表达过意向的出版社有35家左右。我感到有压力，这其中有老朋友，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就是他们出的。也有新朋友，香港三联、东方书局都是很好的出版社。想来想去，干脆还是招标吧，大家公平竞争。

问：这样操作会不会有炒作嫌疑?

易：当时我们出于综合考虑。应该说，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所以，我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决定联合作为招标主体，挑一个强势出版社，强强联合，实现三赢局面，创造新闻出版和文化产业的新模式。之所以采取招标形式来选择出版社，还是希望把书做好。既然打算走向市场，就要按市场的形式运作，彻底市场化，公平竞争，这样公平、公正、公开?

问：那事先你们有没有定标？整个招标工作怎么进行?

易：我们是无标的竞标，不设门槛，面向全国有意向的出版社。竞标定于5月22日下午两点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到场的出版社可以参加竞标，可以只观摩不竞标，也可以当场决定竞不竞标。我觉得将来畅销书就是走这条路。整个竞标主要是三项数字：版税、初版印数和保底销售数。由北京市公证处全程公证，当场唱标。

问：这些项目先看什么后看什么？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怎么办?

易：这三个项目应该是有考虑先后次序的，这个我没得到授权不能说。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最后由竞标委员会定夺。

问：您心里有底价吗？如果低于市面上的行情怎么办？

易：没有底价。如果招标的结果低于行情，我们也接受。

问：您的书稿都要竞标挑选出版社，而有的老专家一辈子埋头研究，到头来连出本书都难，这公平吗？

易：什么叫公平？我觉得很公平。很多专家学者，他的著作本来就是给圈内同行看的，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我本来就是服务大众的，虽然我也有写给圈子里的小众看的书，比如《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只印三千册，还有《艺术人类学》。不过，这两部书出来后，我就决定改弦易辙了。你写给小众看，就要付出代价，就是要面对出书难、印数不高的问题。而我现在也是付出代价的，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招骂。

问：您现在这么火，也招来不少不同的意见，您在乎吗？

易：我无所谓在乎不在乎。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要付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不是你自己想象得出来的，而是需要事到临头才去面对。我觉得，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一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我选前者，宁可别人说，不能自己说。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没法掌控。

明年2月28日，退休了

问：走上“百家讲坛”面对全国几亿观众，是不是借强势媒体比较容易出名？

易：无论哪种类型的学者，成名绝非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尽可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让大家共享。学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就要大家分享。电视又是个传播面广的好媒体。不过，“百家讲坛”引起轰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问：您现在很红，有“明星学者”之称，余秋雨先生也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明星，您觉得你们俩走的路一样吗？

易：我不知道余秋雨是不是靠电视走红的。我觉得他出名还是那部《文化苦旅》。他是散文，我是随笔，接受群体虽然有交叉，但还是不一样的。

问：现在您北京、厦门两地飞，还有时间给学生上课吗?

易：上啊，主要带博士生。“品三国”才刚开始，讲多少还不知道。每一集我要准备四五天，每个月要讲四集，这样就二十天了。2007年2月28日，我就从厦门大学退休了。

问：您说，好东西要大家分享，那这对您个人的学术研究是好事还是坏事?

易：我给自己定位：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就是一个探路人，是“扫雷”部队的，随时准备牺牲。我希望能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对接，要让传统的东西被现代人接受；要实现学术和大众的对接，这要有人“以身试法”。电视和学术的对接是有风险的，做得不好，电视失去观众，学术失去了品位。文史哲是人文学科，以人为本，以人的幸福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总有一部分人要直接为当下活着的人服务，我们很多学者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当然，还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问：从“百家讲坛”的走红，是否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做文化普及工作?

易：请注意，我从来没用“普及”这个词，而是“对接”。听众的定位是需要有一定生活阅历和文化的。我没想到会有一大群年轻人喜欢。有年轻人喜欢就是实现了对接。

问：听说喜欢您的读者从8岁到80岁都有?

易：是的，他们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应该是我们本来的追求目标。

问：有没有做过“下课”的准备？如果有一天不红了，您会不会感到失落?

易：我随时准备下课。对我来说，这么“红”非意料中的，就好像天上掉馅饼，本来也没打算有这个“馅饼”，何况我还已经咬了一口，已经赚了。

如果是硬伤，认错好

问：电视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易中天”这个人，您现在还看电视吗?

易：电视还是不看。但我自己节目看的，主要是挑毛病，先挑自己的，再挑编导的。

问：一些人对您引用现代词汇的“说书”式的讲座方法有不同意见，甚至有评论说“误人子弟”和“满嘴跑火车”。面对那么多的批评，您怎么看?

易：我欢迎批评，尤其是欢迎那些充满善意、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批评。现在表达意见的渠道很多，有各种形式，打电话的，有写信的，有向记者发表谈话的，也有在网上发帖子的。一个节目播出来以后，所有的观众都有权利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这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我原则上只对正式的批评作出回应。

问：怎么看待余秋雨在青歌赛点评时读错字的事?

易：我也是听别人说起这事，就专门查了一下。“仁者乐山”的“乐”确实读yao(去声)，是喜爱的意思。在美学界普遍把这个字念作le(去声)，连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都没有注出来，一些权威的书也是翻译成“快乐”的。这个字太生僻，念错也未必就是大不了的错误。

问：您在电视上出过错吗？怎么处理?

易：我也有，譬如把（juan）城，念成zen城。有观众指出来，我发现确实读错了，特地重新录音，还向他道歉并致谢。对这类问题，我认为不是多大的错误，如果是硬伤，还是认错为好。

“品三国”片段摘录

关于曹操———

★曹操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县北部尉，相当于副县级公安局长。

★曹操身材短小，估计也就和我差不多吧。跟1米84的诸葛亮比起来，只能算是不合格的“残次品”。

关于韩信——

★韩信，你不是个厚道人！

★如果别人惹你一下，你马上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是什么，螃蟹！韩信肯定不是螃蟹。

关于其他———

★我要是把衣服让给别人穿，那是“以身相许”。

★“诺”，相当于现在的OK。

★我被你雇用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

★在多年征战中风餐露宿，得个风湿性关节炎啦，那倒也是可能的！

★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所以袁术总看不起袁绍：“你看，怪不得是小老婆生的，干不成什么大事……要立新君就立自个儿嘛，干嘛立别人，多此一举嘛”。

★那时候江东的老百姓都称孙策为“孙郎”，称周瑜为“周郎”。郎，就是小伙子，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就是“周帅哥”……帅哥都是喜欢“美媚”的，所以孙策和周瑜分别娶到了当时最漂亮的两个女孩子……可以说这时的周瑜是战场、官场、情场，场场得意！……反正我是很羡慕的。

驳东经XXX北纬30之“质疑易中天品格”

那些满嘴高尚的人就真的高尚了吗？你说易中天人品有问题，我倒认为无端质疑别人人品的人才真的是人品有问题！！什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知道吗？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讲苏轼和佛印相互评价.佛印说苏轼为翩翩美少年，而苏轼却恶作剧说佛印象一堆狗屎.苏轼很得意，回家告诉了苏小妹，绝顶聪明的小妹一语道破：“佛家人以为‘心即是佛’，一个人心里有什么，看出来的也是什么.”心里有“屎”，看别人才都是“屎”！我想楼主包裹在清高外表下的内心也不过如此吧？

要是东经你真的如此高尚，如此纯净，你怎么就能用你美好的眼睛看出易是一个利用大众获取利益的无良文人呢？真正高尚的人不该如此满眼污秽吧？确实有不少的人在百家讲坛中得到收获，这是不管你怎么叫嚣人家误人子弟都抹杀不了的.

历史的事情谁能说清？不要说记载寥寥，就算是有且很齐全，你又能保证那些记录者没有歪曲？都如你一样有“良知”，如司马一样有骨气？说到底你们反易所倚靠的也不过是这些主观视点而已！就许你们主观不许人家也主观？难道在当今时代还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龌龊事？

答案是有的，并正在发生着，这也正是社会现实的黑暗所在.不了解丑陋的人就不会懂得真正的美好.易中天将粉饰了的丑陋说穿有什么不对，难道是戳痛了如你这般自命清高，以天下为己任的酸腐者的脊梁骨了吗？明明就丑陋黑暗，明明就有自私的欲望，明明就是为了权利在争夺，明明就是为了收拢人心假意带百姓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刘备真的仁爱吗？可逃跑的时候不照样抛弃妻儿？不要告诉我这些古人年年征战，烽火连天，尸横遍野是为了天下苍生，好高尚啊，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杀了你是因为爱你？

动不动就痛心疾首，危言耸听，真让人恶心！您老人家捶胸顿足，大声疾呼，批这个说那个，指点江山，好不豪气，但又对推动我国国民的道德素质建设有什么实际贡献呢？

至少易中天和百家讲坛还让很多和我一样的娱乐一代有了那么一点兴趣每天中午守着中央10台接受接受教化.这样被易吸引的80后小孩在我身边就有很多.事情说起容易做着难，看着您这样只会喷口水的文

化人士，真呕血啊，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娱乐胜过做学问啦，原来我们国家的文化是这么败落的.

估计您去开讲座，满场梦口水都能淹没了金山寺~~~~~~道貌岸然，装得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样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有人家范老那气魄那文笔吗？我真不想评价，看您的帖子逻辑混乱，答不上的就回避逗圈子，你答不上就乱扯两句就算强词夺理也比这样好啊，至少让人看看您辩才无碍！！！

说句不好听的，就算要忧国忧民，就您这素质，也轮不到您呀！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哦，看您回帖后面几页，说不过都开始骂口水战了，我的天啊，我自认为素质不高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可看着您对您反驳不了的观点大摆泼妇骂街之架势，还是觉得汗瞻?

你质疑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我举双手赞成，毕竟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赞成百花齐放.但是你质疑的是学术问题吗？？？请恕我才疏学浅，众观全篇也没有看到你提出一个，哪怕仅仅是一个有力的学术反驳观点！在这一点上，比较起来我佩服千亿多了，和楼主一对比，我才发现千亿实在多了，可爱多了！

至少人家还能说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扣帽子谁不会啊？我觉得楼主才居心叵测呢.难道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吃够动不动就扣帽子打翻在地的苦吗？不要忘记这曾让我们国家的发展倒退10年！！

超级教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演俗不可耐的独角戏

对于央视的《百家讲坛》而言，现在真是最好的时节。

2006年第一季度，这个节目在央视十套的综合排名位居第一。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进入易中天博客）等“超级教授”一次又一次为这个其貌不扬的讲坛带来新的追捧者和话题制造者。在这个电视讲坛，知道分子打败了比尔盖茨和吴宗宪，重新成为偶像。

电视并非越热闹越好

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而言，半年前“睡到自然醒，醒后去遛狗、泡茶、看书、吃饭、睡一觉、上课”的悠闲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他每天的时间早已被写讲稿、录节目、接受或推辞采访、开各种跟电视讲坛有关的会议所占据。他似乎过上了一种超级教授的后现代生活———

在百度贴吧上有了一批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出门要戴上墨镜；被称“学术明星”；被当做“易中天现象”，用流寇主义形容自己；不定期被推测、表扬或批评。

“我到北京后一直关机，没见任何出版社和媒体的人。况且说一句大胆的话，我还需要炒作吗？”5月22日，易中天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作的《品读三国》举行了一个招标会，易中天的这句话让现场记者们精神一振，纷纷挥笔记录，打算跟着易教授一起大干一场。“你真的完全没有想过《百家讲坛》为什么这么火？”面对记者的问题，被一再追问的易中天只是笑：“是啊，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啊，就一个学者。包括我在内，大多数其貌不扬，既非帅哥又非靓女，年纪都比较大，在那儿不停地像上课一样讲，居然这么火爆。有人关注这个现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传播现象也好。它都有这方面的专家去研究这个问题。我是做事情的，做得好还是不好都由别人去说。我事前既没有策划，事中也没有刻意，所以事后我也用不着分析。”

但《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却是想象过的：“过去我曾经对大连的一份报纸说过，2005年是讲坛年。我个人体会，电视不是越热闹越好。”他认为，2004年阎崇年的《清帝十二疑案》带出《百家讲坛》的第一次飞跃；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易中天、孔庆东、周思源、马瑞芳等学者的受欢迎带来的第二次飞跃；2006年易中天“品

三国”的开讲直到图书竞标让这个电视讲坛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潮”。“你来《百家讲坛》之后，你会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你在书斋里、大学里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你会受到观众的喜欢。他们成为明星是《百家讲坛》品牌化的一个手段，我们的识别、我们的标志就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选择一个最受大众关注的主讲人，再给他一个大众感兴趣的选题，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装。”万卫如是说。

面向不读书的人

央视综合排名制度是中央电视台实行末位淘汰的主要数据。同样是文化节目，《读书》早就被淘汰了，为什么没有美女主持、没有Showtime、没有八卦、低成本的《百家讲坛》能够成功？万卫的观点是大众化：“《读书》指向的是精英，我们面向的是不读书的人，哪怕你一本书不看，也能看懂《百家讲坛》。”

“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以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懂，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万卫说，《百家讲坛》和其他同类节目不同，如《世纪大讲堂》主要以思想见长，而《百家讲坛》传播文化；《世》以新锐思想吸引精英注意，《百》以平实讲述传播文化；一个以精英，一个以普通大众为接受目标。《世》是周播栏目，需要有闪光的点；《百》是日播栏目，可以做得更细更大——“他们做点，我们做面和线。”

“很多时候，观众需要一点沉静，需要对他的精神、生活有提升作用的东西，需要得到一些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看到观众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求真的欲望。这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只要有观众需求，这种节目的红火必然会出现，不是《百家讲坛》就是其他节目。”

“他们还算客气，还没有把我妖魔化”

记者：我看过上海的一份报纸，说你在机场戴上一副墨镜，一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你的这个形象好像已经被勾勒成明星形象？

易中天：媒体想把我勾勒成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还算客气，把我明星化，还没有把我妖魔化。杨澜采访我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所有人都拎到里面去染一下，把

你丢出来，你自己去洗干净吧。我就不洗自己啦，爱怎么说怎么说。戴墨镜也是没有办法，走哪儿都被认出来……

现在是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不戴，麻烦更多；戴呢，人家说你做秀。做人难嘛。电视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带来好处，更多的人认识你，关注你，你的思想你的观点就更便于传播了。但你必须付出代价，就是你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少，个人隐私越来越保不住，家庭生活严重受到干扰。现在我想保护自己是保护不了的，我到了北京手机就关机，回到厦门就交给太太。

“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

记者：应该说《百家讲坛》让我们看到了学者的潜力。你在招标会上说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个你思考了10年的“终极问题”。这是否是学者的另一种出路？

易中天：我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问题就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了当下正在生活着的人们幸福。因此，应该有一部分人文学者———我强调一下，一部分，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学者个人的选择，有的学者愿意呆在家里不出去，那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有些学者愿意走出去，你也不需要说三道四。哪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现在媒体偏要在那里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硬要挑起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甚为无聊。我希望媒体的品位高一点。

记者：“走向民众”与“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

易中天：作为人文学者，肯定有一部分人关心人性问题，人的活法问题，如何做人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他会有一些研究，有一些结论，毕竟他读的书多一些。学历史的，他可能在历史中看到很多故事，可以给我们今天很多借鉴。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社会共享，这个是做好事。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呢？

记者：大部分电视观众的文化层次可能不会特别高。像《百家讲坛》这样，是想普及文化知识呢，还是告诉他们某些关于学术的、深刻的内容？

易中天：其实在我看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凝练。深刻和晦涩不打等号。深刻的东西往往可以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

记者：你觉得你做到了吗？易中天：我在努力做。

“做这个节目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

记者：将深刻的东西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你说过的，每次在录节目前，要花上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进行准备的原因吗？

易中天：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对历史的理解，是已然有的。倒不是说要准备它，材料也是掌握的，只是需要核实一下。我的一部分功夫是用在核实上面。由于《百家讲坛》观众要求高了，还希望你所说的东西在历史有记载证据。书本上的、古史的东西，要转化为现代的，这是第一个；头脑里的东西，转化为书面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转化，要从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电视的东西、口头的东西。你在写东西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电视的规矩来做。

电视的规矩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时间性。《百家讲坛》每一集是43分钟，去掉片头片尾，插播广告、片花、隔断等等，是38分钟。要38分钟之内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讲述，你的举例、表述，哪个问题先讲，哪个问题后讲，这是要花心思的。我们要求一集一个选题，若干悬念，每集的结尾还要有一个悬念把下一集勾出来。这些都是要规划的。

实际上，我的说法是，《百家讲坛》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还要保证你的学术性、完整性。

记者：你好像跟《百家讲坛》学了很多电视技巧？是不是有《百家讲坛》的人经常给你洗脑？

易中天：好像没有吧哈哈。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沟通的。他们也会根据他们对电视的理解，对我的讲稿提出意见。早期的编导都会做这些工作，说：易老师，你开始讲这一段不太吸引人，要怎么调整一下，或者把某个问题放在后面讲，某个问题放在前面讲，说你的悬念设计得不是太好，是个“伪悬念”，看起来是悬念却不是悬念。每个主讲人都有这个过程。我应该说属于反应特别快的，现在他们已经不跟我沟通了。在《百家讲坛》之前，我跟电视已经接触很长时间了，我会观察这里面有什么规律。我现在做的就是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和大众的对接，学术和传媒的对接。对接起来

以后，才能够利用现代传媒的平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俗不可耐，假不正经”

记者：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你说的话很有标题的感觉。翻看你的报道，会经常看到很多这样惊人之语。你一直就这么说话的吗?

易中天：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在当老师时，就是这样说话的。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时空点，刚好让我碰到了。《百家讲坛》发现我也是很偶然的。据他们总策划解如光说，他是在看王鲁湘做的《纵横中国》时，发现其他人都在引经据典，但我却在说“面”。我讲热干面，讲到武汉人的性格。他说，这个人做《百家讲坛》合适。后来他们找我，而电视节目之前我已经做过很多了，在学校课堂演讲也不是新鲜事，不就是换一个地方演讲嘛。所以我就来了。播出来以后反应这么激烈，我是没有想到的。

记者：你“时空点”的说法，是否指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这个大环境下，人对电视、对学术都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它们变得更贴近普通人，不再高高在上?

易中天：我想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正在朝一个民主的社会发展，一个民主的社会就是平民的社会，平民风格肯定会受欢迎的。上次做《拷问易中天》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个13岁的小女孩说：“易老师跟我们是平级的。”她用了“平级”这个词，我觉得她说得挺对的。陕西的《华商报》采访过一个观众，说：“我就喜欢他的俗不可耐。”后来有人问我，接受这个说法吗，我说我接受，还可以再加四个字“假不正经”。它背后是两个字“真实”。

从曹操屠城说起，也谈易中天的三国品出的人性！！！

曹操屠徐州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易老师虽然很抬曹但也无法否定，也从没否定.

怀疑这点的请自己去看看三国志，或者问问易老师.这里为节约篇幅，不再罗唆.

可近观最近的贴子，拥拥们不厌其烦的为曹开脱（这里姑且称呼用户易中天的为拥拥吧）.

无非就是几种论点：

a.屠城市这样的事是不是曹操下令的，是他手下为给他家人报仇这样干的.

这点何其可笑. 就如同一个贪污官员被抓了，说这跟我没关系，是我手下干的. 况且这一点何况荀玉已就此批评曹操， 难道我们还要为其开脱?

拥拥们不觉得可笑吗?

b.要知道人杀红了眼是没有理智的，大多数人都失去理智时，尤其是将领们，军事指挥官是喝止不住的，令行禁止，军令如山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好使。

举一个反例，同样是打仗，同样是攻打城池，刘备干过这样是吗? 甚至刘备的手下猛张飞该是个暴烈的人吧。他有没有杀屠过城呢?

c.屠城是形式的需要。屠杀怎么是抹黑呢? 因为他屠杀，他才有霸气，该是时候让那些奶油气的腐儒君主滚开了。

这点请允许我做点不恰当的比方，比如：你的家人亲戚朋友被人杀光了，你再去欣赏他的霸气，然后再领悟到原来他屠杀我们是要来拯救我们呀。你要倒那时再真这么想这么说，那我就真服你了。

d.乱世中这样，这是生存的需要，屠杀无辜老百姓是为了成就霸业，统一中国。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为什么带着百姓跑的刘备不乱杀老百姓，反而也还能成就一般事业呢？多的不说了，历史上，古人们对这俩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是骂曹的多还是拥刘的多，答案早已明郎。

e.在乱世就该有弱者被杀，这是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乱世中就该“去人性”！

人好不容易才从动物进化成了人，按照该类说法，人又该重新进化成了畜生！乱世中该不该讲人性呢？该不该讲究仁义道德呢？答案是要的，否则就没有仁者无敌，仁义之师等都是白讲了。仁义并不等于软弱，这一点几个未成年少年区分不了可以理解。反观刘备，同样是行军打仗，他就没有屠杀过一个无辜的老百姓，而且还成就了事业，从古至今，贬曹的多还是赞刘的多？这就是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可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拥拥还想不过来？ 还如此执迷不悟呢？ 其实原来很简单，因为人性，因为易中天。 是的，这里我不排除

之前就已经有人很支持，甚至喜欢曹操的人大有人在，毕竟大家都有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姑且用别人的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毕竟曹操还是有很多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后面还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有多少粉丝又不是在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才以为可以摈弃演义里的看法，才自以为这就认识了真实的三国？

所以，在这种崇拜的情绪下，易老师说什么好，他们就认为什么好。易老师说什么对，他们就以为什么都对。易老师品三国里的曹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了。

那么三国里的曹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三国志，后汉书及易中天的节目里都有了定性：奸雄！诚然，三国里的曹操我也认为有很多好的，可爱可敬的一面。比如他会用人，比如他青年时也做过不少堪称英雄之事，比如他军事才能和文学修养很高...等等等等.

他的这些可爱可敬一面固然是他“雄”的一面.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言论治罪杀害孔融全家、杀许攸、娄圭、崔琰、边让、华佗、杨修、逼杀荀郁等名流，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挖别人祖坟以资

军饷，乃至屠杀自己辖区内手无寸铁的徐州老百姓等等。这些都是他“奸”的一面。也因此从古至今被古人，世人骂了多少代，多少辈。

然而，易老师的节目其实跟上述不矛盾，他可能只是为他做节目的需要过多的突出了曹操的可爱可敬之处，对曹操奸的一面易老师没讲或者说没详讲，可这并不代表没有呀！也不代表他以后不讲，拥拥们这一点可曾知道?

或许易老师觉得讲他奸的一面时机还没到呢？他想卖个关子等到后面几集再讲呢？ 拥拥们这

一点可曾想到?

可拥拥们心理没底呀。他们生怕反易们驳倒了曹操就以为驳到了易老师，于是就不厌其烦的为曹操开脱，粉饰曹操的恶行.很幼稚的认为只要维护了曹操就能维护易老师，就能保持易老师的光辉形象.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做穗，于是拥拥们就有了把曹操屠城变成了历史需要，形势需要。甚至伸张霸气，成就霸业所应该的。甚至还有了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论调。不可不笑！

难道这就是从这些人眼中品出的三国?

大家就该像曹操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成就霸业，统一中国就该屠杀无辜百姓，这就是你们所品出的人性？！

附：

曹操攻徐州的目无论是为父报仇还是借口占徐州，或两者都有，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操在徐州的行为。

《三国志·武帝纪》中只在第二次征徐州时简略的说：“所过多所残戮。”

《吴书》记载：“多杀人民。”

《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资治通鉴》记载：“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应、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雨纹以为这是曹操最大的错误，这一行为是曹操不得民心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曹操残忍性格的表现（如果按《资治通鉴》所记载，曹军先在泗水坑杀数十万人，后又屠三城，以此比之，清军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小儿科了）。后来当阳之战，为什么有十馀万百姓跟随刘备而不愿留下来受曹操管辖，除了刘备得人心外，这屠徐州影响是很大的。

对，曹操是屠城.为什么屠城？曹操有所谓的围而后降者杀的政策，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曹操嗜杀，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一：乱世信奉的是武力，光讲仁义是统一不了天下的！估计曹操就这么认为的.

其二为的无非是迅速统一天下.

其三，既然政策出来了，就得好好的执行，否则没法服众.

还有个原因，我个人估计是曹操这个人的出身不好，当时的人都不喜欢宦官，曹操又是宦官的养子的儿子.想想，一旦曹操的军队打过来，他们会怎么做？肯定全力抵抗！以曹操个真性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躬行仁义？太虚伪了吧.

当然，后期曹操手下的人也劝过曹操这么做后果不好.曹操也确实有所收敛.

既然是乱世奸雄.必须有霸气，有奸诈的一面，曹操是很复杂的人，但更多透露的是真性情，性情中人，他认为对的就会去做，不会多在意别人的看法，想法.作为封建君主，独断独行是曹操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事事都想着面面具到，曹操还是曹操吗？他的事业也不可能那么大.

乱世不是你展现个人仁义的舞台，你玩不起.光讲仁义是没有用的.

刘备玩了仁义，最后怎么了？基业还不是没有曹操大.名义上说不夺同宗基业，可他夺了吗？为了所谓的仁义饶了个大圈还间接害死了庞统！

为了义气帮关羽报仇.惨败，几乎差点连裤子都输没了.成了一个在乱世不通权变的悲剧英雄.弄的诸葛亮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孙权称帝他派人去祝贺，说明他已经承认了孙权是割据势力，那么恢复汉室不

成了空头口号.谁会响应？最后诸葛亮一死.蜀军撤军，魏的老百姓高兴的在大街上喊，让他们的魏帝知道.说明什么？

曹操是屠过城，那是他军事，乃至政治的需要.他也在恰当的时机改变了这种做法.曹操是个懂得权变的人.知道一味的玩仁义无用.该出手就出手，该放就放.这不是人性的问题.曹操不讲人性吗？他不讲人性就不会放关羽走！他不讲人性就该杀了刘备.

易中天 作为一个历史学专家 请你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历史首先我要说我承认易中天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 谈吐幽默的历史学教授但是我还得说 在易中天品三国中 易中天先生对三国历史人物的不公平对待已经到了让人愤怒的地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易中天先生唯一一次用动物来形容三国人物的就是曾经把刘备比作船上的老鼠吧 刘备天下英雄你也承认了为什么还用老鼠来形容他？？？ 说白了 只不过跟罗贯中换了个方向 抑刘褒曹而已这事比较远了 我们来谈谈你刚讲完的兵临城下这集 您是如何采取对曹刘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一，刘备说了以人为本 这四个字 您也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这个名词但你马上话锋一转 说刘备以人为本四个字是以人为资本的意思 咋听之下好像没多大的区别 但是细细的品味 “资本”二 却可以发现不少的东西何为资本？资本，在商场上来说就是筹码嘛 用于交易的东西你用这样的词来解释刘备说的话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说刘备只不过把老百姓当作政治上的筹码而已 意思是刘备只是一个伪君子而这样说刘备公平吗？？ 二，为曹操辩护 曹操屠城的问题 吧里已经吵翻天了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说过荀玉曾经劝过曹操 曹操表示后悔这句话 加上曹军治军之严难道曹军屠城 曹操就真不知道？？ 反观十几万百姓追随的刘备 你仅仅以“不知道”来塘塞这个原因您真不知道？？ 你不是最喜欢推断吗 在品三国中第一次挺您这样干脆的说不知道三个字 恐怕不是您不知道 而是您不想知道吧三 您用刘备在当阳时 率领几十个骑逃跑 不管妻子 百姓来讽刺刘备但是在曹操用他儿子的马 他侄子的死来换自己一条命的时候你却用的是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这样的字眼誓问刘备看着曹军追上来 难道就待着原地束手就擒？？ 说道逃 曹操也不见得怎么光荣逃过董卓 逃过许荣 逃过吕布 逃过张秀 赤壁也是落荒而逃你怎么不说曹操那时去关心一下他的下属 老婆孩子啊

二谈“易中天现象”是史学界的悲哀

当前史学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风不正，其根源是没有用辨证唯物史观提高其自身的思想境界，结果滋生了一批人浮于事，巧舌如簧、宣扬迷信、勾心斗角的文史之星。

前几日，超市购物赠报纸，恰见《走下百家讲坛的易中天》一文，其中汇集了易大师（不是伪气功大师）近来之宏论，甚感其言在史学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此二谈。

“如果孔子活着也会上电视宣传自已。”此言确为易大师类人物的内心直白。而，如果孔子活着也为宣传自己，则他就不是先天下之孔子，而后世的史家也就没必要去费劲儿探寻孔子的身世与其文章之内涵。（切记孔子宣传的不是自我，而是中华埃及的大夏文明伦理观）

“我是学术界的土匪和流寇。”此言是易大师类人物乔装受围堵，装悚骗悲情罢了。而实际上大师已是胜者王侯，如胡传魁一般成了“大众情人”。现时的“记大烟袋”未必是“记大茶壶吧”，他们渲染“嫁人就嫁易中天。”但时至今日尚未见他们本人或其妻，女插足，下嫁大师的讯息，真正被忽悠的还是刚直的百姓和幼稚的青年。

“在那个被诗意描绘的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对于易大师这样的诗坯子来讲，金戈铁马，大漠疾风是少了点奶油诗兴，但会产生《胜利大逃亡》的巨著构思……一个人自以为自己表述历史已经内容与形式双优绝顶，大可不必弄成老虎屁股，不怕开水烫的神经质。否则假的就是假的，假作真来真亦假……

“要把历史从冰箱中取出来并解冻。”虽有此豪言壮语，但世界观仍是固化思维，其结果只能是由个人好恶加减，依个人的人性标准去杜撰，结果虽是花样翻新，但只能是又一轮的瞎造胡编。在此不想向汉学家清教汉族的万年史，不想问汉、魏、蜀、吴、晋之称的世界史内涵，不问为何《史记》称刘邦之父为太公，而未言刘姓，不问为何孙权碧眼紫髯，湘楚自古连接着尼罗河，祖母“娭毗”（埃及）把中华世界文明纪念……

对于这种“现象”引发的史学界的自我清高、相庆弹冠与文士相轻、互相攻奸的“小玩闹”，这也是固化思维，腐败内耗的表现，由此影响了中华史学的归真，影响了中华史学家早日走上诺贝尔讲坛。

长期以来，类似的“现象”弥漫着史学界，弄出了不少半拉子工程，使人们不知道中华文明就是古埃及、古希腊、巴比伦王族的源头与结晶；不知道古汉语曾是近万年的世界语；图腾象形甲骨汉字曾把人类万年文明记述传承。使人们不知道孔子是新巴比伦王伯夏之孙；孔子的曾祖父曾由巴比伦经由南亚回归中原祖庭；不知道西方史中派七十位神仙变乱天下语言的就是“孔圣”。使人们不知道距今5000年的文物中，中原已有了龙主“帝、轩辕皇上”的印鉴；不知道后羿射九日，实际上是发生在爱琴海的后羿对帝颛顼部（古埃及史的法老纳尔迈——美尼斯——颛顼，又，其顼同旭，同九日）的长弓射杀的海上战争。使人们不知道佛教本是炎黄文化；郑和就是源自中华西亚的精灵。……（详略）

今天，古史要归真，中华又重生，壮我国威、军威，要再次奏响人类万年文明的和声。以唯物辨证诠释历史，使尚在者心知，使将去者肚明……

有理解困难者，可参考网上《山海经》大破译一、《山海经》创建埃及、《山海经》金镛查史、“年俗”惊天大破译（更正：12.25圣诞节）、大禹就是亚伯拉罕、中华古史破译阿尔卑斯山“冰人”之谜、妇好数嫁理不通司母戊鼎祭中宗、给“文史专家”长只眼睛、殷墟铜手……、殷商史破译希腊克里特文明之谜、破解印、巴“哈拉巴”古文明之谜，破译夏代中亚“安诺”玉石印之谜。

易中天，名字很大气，颇有大侠风范，不嗲不做作，我很喜欢，哪天我也改名叫飞天中天得了。

画报中儒雅的形象，媒体中朴实真诚的言谈，影视中举手投足显示中那种渊博谦逊的知识...深深吸引了我，感染了爱好三国，爱好汉史风云的每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我不是乙醚，但我很喜欢易中天不虚伪的作风，没真正的乙醚那份狂热，好比我不会拿几百块钱去买张将在我家门口演出的赵薇个人演唱会一样。

有人说学历史，学地理有屁用，这年头能混到养家糊口就不错了，近不能成名，远不能致富....

我说，学好它，近能丰富你的修养，陶冶情操，远那就可得看你的造化，此造化还不是你写了多少什么什么大众看不懂的学术性论文，做了多少个人不知你所云的讲座...

一切的一切，易中天做到了！

易中天这三字打起来不怎么快，下面我用先生代替好了...

学历史，讲历史的人大致可以分这三类

第一种类型的，熟读史书，哪一年哪一天他都能用古书原文给你背出说上写的这天发生了什么事，笔试能得100分，却不善于抛头露面，讲出来的东西大都是之乎者也型的，大抵只能在专业报刊发表点啥文章，却字字摘抄引用，无半字自己心得的

第二种类型的，熟读史书，也能抛头露面，但演讲只限于“说史若翻译，讲趣纳稗野”，阎崇年阎老师属于这类中的佼佼者，他的讲坛还是说得有声有色的，不像某人只会翻译三国人物，我还不如看看那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呢。

第三种类型的，熟读史书，能抛头露面。演讲“虚纳古使效今”！就是“学以至用型”的，这类是学史的最高境界！

不难听出，先生的讲座每集都有“集团”，“领导”，“管理”之类的词，他的用意很明白，第一白话为了让大家听懂，潜意识还有层意思，那就是古人怎么怎么样，当今企业个人大可以效仿或者吸取教训...这就是“学以至用”！

学不至用，充其量你不过是个知识丰富渊博的大儒，如小说家言，内力深厚却不会使，打斗仅用于抗力，这岂不惜哉?

先生或许是圣人，但据我小人之心揣度，先生现身影视画报，出席社交场所，其首要目的只是先“确认他自己的价值”，但不是俗到养家糊口，以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以娱后半生，也不是雅到拯救大众于低俗文物，普施高雅情操，这只是“附产品”，正如先生所言，这样的效应，先生也没想到。

答对先生进行人身言语文字攻击着：

1.“哎呀，演讲还读错字还上讲坛·#￥%”

舍满屋黄金不见，偏感叹这屋子里怎么有只老鼠？不说“谁不会读错字啊”，单论先生是讲史又不是普通话比赛....

2.“在百家讲坛中说了会p话，就随便出书~ 一出就是十好几本，他有什么能耐？！~他讲的东西在史记上都有，他只不过念出来罢了~ ”

史籍吧？哥们史记还没有写三国呢，先饶你这个

史籍能看懂的有几人？能道个万万出来的又有几人？中国有几人？

先生做了件好事，那就是他在普及三国，再一定程度上他将迷于《三国演义》之人拖到翻查正史《三国志》。坦言，若无先生这一出，如今看《三国志》的人又有几个呢？天天只意淫于“义关神诸葛”不能自拔

3.“这家伙治学不严谨，学文的跑出来瞎说史....”

你治学严谨你上来讲啊？说得好我们一样鼓掌..

还是那句话，某人又在鸡蛋里挑骨头，若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那么先生的《品三国》足以9.59实0.41虚。

首先先生一不是做专业性报告，非要100实吗?

二很多方面先生已经交代得明明白白了，“我认为...”“我想...”，这才是大学问家，敢于说出自我想法

三采纳一些稗官野史容易增加大众的兴趣，易于接受，100实那你去自给儿看《三国志》吧

“业”与“余”的转换

葛剑雄 著名文化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认识易中天教授有几年了，与他见面的场合都与电视有关，不是在电视节目中，就是在电视台组织的活动中，平时倒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当他成为新闻人物，媒体要我发表意见，我一直没有同意。倒不仅仅是因为熟人不便说话，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所谓“易中天现象”其实很正常，是迟早要出现的，至少不值得批评。

易中天做的节目有人听，书有人买，能拥有那么多“易迷”，说明社会需要他，至少社会中这一部分人需要他。即使这是媒体或某方面炒作的结果，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吸引力，是他努力的结果。试问他的听众、读者和“易迷”有谁是被强迫或欺骗的吗？央视请的人不少，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我在电视台做节目十多年了，次数或许不比他少，也在“百家讲台”讲地域文化，但只能自叹弗如，其他人大可不必心态不平衡。有人说，那是他选的题目好。那你为什么不选更好的，为什么央视不找你？

尽管也有批评，但到目前为止，易中天做的节目是健康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央视的制片人告诉过我，你面对的是普通观众，70%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既然易中天如此受观众欢迎，说明他适应观众需要，应该充分肯定。即使有时稍显油滑，某些说法不够严谨，毕竟与“戏说”迥异，属于“正说”范围，能使观众对中国历史有更多了解。既然连戏说也属合法，易中天的正说就更不成问题。

至于他所得（如果已经得到的话）的数百万元版税收入，都是读者自愿掏钱的，不花纳税人一分钱，政府还能收数十上百万元税。在他合法发财的同时，为社会作的贡献更大。“超女”可以发财，歌星可以发财，青春作家可以发财，“好男儿”肯定也能发财，易中天为什么发不得？《哈利·波特》、“韩流”、外国艺人可以来赚钱，本国的教授就赚不得？就是在教授中间，收入超过数百万元的人，或者比他赚得更容易的人，也并非少数，不过没有被报道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总之，社会需要各种角色，亿万民众有各种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各寻其乐，不必强求一致。易中天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既是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也是他自己的本领和努力，大家应该乐观其成。

有人认为他的成功会给学术界和大学带来消极影响，起误导作用，那完全是杞人忧天。易中天讲的和写的都属普及性质，没有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新成就，他没有拿来申报学术奖或申请学位、职位，媒体也没有给他戴上“著名历史学家”、“大师”、“权威”一类桂冠，对学术界有何影响？如果担心教授或青年中有人学他的样，那更不必。能有易中天这样本领的人有几个？再说，真的“易中天”太多了，自会优胜劣汰，最后适者生存并成功，旁人不必多虑。

有人担心他不务正业，或者认为他坏了教授形象，败了大学声誉，那也有点多管闲事。易中天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自然有人考核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和成果。如果不符合教授标准，校方自会采取相应措施，同仁和学生也不会容忍；反之，如果他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诒咀丁当3肿乓晃唤淌谟τ械乃□迹□□裁床荒苡凶约旱囊涤嗷疃□咳绻□揭欢ǖ氖焙颍□□敢饨□耙怠庇搿坝唷弊□唬□蛘叽侨ハ衷诘慕淌谥拔唬□卩龅缡咏谀浚□灿τ兴□淖杂伞Ⅰ虾5牡缡又鞒秩瞬芸煞苍□词且缴□□愀鄯锘宋朗拥摹岸帘匚恕毖罱貅胍彩窍妹糯笱Ы淌T錾恚□巧□□欢己艹晒A？

当然，夸大“易中天现象”，认为他贡献如何大，如何了不得，也没有必要。不过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类现象，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葛剑雄著名文化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钢丝上的舞蹈

——读易中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

易中天这几年都在干啥?

关心易中天的读者难免要这样问。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他在写通俗读物。他写《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等《随笔体学术著作》，写《书生意气》，写各种评论时事的杂文，甚至写小说。问题是对于他的这种选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认为学术本来就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因为学术本身就具有启蒙的性质，如果能够在启蒙的同时顺便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反对的人有两种，一种出于惋惜，一种出于嫉妒。惋惜者多半是些老学究，他们认为易中天本来是搞学问的，而且确实搞出不小的名堂，以他的才华，完全可望更进一步，出更多的成果，现在居然自愿“下海”，岂非自掉身价，甚至“自甘堕落”？嫉妒者多半是些无能之辈，他们和易中天一样，在高校也混了多年，做了大半辈子学问，可是名声不大不小，学问不高不低，出版著作也只好仰仗这个基金那个赞助，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易中天慢慢地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私下不免嘀咕：这厮原本水平和我也差不太多，何以运气就比我好？继而不免挑剔：易中天这个也写那个也写，出书如此神速，难道不会只管数量不管质量？不会滥竽充数？不会到了最后便没什么可写了？

其实不管是惋惜还是嫉妒，都是出于不了解，不了解就是无知。无知在于以为学术一定是艰难高深的，一定和通俗绝缘。他们忘了柏拉图的对话本来都是通俗读物，甚至公认最为艰难高深的康德也曾不遗余力地追求通俗。无知也在于以为通俗一定是很容易的。以为只要自己愿意放下架子，就必定通俗得起来，而且通俗得不比易中天差。易中天新著《破门而入》中引用的克罗齐的观点正好可以对付这种无知。克罗齐说，好些人都说他们有的是伟大的思想，只可惜表现不出来，但如果他们当真有伟大的思想，哪有表现不出来的?

什么是做学问？在我看来，做学问也就是将那些本来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东西用尽可能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比方说你隐约感觉着某个现象或某种观念或某些问题有些不对劲，有些奇怪，于是你分析这种不对劲的奇怪的感觉，使它浮到意识的表面上来，最终将它明

确为某个问题，某种观点，固定在语言之中。这时你就是在做学问。所以“追求清晰”的需要乃是做学问的基本动力。那么什么是通俗呢？通俗当然可以有好几种解释，易中天的通俗正如《破门而入》的封面所书：“用通晓明白的语言，说深奥难懂的问题”。我想不通这种“通俗”与“学术”之间怎么可能存在冲突。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将学术通俗化居然会被看作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难道不是只有“极高明”才能“道中庸”么？我以为，那些无法将自己的文章写得“通晓明白”一点的人，恰恰由于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能力。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表达得通俗易懂的学术才是好的。我只是说通俗易懂的学术著作很是有它存在的必要。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易中天的著作和他的朋友邓晓芒的著作。在中国目前的思想型或学者型的作家当中，我最爱邓晓芒、周国平和易中天三人，收集有他们的全部著作，一直是他们的热心读者。邓晓芒著作的学术水平有目共睹，而且显然也属于“通晓明白”的一类，但这只是由于超人的逻辑能力而导致的思维清晰，至于他的表达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通俗易懂”的。他的精神居于九天之上，高峰之颠。不过邓晓芒并不是那种“将思辨的城堡建造得高耸入云”的人，他也有一些自己认为是很“通俗”的作品。然而邓晓芒就算偶尔“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也还是带着从高空而来的刺骨的冰冷气息，我们必须将自身包裹得不畏寒冷，才能接近他的世界；必须提升自己的层次，才能和他进行对话。打个比方（只是打个比方，不算过分吧？）：邓晓芒的表述有如耶和华或摩西，雷霆霹雳，振聋发聩；而易中天的表述有如耶稣或苏格拉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读邓晓芒的著作紧张，读易中天的著作轻松。人需要精神的紧张，才能实现重大的事业和严肃的目的。然而，整日价的紧张兮兮容易使人精神崩溃，这时候就需要调剂以精神的松弛。我们需要邓晓芒的紧张，也需要易中天的轻松。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易中天的书的确好读，好懂，有时甚至妙趣横生，但那会不会只不过轻松一回，过瘾一下，最后居然一无所获？或者它们会不会只有“调剂”的功能？产生这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不愿意读书读到最后居然“白读”了。众所周知，追求通俗也不是没有危险。当一位作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去寻找“深奥难懂的问题”的简单生动的表达时，往往会导致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深入钻研；

可能当他表述得很浅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思想弄得同样肤浅。这其实也是将学术通俗化的真正困难所在：你必须在“浅出”的同时做到真正的“深入”。但是易中天居然将这条钢丝走通了。不但走通了，而且走得有惊无险，履险如夷。《破门而入》可谓一场钢丝上的精彩舞蹈表演。

《破门而入》写得实在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个人的意见，本书乃是易中天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学术著作。比他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好，比他的获奖作品《艺术人类学》好，也比他几年前尝试通俗地表达他的艺术理论的《人的确证》好。老实说，我也曾经为易中天担忧，他这样写来写去，会不会有一天没有东西写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方说周国平。我读周国平著作的过程有如东郭子向庄子问道，感觉每况愈下。读《守望的距离》，激动；读《各自的朝圣路》，佩服；读《安静》，冷淡；读《自传》，失望。我觉得这部自传好比庄子抛出的最后一个回答，于是我的反应也只好是“东郭子不应”。当然这并不是周国平的过错，而是我对他期望过高的缘故。然而一位读者不应当对他向来信任的作家提出哪怕稍微高一点的要求吗？周国平越写越差，易中天越写越好。当我读到他的新著《艰难的一跃》和《破门而入》时，我更加坚定了以下的想法。人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余秋雨已经“王朝灭亡”（没有其他意思，也没有贬义，只是说他的高峰期已过），周国平已经“江郎才尽”，而易中天正是“方兴未艾”。照《艰难的一跃》和《破门而入》的势头发展下去，易中天有可能成为将来几年中拥有最多读者的学者作家。

还是谈谈《破门而入》吧。自从“美学热”在中国偃旗息鼓以来，就再也看不到几本关于美学的好书了。不过事情也许刚好相反，正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建树，才导致了“美学热”的陡然降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的问世，在如今这种充斥着故作高深然而言之无物的读物的美学界，有如异军突起，破门而入，令人耳目一新。熟悉易中天或看过本书的人都知道，这部著作是有来历的，它的前身是邓晓芒和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不过它并不是以往成果的简单复制，也不只是将以往成果加以“演讲体”的通俗化而已。当然“问题”并没有改变，“历史”可能也没

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易中天加入了两种成分：十余年来的教学经验和独立思考。

先说教学经验。易中天绝对是个一流的导师，他的讲演向来是名闻遐迩极受欢迎的。他似乎将自己降得很低，低得甚至有些离谱，低到和你相当的水平，一开始你还以为他原来也没什么嘛，不过讲讲笑话编编故事而已，然而这不过是易中天耍的一个花招。这个花招苏格拉底用过，耶稣也用过，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也用过。他们是渡什么人，现什么相。当你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刻，易中天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于是你开始想问题、猜谜语，慢慢地觉得有点意思了，站在美学的门槛上了。可是易中天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你兜圈子，看风景，玩了一圈回来一看，原来谜语已经变了样，呈现出另一种气象。这时才发现易中天原来站得比你高。你已经被带到上面一层楼房。就这样问题不停地抛出，逻辑持续地延续，例子不断地闪现，你离地面越来越高，每一层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于是你发现美学之路原来有章可循并且美不胜收。最后易中天把你带到顶楼，就像一个恶作剧的顽童，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一把拉开幕布，将谜底揭露出来。你当场被弄得懵懵懂懂，因为以前谁也没有让你看到谜底是怎样打开的。下楼回家一想，美学有了崭新的面孔。就好像与苏格拉底辩论过的人，经过一场辩论，前后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而且说来也怪，爬了这么高，居然一点不累。易中天将问题的分析、展开和解答结合在百来个十分巧妙的例子之中，既给你理智的启发，也给你情感的体验。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关于“移情”的讲解。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自朱光潜先生首次介绍移情论以来，哪一本美学著作不曾出现这两个字眼？然而易中天不过轻描淡写地用了两三千字，点到为止，不落俗套，将它的现象、特征、原理和缺点一网打尽，而其中的几个例子用得多么恰到好处啊！

再说独立思考。从写作《艺术人类学》后，易中天这几年一直在经营艺术学。他认为艺术学是美学发展的现代阶段。也就是说，他的美学研究的侧重点转向艺术问题。立足于艺术的美学和立足于纯粹哲学的美学是有点不同的。于是，有些东西被省略了，有些东西被缩减了，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更被重视了——也就是说，相同的问题和相似的历史，现在被一种不同的目光重新加以审视。

比方说，对康德美学的解释几乎就是全新的。将康德美学讲得如此举重若轻，深入透辟，而且颇有新意，国内唯有易中天一人而已[1]！我想，如果以洞见的深度和思维的慎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邓晓芒研究康德美学的《冥河的摆渡者》有可能是当今中国美学界的最高水平（我以为邓晓芒能够同时在两条思维线路上正确而清晰地思维，而有些学者连按照一条逻辑线路有序地思考都办不到）。然而说来惭愧，我好歹也算是学美学的，这本书也只能是囫囵吞枣般地“啃”了下来。由于它过于艰深，甚至不屑于举例，它是邓晓芒的著作中对我帮助最少的一本。易中天的《破门而入》就不一样了。也许易中天理解康德和邓晓芒理解康德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毕竟他们曾经共同提出一种叫做“新实践美学”的理论，但是易中天的康德不是邓晓芒的康德。听易中天讲康德，你会觉得如顾恺之倒食甘蔗，渐入佳境；如陶渊明探桃花源，曲径通幽，豁然开朗。

我还想特别推荐一下书中作为附录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纲》。长期以来，我一直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后无来者而深感遗憾。正如作者在本书中的评价，目前流行的不少中国美学史其实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历史资料”。真正的历史是有规律的，它的发展是有逻辑线索的。而且真正的美学史是要潜在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美学原理的。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似乎只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现在从这个短小的史纲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它是“史纲”，但是并非只有逻辑纲领，并不枯槁，其实还蛮丰满的，甚至也不缺少材料。这个史纲比起原来《黄与篮的交响》中对中国美学史的逻辑描述，显然更为整齐，更为全面，也更为生动。

终于到了对本书提点意见的时候了。我想假如我光是高唱颂歌，满口阿谀奉承，不但读者对我嗤之以鼻，作者本人也要不以为然。实际上，好书是不怕提意见的。我完全可以对柏拉图大师挑出一大堆毛病，但这根本不会伤害柏拉图的一根寒毛。我对《破门而入》的意见有三条。一是原则的，二是观点的，三是细节的。

原则是指对艺术的解释“艺术是人的确证”（关于艺术本质）。这个说法和“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关于艺术作品）、“艺术是情感的传达”（关于艺术活动），是易中天对艺术的三个层次的界说。既然是对本质的解说，则必定是对艺术下定义；既然是下定义，则必定是

对艺术的归类。黑格尔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实应当颠倒为“美是感性显现的理念”，“理念”是个名词。易中天的定义好像不能颠倒为“艺术是确证的人”，而在“人的确证”中，“确证”也不好说是个名词，反倒有点像动词。因此这个说法只能是对解释艺术的人学立场的强调，而不能看作艺术的定义。

观点是指对“形式”概念的理解。易中天关于形式的解释很独特，好像是一种“泛形式”观，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形式，但是形式的核心却没有指明。我想艺术作品必须有形式，是由于艺术作品必须有观众；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有观众，因此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有形式。没有形式，就不可能实现情感的传达。易中天曾在书中的一个旁注指出，戏剧与舞蹈的根本区别是戏剧必须有观众而舞蹈可以没有，我注意到邓晓芒在为《艺术人类学》写的序言中也肯定这一点。但是他们两人明明都强调，情感的传达是艺术活动的核心。所谓情感传达，首先当然是指艺术家（比方说舞蹈编导）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观众，既然如此，作为艺术的舞蹈怎么可以没有观众呢？以他们两人思维之严密，竟然会出现这个疏忽，确实有点奇怪。

细节是指比方说对朱光潜的评价。易中天对朱的《悲剧心理学》情有独钟，誉为朱最好的著作。但是我个人以为，朱最好的著作是《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的功绩在于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介绍”当然要客观、到位、准确。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的经验常常误导了逻辑，个人的知识常常歪曲了大家的学说，而《西方美学史》则基本上没有此弊。

最后我还要强调，《破门而入》是一部封面设计和版面设计都非常漂亮的书籍，为易中天所有著作之最。本书提供智慧的启迪、知识的传授、美感的体验，甚至暗中教导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么多优点集于一身，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现在还将装帧设计得如此好看，使人不禁油然而生将它收入个人书架的冲动。

作者： 苔花如米学牡丹

回复：钢丝上的舞蹈——读易中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

真是好贴子！谢谢苔花找出来分享！看健勇君这番感言后，我深有感触，也想说点什么。

记得读这本《破门而入》还是去年年底……

刚入大学，院系平台课里开着“文学概论”，虽说以前在家里书架上翻过几页这类书，当时也没有心情去琢磨——爸爸当年上大学的书，看着觉得挺生硬的……开课之后，耐着性子把《文概》啃将下去，可是经常看着看着就迷糊了，各种学说扑面而来不论缘由任意穿插好像我们这些初学者很熟悉这些理论似的，经常提到“审美”“美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格罗塞，康德，“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这些称呼倒是听着耳熟，可是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呀，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在文学概论里经常提到“审美”“美学”呢……这门课开得我们很是疲惫，不到两个月换了三个先生，每个人都讲自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差不多都是名教授，大家听得也是兴味昂然，我却觉得有点像空中阁楼飘着，听完过后真正又有多大收获呢——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自己啃书，拿着书单却不知从哪儿看起……真是一头雾水，郁闷至极。

恰好那段时间在图书馆淘易先生的书，经常在众人奇怪异样的眼光下抱着书痴痴地笑，引得旁人好奇我在看什么……当我顺着书目找到《破门而入》时（05年1月版），哈，确如健勇君所言——对比以前易先生出的书，这本书装帧设计简约大气，色调搭配时新抢眼却不落俗套，内页版面设计就更不待言，看着就相当舒服。最重要的是他恰好破门而入讲美学，这正是我最想了解的却又最找不到北的，真是救命了，呵呵。

迫不及待地进入“第一讲”，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学术不是‘一夜情’，它是‘谈婚论嫁’”。天啦，为之叹服！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感到了先生调侃背后的深意。顺读下去，简直是欲罢不能，边作笔记边看，不时产生共鸣会心而笑——尤其是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质疑和反思以及自己的切身想法——让我大受鼓舞备感理解深觉愉快！！！我印象中把这翻道理明摆出来还说得这么透彻的，第一所见是周国平先生的散文集中；而这一次，易先生是把一切（我心里懵懂着的东西）全道破了，真是受益匪浅岂不快哉！(其实，我当时正有点患得患失呢。）下面对于美学性质的阐释让我放了心，那个似乎很高很远的学问原来如此平实可感……时间过得好快，一讲细读下来闭馆的时间也到了……从那以后，每天穿梭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恨不

得一有点时间就去跟着先生去“敲敲”美学的大门。正如易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是围绕问题讲历史、又是历史地讲问题，向后看去，在历史的线索中讲述着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又在问题地解决中，历史前进着。

当我匆匆忙忙囫囵吞枣地读到《破门而入》最后一页时，当我们文学概论讲完最后一节老师忙着作总结时，我看着一段时间的读书笔记，回想着一段时间一路小跑跌跌撞撞地跟着先生去梳理美学的问题与历史时，很久以前的迷雾已慢慢消逝，而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当然我自知，这本书，其实只是先生引着我们走了一条捷径去接近去亲历一次美学发展史，若要深入恐怕还是要自己下功夫。这时候，我对先前觉得的文学概论里的深奥理论已不再感到费解（当然文概教材上有些话显然是纠缠不清的），甚至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审美就是情感的对象化过程，美感是对象化了的情感”“不通过传情的媒介，不通过情感的对象化，情感就不能得到传达或共鸣。因此不但传是审美的本质，而且审美是传情的唯一手段……”，“……艺术品的任务，主要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达；审美对象的任务，主要是实现自己和自己情感的传达。”，“艺术是人的确证，美则是能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我想，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自然体现着艺术的特征，功能和本质，无怪乎他要说“文学是一种话语蕴籍的审美意识形态”，难怪文学的理论里处处谈审美，处处引用美学的“历史”与“问题”……

我是本书的受益者，的确如此。我的感受如上所说。而当我们在文学概论最后一堂课上同学的提问中，我也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受益。很多同学“套”题不成，索性怒问——我们这学期文学理论都学了些什么啊？一阵心寒。我觉得同学确实很无奈，也很无助。先生们都在讲自己的成果，还换了三个人，各人的见识不同，喜好不同，弄得大家都像在听戏，评着谁“唱”得好，谁有风格，谁更前卫，是啊，很多先锋派艺术时新名词都介绍了进来，只是听个好玩么？！一位先生侃尼采侃了九节课，还不如找本《悲剧的诞生》花一下午看看周国平写的序呢。空中楼阁注定是一团幻影，我们不会是这种教法的受益者。我想，以后开这门课之前是不是可以先开一门美学入门课呢，或者至少该多读读美学方面的书。

周围同学深感焦虑之时，刚刚看到点眉目的我向他们力荐了这本书。一位自称彤心彤德的朋友立马进了图书馆，那是她第一次踏进那个阅览室，一向视那儿为禁地的她是闭馆时最后一个走出来的……她兴奋地向我描述看这本书时那个激动和愉快---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健勇君分析的很透彻：

“他似乎将自己降得很低，低得甚至有些离谱，低到和你相当的水平，一开始你还以为他原来也没什么嘛，不过讲讲笑话编编故事而已，然而这不过是易中天耍的一个花招……当你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刻，易中天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于是你开始想问题、猜谜语……可是易中天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你兜圈子，看风景，玩了一圈回来一看，原来谜语已经变了样，呈现出另一种气象。这时才发现易中天原来站得比你高。你已经被带到上面一层楼房。就这样问题不停地抛出，逻辑持续地延续，例子不断地闪现，你离地面越来越高，每一层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于是你发现美学之路原来有章可循并且美不胜收。最后易中天把你带到顶楼，就像一个恶作剧的顽童，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一把拉开幕布，将谜底揭露出来。你当场被弄得懵懵懂懂，因为以前谁也没有让你看到谜底是怎样打开的。下楼回家一想，美学有了崭新的面孔。就好像与苏格拉底辩论过的人，经过一场辩论，前后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而且说来也怪，爬了这么高，居然一点不累。易中天将问题的分析、展开和解答结合在百来个十分巧妙的例子之中，既给你理智的启发，也给你情感的体验……”

“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承着健勇君这段极其精准的分析，我想到了这句话，也许，不，读易先生这本书一定是这种感受。

作者： 影落明湖青黛光

看易老师《隆中对策》后论《隆中对》的先天缺陷

今天看了易中天老师的《隆中对策》，老师也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我也不想否认诸葛亮版的《隆中对》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奇文，《隆中对》千古之下看来确是极伟大的战略构想，不仅将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但我也想就老师的观点进一步探究，那就是《隆中对》也的确存在缺陷。

《隆中对》最基本的战略思想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荆州是关键中的关键。荆州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是一块谁都想得到的战略要地。以刘备的实力，他不可能一人独占荆州，一旦他的主力进入四川后，他更不可能长时间保有荆州。因为四川与荆州的交通主要靠长江三峡的水运，而三峡水道过于险要，很难在两地及时调兵遣将。所以一旦强敌入侵，主力在四川的刘备很难保住荆州。也就是说：荆州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位置。历史上，无论是南北朝，还是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任何一个占据四川的地方政权都没有能力同时占有荆州，这就是个明证。所以，诸葛亮想同时占领这两个地方，其设计一开始就有致命的缺陷。

毛泽东曾评论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一生讲究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拳头打人”的毛泽东对诸葛亮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的二分兵力的战略的确是极不以为然。而在《隆中对》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是曹操来的太快，不等刘备吞下荆州就来了，二是孙刘联合抗曹，荆州成了孙刘联盟的软肋，最终导致关羽被杀，刘备托孤白帝的悲惨结局。

回复：看易老师《隆中对策》后论《隆中对》的先天缺陷

这篇见地似曾相识，不知是苔花姊的原创，今日但论今日事地再次引述，还是既逢今日事，且引他人言的转述?

《隆中对》固然有其先天的缺陷，但重要的是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拨云见日般地为穷途末路的刘使君指点了迷津，是其求实的指导意义。任何主张、见解都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隆中对》也不

是置之四海皆真理的万全之策。至少它没有被冠以象“两个凡是”之类颠簸不破的光环。

荆州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位置。历史上，无论是南北朝，还是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任何一个占据四川的地方政权都没有能力同时占有荆州，这就是个明证。所以，诸葛亮想同时占领这两个地方，其设计一开始就有致命的缺陷。

这不能说是《隆中对》本身存在的致命的缺陷，在前无古人的境况下，同时占有荆州不失为一种战略尝试，即使后来的历史明证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地抹杀其当时的现实的指导意义？“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与人，如弃草芥”（苏洵《六国论》，与先主后主的境况颇为相似，暂借一用）。没有“暴霜露”的尝试，没有“斩荆棘”的行动，何以“有尺寸之地”？在无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同时占据荆州，以观“天下有变”，何错之有？只待“天下有变”，可惜的是“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至于后来的历史明证了既要占据益州，又要占有荆州是不可能的，这与诸葛亮的身后之事奈之“我”何？

二分兵力是既成的现实决定的，当然也是《隆中对》的既定方针之一，很难，或者说不可能任它风吹草动，我自安若泰山地按兵不动，更不可能将荆州之地举以予人。要说《隆中对》的致命缺陷，既不是同时占有荆州的不识时务，也不是二分兵力的分散优势兵力，更不是关云长的大意失荆州，我觉得，应该是诸葛亮有感于“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圆他人之梦的夙愿、“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将信将疑的假说，以及知恩必报的传统思想和鞠躬尽瘁的忠君思想。这不是苔花姊所说的《隆中对》本身的先天缺陷，而是后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不足。

论晁错之死与袁盎之关系兼质疑易中天先生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看了第一章《明月何曾照沟渠》，对他所写的《晁错之死》有一些疑义，于是又认真看了一遍。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在我以前的阅读《史记》的映象中，晁错是死于袁盎的谗言的，是袁盎公报私仇，冤杀功臣的。而这里易中天却是极力为袁盎开脱。

因此，写此文与易中天先生一辩。

先看他是衣朝衣死于刑场上的。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结论是无疑义的。事情非常紧迫，易中天先生认为主要是"吴楚之乱"，而我认为，除了这层关系，还有晁错与袁盎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惟有先发至人，才能保全。而所谓的这个对手，无疑就应该是袁盎了，只有他才这么痛恨晁错。

让我们把事情回原到历史中去看看，还是用易中天的话来说吧。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君主，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在易中天看来，这个事情“非常紧迫”即指“吴楚的叛乱”，而牺牲晁错，主要是基本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国家反抗叛军，应变仓促，用晁错来保全大局，或者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兵之计。这叫“丢卒保车”之计。丢了晁错，汉天子还在，汉家江山还在。所以景帝当时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当然就有这样做的意思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先看一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的叙述：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

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比吴楚之反更紧迫的事情乃是袁盎与晁错的政治斗争，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状态，如果袁盎不先发制人，必受吴国牵连，后果将不堪设想。莫要说以后不能升官发财，让“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就是身家性命，也难保全。而晁错的犹与未决正好给了他机会，先是丞史为我分辩，后又有人告密，于是袁盎“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占尽先机，并且巧妙的把责任推到晁错身上，晁错被支到一边，根本就没有分辩的机会。他劝皇上“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这分明是为公报私仇，不是挑拨离间又是什么呢？袁盎不先发制人，必为晁错所制，正是你死我亡的时候，岂能不出手？

出手不仅很快，而且很狠。

拟订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株连九族，晁错根本没有还手的可能。而且，死了还得背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永世不得翻身了。这不仅仅是对待一个罪人的做法，应该说是对待仇人的做法。因为自汉文帝时已经废止了连坐法，而晁错既是景帝爱臣，也曾显名当世，处罚不至于重得要改变前朝宪法的程度。他这样做，岂不是为了防止晁错家族的复仇吗?

在易中天看来，晁错之死，袁盎最多也就承担一丁点的责任而已，甚至是无责可指的。因为他只是以一个庶民提的一个“个人建议”而已。而执行是汉朝三公，似乎这笔账应该算在他们身上，我们且看：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他真的只是一个庶民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他的言论只代表一个人的“个人建议”吗？且让我们来看一下《史记》与《汉书》中的相关记叙述。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为兄所保任，故得为中郎。”

袁盎在吕后时期即为权贵吕禄的门客。孝文帝时期他哥哥袁哙保他为中郎。看来他哥哥也是一个稍有权势的人物。他的身份其实并不简单。

岂止是不简单？简直是不简单的非常厉害：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

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

盎遂不谢。

系清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徵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从汉文帝时丞相绛侯周勃的口中，我们得知，袁盎的哥哥袁哙与周勃颇有交情。而周勃在当时也可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汉文帝是他亲立的，他的身份相当于是开国功臣，汉文帝平时都对他礼敬三分，而后来袁盎与他也是“大”结交，交情不浅。即使他为庶民，说话也是有几分影响力的，君不见“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乎？

袁盎的建议岂止是“个人建议”那么简单，他的直谏，是很出名的。

《史记》有这么几个事例：1、同子参乘，袁丝变色。2、谏汉文帝乘车。3、谏慎夫人不要与皇后争列。最后，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

在处置淮南厉王后事的问题上，袁盎首先为汉文帝宽释。

后来他又进言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一个名重前朝的人说话岂能只是"个人建议"那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职来发展历程:

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帝朝时，袁盎当道，景帝即位，晁错当道。这分明是两代朝臣的政治角逐。他们是积小过为大仇。他的职业前途毁于晁错，能不恨他吗? 完全满足"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这个条件。

吴王谋反也不是因为晁错一时兴起的，而是蓄谋已久，袁盎也是深深知道的。他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与大将军窦婴交好，这也不是普通人了。说话是很有分量，也很有政治势力的。以当时权贵，要鼓动三公也不在话下。

所以，我个人觉得易中天在这里为袁盎分谤是站不住脚的。"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这是事实，绝非冤枉!

论易中天的风格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里的讲座把他自已给火起来了。这是对他个人风格的最大肯定。易中天风格成就了易中天本人，也成就了时下人们对汉史、三国史的热爱。那么他的风格究竟是什么呢?

易中天老师的风格归纳起来有如下风格：史不史，野不野，俏不俏。

易老师说史主要以正史为蓝本，在讲解的同时又以演义小说来作比较，你说他在讲正史嘛，又完全不是，其中有小说的影子，而且言语中偶尔会带一些个人之见，比如：我猜想、我估计、可能、大概之类的主观意见在里边，所以说是史不史。你说他在讲解演义野史小说嘛又完全不是，他是以正史为蓝本的，大部分是可靠的历史，其中穿插了一些野史、演义、小说、及正史和小说的前人评论，所以说又是野不野。再来说俏不俏，易老师很喜欢用一些俏皮嬉笑的语言把历史人物、事件说出来，使大家很容易接受、很感兴趣，比如周郎是大蚰哥，小乔是个美眉，刘备是个积优股也是个好老板，这样一说大家就爱听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易老师也知道不能说的太过，上海的某位教授就抨击易老师对历史不负责任，所以就是俏不俏。事实证明，史、野、俏这三者易老师拿捏的恰到好处。即然是说史，当然以史为主，为了丰富内容，也为了历史的比较加了一些野史、演义、小说的情节和观点，又为了迎合当代人的口味，再加上一些俏皮的语言，这就形成了易中天式的讲座风格。

七年前，我第一眼看到了台湾李敖的《李敖回忆录》，就喜欢上了李敖，后来又看了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和他的《千秋评论》等。他的文章写的痛快，麻辣。应当说他是个史学家，也是个文学家，同进也是个坐牢爱。他写的文章条理很清晰，对于历史很会钻研。但他有一点不是很好，就是说起女人毫无顾忌，完全一个叛逆小子的形象。他的史可能是源于家学，他爸是鲁迅的学生，北大弟子。至于他为什么叛逆，可能是源于老蒋去台后的台湾的黑暗政权，迫害于人，草木皆兵。使他于所谓的这些“正道”越离越远。他的文章的特点就是史、露、邪。为了反抗当局，只能这样邪点。这三个东西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真，所以我就喜欢上了这份真，真文，不虚伪。在中国大陆，有几人写文能像他这么真，就算是台湾也很难得有的。

所以就喜欢了。易老师的讲座和文章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他不露不邪，他走野俏的路子。这样一来，政府会同意他这么做，老百姓也乐意他这么做，而大部份知识份子也理解他这么做。所以在四年前，我第一眼看到易老师的《伟哥你好》时，也立刻喜欢上了易老师，后来又看了他的《品人录》、《读城记》等。因为真，所以痛快，所以麻辣，所以爽。易老师风格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因为那时不能随便看书，又很少书看，所以就特渴望看书，特认真的看书，看书的时候特会动脑。后来有条件了，这个习惯就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也算是那一代知青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叛吧。你越是不让，我越是要。而且没老师教，看的时候就会联系实际，这就叫读活书。如果易老师是先上大学后下乡的话，可能他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因为大学里的教育太过于形式化了。应试教育的最大缺点，就是读死书，更不用说俏皮的话，在我们的印象中，老师就是严肃的。什么和蔼可亲都是我们被逼着写的，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和蔼可亲的。我们渴望真，渴望真实的老师，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考了 0 分就被老师嫌的“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这样，只以分数论成败，不以能力论英雄。可悲的教育机制啊！

我们渴望真，渴望真有罪吗？没有，可是教育机制如此，我们该要怎么表达我们的愤怒和心里话，没办法，所以我们终于有了表达意见的方式了，那就是喜欢易中天，喜欢他的风格。喜欢他的真。这就是易中天风格的起因和风格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原因。所以在看过易老师书的第二年，也就是前两年，我又喜欢上了“北大醉侠”孔庆东。同样的，也是喜欢他的真。我们要表达对教育机制的无能的愤怒。

论中庸思想的绽放

---从易中天的人品说开去---再释东经兄的疑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网上载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大意。

这些天比较忙，一直不能上网，有时只是回来看看或打上几个字就走了。到现在我还在想东经兄的问题。在前一篇《释东经106北纬30的疑惑》里，我是从正面对东经兄进行释疑。东经兄肯定是没看进去，依然坚持自已的观点，不然，他不会说“沃肯是个是非不分的”。在网上，我真不想长篇大论，既然要说，就一定说彻底一点，以求能够指导我们生活的方向，可能这也是东经兄的原意吧。如果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那只当是把易吧当做了一个消遣旅游的地方。那我就干脆不说话了。

我试图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从多方面来谈，毋宁说是对东经兄进行释疑，还不如说是对自已进行释疑，让自已和大家有一个更宽广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说之前我先引用东经的原话一下，以表明东经兄的观点。

“488 回复：回复 100：回复 48：请大家相信千亿夜晚先生的苦心——萍乡一根柴 的误会是要说说的。

第一，我的意思你根本没有明白，我质疑的是易先生是否有意为之。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就是品质问题；如果本身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品质也不会高。”

“570 回复：请大家相信千亿夜晚先生的苦心——质疑易教授

是这个意思，对他要求高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又是学者，影响很大。

相比超女到不值得太担忧，因为是纯娱乐，没人以她们检视自己的做人准则。”

以上是东经兄阐明的观点，也就是说易先生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就是“品质问题”，如果易先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价值观，他的“品质也不会高”而偏偏他又是个“公众人物，又是学者，影响很大”所以对他的要求特别的高，不似超女“不值得太担忧，因为是纯娱乐，没人以她们检视自己的做人准则。”

从以上东经兄的观点来看，的确东经兄的立意是好的，而且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你易先生是“学者”啊，“是社会最后的良知”啊，怎么就能够误导他人呢?

首先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易先生，我想易先生是以《三国志》为主加之个人的观点在阐述，历史的应该是不会偏离的太远，至于个人的观点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了。假使易先生的个人观点真的有意在误导观众，在宣扬“卑劣的价值观”，那么我想易先生就不会明白这是对他自已最大的伤害吗？他为什么要自已伤害自已，？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为之呢？还是引用东经兄的话：名声和利益。看看易先生的书拍到了5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的确是得利了，还经常出席一些商业的活动，也是获利的表现。是的，利益是得到了，可是，他的名声却未必能得到，因为在宣扬“卑劣的价值观”的人到最后名声肯定会一落千丈的，可能暂时看不出来，但最后会表出来的，就像东经兄一样都已经发现这个苗头了，才会请易先生止步。易先生真的就为了自已的利益而不惜自已的学者声名被世人唾弃的后果吗？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什么原因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易先生是否真的是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什么才算是“卑劣的价值观”呢？易先生是在品三国，品评三国的历史人物。本来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高尚”或“低贱”来论断的，人是多面的又是复杂的，更何况是在那个权谋计智、你争我夺的风云年代的人物。可是东经兄却硬是要把诸葛亮说成是高尚，把曹操说成是卑劣，这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好，就算东经兄所说的高尚与卑劣简单的存在，并且我们假设易先生真的为了利益，为了他现在看不出来的将来会一落千丈的名声，而去“拍大众的马屁”，去“迎合大众”去“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的话，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否就能够断定易先生的人品不行呢？鲁

迅先生说的好“我向来不善以最恶意的心去揣度他人”，但为了把东经兄的这个问题说清，我就尝试以恶意的心去揣度易先生吧！在此，我对易先生说声对不起.

在我知道的易吧里，西瓜皮兄和漆翔冰兄都是搞广告的与我同行。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推出之前，为了使这个产品能够销售的好一点，企业会先作个市场调查。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喜爱，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消费年龄层，什么样的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宣传和广告等。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才开始生产产品，产品生产好，就要针对消费者做不同的广告了，以达到广告的最佳效果。企业就是利用消费者的习惯和喜好，拍消费者的马屁，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目标。

按照前段文字的说明，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易先生也是一个企业，他也在想把自已的产品(他的讲座和他写的书)销售个好价钱，以获得自已利益的最大化，他也调查了他的消费者(观众)的心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来迎合他的消费者，拍消费者的马屁，使消费者喜欢并购买他的产品。一个企业只要不是三无产品，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就是合法的，就不会受到过多人的指责和非议。当然易先生的产品很特殊，是他的讲座和他的书，这二者里面就有他的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每个人的思想观点又不尽相同，所以这个产品是不是三无产品，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在短时间里很不好界定。但是按照刚才的假设的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所谓的“卑劣的价值观”就是三无产品，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有误导和伤害消费者之嫌。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易先生的产品是不是三无和假冒伪劣的产品，还是按照刚才的假设---认定易先生的产品是三无产品，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为了利益和声名。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天赋人权。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现代西方民主的标榜。权者，权利也。“一项权利的存在必须以利益为内容。因为权利的成立目的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如是说。人从出生开始，随之诞生的就是他的权利。他要吃、要穿、要住是他基本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利益也随之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本能。

在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一书里说道：人性最基本的特点是渴望他人的赞美。内在的说来就是心里的一种满足感，外在的就是名声。

利与名是伴随人的一生的。按照刚才对易先生的假设，他为了利与名而“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也是人性所固有的本能。从这人性说来看，这点是无可厚非的，但另一个角度孤立的从道德上来看却是有关人品的问题。因此东经兄才会请易先生“止步”，劝易先生“回头是岸”的疾呼。

关于人品，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中西方的差异就很大。

西方人对事物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重结果。他们不管过程如何的好和坏，就是他们想要的只是结果。中国人的观点恰恰恰相反：重过程。中国人不认为结果好的一定是好，只认为过程好的才好。什么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岳飞虽死，虽死犹生；秦桧虽生，虽生犹死。现代诗人臧克家有首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道德评判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古代中国的道德标准是“三纲五常”。女的永远服从于男的，女的死了男的可明媒再娶一个，就算没死也可以搞好几个小妾。男的死了女的就不好玩了，她们要守节，守不了节的女人只能做二手货，做“夜轿子”。

我们可以想像在未来的社会里，未来的社会道德标准也是会改变的，并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的。世界各国的社会道德标准也是不一样，也是会改变的。

当年曹操就是因为“君为臣纲”的该死的道德框框，不敢出线把献帝作掉自已当皇帝。才搞得身后千百年来的骂名声。如果他也来个“陈桥兵变”，就不定也成就了一个“魏武大帝”也未可知也。真是悲哉！本来想博得一个人品好的喝彩的愿望，却偏偏成了一个奸雄。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有魄力，他可不管当时的什么道德标准，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爸爸李渊逼下台再说，哪里管他什么“父为子纲”，搞好国家的发展，弄个“贞观之治”反而博得了万世的好声名。真是“有意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造化弄人啊！还有那个朱棣也是，弄掉了侄

儿皇帝自已当，本来是“君为臣纲”的，现在变成了“臣为君纲”了，一个“永乐大帝”就这样诞生了。

还有那个武则天，说句实在话，武则天治理国家的那些年是不错的，是唐朝繁荣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我们不要看武则天一世风光，其实在她内心里是极其的矛盾的，因为她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夫为妻纲”，她很好色，她的人品在当时可是不值一提的，只是人们没敢说出口而已。她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她死后的墓碑上留了个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假使她是个男的，她的碑上决不会无字碑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那个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和他的外甥女通奸，这样一个人的人品可是要大打问号的。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社会不容，就是现在这么开放的社会也是叫人难以启齿的。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他也因这个“乱伦”问题下台。可是，千百年来，有谁会抓住他的这个“乱伦”的辩子不放，而去否定他对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的贡献。

道德的评判经过地域的横向与时间和历史的纵向综合来看，得出的结果有时是相反的。原来是不好的，现在看来是好的，原来是好的，现在看来是不好的。在国内看来是不好的，在国外看来是好的，在国外看来是好的，在国内看来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不能草率的下定论，这样是很不客观的。我们不能用放大镜来看一个人，不能从小处看一个人，我们应用望远镜来看人，才能看见整体的全貌，才能知道他有多高、多胖，多矮、多瘦，才能知道他对于那个时代的作用和贡献。

当然，东经兄对易先生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也不是反对道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也提倡个人的人品要遵循道德的规范。毕竟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其实道德是这个社会要求对人们的内在约束，而法律则是社会要求对人们的外在约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古代中国，有时道德规范是胜过法律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族姓祠堂的族长有权力对本族的人进生任何的处罚，包括生命。看过《红河谷》的人就会知道家规有时是胜过法律的，而家规的法源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

我们承认道德对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提倡道德对人品的规范作用，但并不是说就可以轻率的对一个的道德品行武断的下定论，这种

做法是非常的不恰当的、不客观的，尖刻的说也是不厚道的、不道德的。所以我请东经兄三思，收回你对易先生人品不行的论断。

这个社会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想当然就可以给一个人下定义。东经兄的质疑，我想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只是东经兄有没有想的更深入一些呢?

要说人品不行，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品不行啊！先说近的吧。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最终牵涉的人是假庆零和留华轻，这个很多人都了然。可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呢？不继续深入下去呢？非但如此，这个假同志反而还连升几级，成了领导人。为了一已的私利，损害国家的利益，损害国家的法律尊严的人，这样的人品怎么就没有人质疑了呢？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超过10万元的可以判处死刑，可是牵涉远华大案的厦门市委的大部分领导哪个人被判了死刑？还有陈希同，他别墅多豪华，他的美女有多少，这样一个不忠于国家，不忠于妻子，对国对民都是失信的一个人他有死刑吗？我们说过了，道德是无形的法，法律是有形的，像这些人连有形的法律都视之无物，那道德于他们不是比空气还空气？人品到哪去了？如果东经兄还要我数，我还可以数很多。前几年，朱总理当政的时候杀了几个大官，如胡长青，成克杰之流的，远华也是朱总理手上办的。可那是治标不治本。好几年前，有位著名的学者说“不敢说中国的官员百分之百是坏的，但如果要办下去会有99个要完蛋”这是我一次在书店碰到一位厦门大学的老教授亲口说给我听的，那位学者的书后来被禁了。我们国家的父母官就是这样的父母官，这样的人品，怎么就没有人去质疑呢？难道这些人对社会影响力就没有易先生大吗?

可悲呀！可叹呀！“学者是社会最后的良知”，这句话有时听来真是叫人振奋，可是现实是怎样的呢？前段时间，媒体爆出上海某大学教授有抄袭之嫌。这个也许不能振憾东经兄您，但是我再说一个事给你看。

2000年吴敬琏教授以“中国经济学者的良心”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风云人物。我曾为这个评语激动不已。因为事因是吴教授在2000年3月对《南方周末》说了“证券基金黑不得”的话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震憾，后来他又抛出“股市赌场论”更引发了一场“股市大辩论”。其实中国证券和股市到现在也还是很不键全的，吴教授为了中国经济的

发展说出了真话，却被那个叫厉以宁的人揪集了另外四名经济学家召开什么“恳谈会”，这完全就是一个批判会。他们说如果吴敬琏在这场股市辩论中胜利的话，中国的经济将崩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悲哀。厉以宁是何许人也？他曾经是倡导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所以人称“厉股份”，吴敬琏是何许人？他是倡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声者，所以人称“吴市场”。可是，这个厉教授这个时候已经代表了既得利益者，是许多大庄家的代言人。而吴教授是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考虑才发出此真言。我后来买了许多有关他二人的经济学著作，和了解了一些其它的评论，发现这个厉教授真是虚伪的人。世世有时就是那么公平，人民的眼睛就是那么雪亮，到了年底，整个2000年被许多如厉教授的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的他却意外的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良知”而获得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我为此再次的激动不已。我曾经也是非常的痛恨如厉以宁之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失去了作为学者最基本的良知。我也为吴教授能以这么高的评价与“中国文学的良心”冰心老人齐名。但事后再次反思时会发现，我们的愤怒对现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厉以宁还是厉以宁，他代表的还是庄家的发言人。那么对此，我们该作如何思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社会就是功利的社会，我们应该看清：这个社会就是黑暗的社会，我们应该肚明。我们要的是光明和美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光明和不美好，所以我们才会有理想，才会要去追求光明和美好。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都拥有了光明和美好，我们要的就不是追求了，而是呵护了。

我们整个社会的清白和良知不是靠几个学者，也不是靠几个清官就能够做到的，而是靠制度，靠良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不在夸大学者对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不要对清官抱有太大的希望。

在我们的内心里，理想永远是美好的，但是仅仅有理想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一种思想一直传承至今，那就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就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最佳典范。中庸思想不是明哲保身，更不是不是消极的思想，它是积极进取的思想，是对事物的发展最有效的思想。它既承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又积极地发挥了主观

的能动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中庸思想正是这两种主义的精髓之所在。

读书人最害怕的就是不能入世，一味的出世。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读书人出世的悲哀。前些天，“非典英雄”钟南山教授的手提电脑被在广州被抢，由此他发出呼吁：要重新确立收容遣送办法。我们知道这个“收容遣送办法”是个吃人的办法，多少血案在身，最后经湖北大学生孙志纲的一条命而换来的废止，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提？收容遣送站就是个准监狱，是个没有人权的地方（其实中国的人权本来就不是很充足）。就是因为钟教授的手提电脑被抢了。他太书生意气了。你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被抢只能证明广州的治安不好，又怎么能将之扩大化呢？我到地浙江，我人在福建，我认为这两省的治安就很不错。你走在厦门的午夜，你不要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可是钟先生到现在才发现广州的治安原来这么坏。其实在钟先生发出此声之前，报道就有广州公安局长的放话，就广州的治安的严峻形势公安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这真是悲哀呀。广东的治安历来就不好，可以说是中国最乱的省。我的好些朋在从广东回来都说白天最好不要带包子出门，不然肯定被抢。在厦门晚上12点，你带10个包都没事（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可就是这样一种乱象，钟先生竟然会一无所知，直到自已的手提电脑被抢了才发现，发现了又要乱说话，想让人们重新回到黑暗的收容遣送站里。中国的读书人啊！！！你何时才能入世？？？？？

晋人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避世于桃花源，世人都说他人品出众，在道德上似乎他是高者。其实不然，我认为他是假道德，假人品。一味的避世，对社会的发展起不到任何的实质作用。他应该出来为人民办点实事，而不是沽名钓誉，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和世人的良好的评说。这不是中庸的思想。至今我认为中庸集大成者唯孔子和周恩来二人，所以这二人一直是我心中榜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忍辱负重，进行了多次的违心的检讨，为的是什么，是国家的安定，他充分利用他的能力保护了一大批的干部，并没有因社会的混乱而一味的避世假清高。“批林批孔”批的是谁？批的是他周公啊！如果以文字上的字面理解道德人品的话，那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可是说了许多的谎话。所以中庸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最佳结合的典范。

我们不要把理想的东西看的太重，东经兄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所以我才会说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要明白功利是我们人一生所必须的，我们要明白社会是复杂多变的，我们要明白评价一个人不要看小处，要看大处，要看他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历史意义。

我们要深现实主义的根，发理想主义的芽，开浪漫主义的花，结实用主义的果。现实是客观环境，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现实为依托，离开客观环境去谈理想，谈浪漫都是不行的。有了现实我们才会有理想，有了美好的理想我们才想要更美好一点，想要浪漫。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用而不是为了虚无的东西。我们要有这个中庸思想的行为观念。而易中天先生的讲座给这个社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对历史更加爱好，让我们的思维有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他不是说教，不是强加，而是启发。无论他说的好还是说的坏，我们都在思考，毕竟他让我们有在思考，这就是他的贡献之所在。

最后，我引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诗句来做为这篇文字的结束语“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我听见它们的鼓翼之声了”

作者： 沃肯

那是“相当”～精彩！——3月3日讲座精彩搞笑版

^O^ 先问一个愚蠢到极点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看今年的春晚了没有?

反正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靠！春晚？去死吧。。。”

呵呵

回想大年夜，俺是在半睡眠中度过的。因为骨灰级垃圾的春晚已经让我深深的领悟到这样一个真理——闭上眼睡觉比睁着眼看节目要充实的多……

嘿嘿

不过细想想吧，也只有那个《小崔说事儿》的小品，靠着赵本山大爷那点日薄西山的名头，还是让家长们呆滞的目光从各自手中的麻将牌，聚集到电视机前……然后自然是品头论足一番……然后重又回到牌桌……看来啊，除了赵大爷，春晚的舞台上没有一个生物或非生物能够产生比麻将牌更大的吸引力了……＝＝！

这次真是特别鸣谢明湖妹妹！

要不是辣天明湖给我发信，说这次先生的讲座是“相当～精彩”（我当时还纳闷，干嘛把“相当”后面加上一个波浪号＝＝！），然后自然是逼着我“交租子”……呵呵

我几乎都忘记了这个能够产生神奇的“戒赌”功效的小品了＝＝！　后来我一琢磨，干脆恶搞一下《小崔说事儿》得了！

不过，郑重声明啊——本小品纯属搞笑——先生的讲座那是盛宴，俺这每回的例行报告么，也就是酵母片，消化食而已，乐和乐和，千万别较真儿～～～

当当当！主持人小崔上场，赵本山、宋丹丹就座——

小崔：“我先问大妈，啊。大妈～～～最近听说您的那本《月子－2》已经杀青了？”

宋丹丹：“嗯那，这不前两天刚杀的……”

赵本山：“是，她杀的时候我看着了！那家伙，她刚开始害怕，不敢下刀子！还是我捏着脖子……最后弄得那血呀……”

小崔：“大大大爷，您这是杀什么啊？”

赵本山（一脸茫然）：“不是说前两天她杀鸡来着吗？”

宋丹丹：“啊去！～～你个烦银呢！俺跟小崔这讨论粗苏（出书）呢！俺们这是文化银儿之间的交流，你别老插嘴！咋老那么没文化儿呢！小崔，别理他！”

赵本山：“我咋就又没文化了？你说你……”

小崔（擦汗中，一看俩人快打起来了，赶紧进入正题）：“大爷大妈，说起这文化人，啊，最近有个特别火爆的文化人，啊，叫易中天，啊……”

宋丹丹一瞪眼：“哎呀，易中天那！他怎么能是“特别”火爆呢？”

小崔：“？”

宋丹丹：“他是‘相当’～～～火爆啊！”

小崔：“。。。。。。。”

宋丹丹：“要缩（说）这易中天，那家伙，缩起来可不四外银那——俺们这都四文化银那，听说他也粗了几本苏哇！那家伙，近些日子的火爆势头，那简直跟我是…呃…跟俺们老两口，是有的一拼那！”

赵本山（欣慰状）：“嘿……嘿嘿，你看我老伴，这家伙，还没忘了我……‘我很欣慰呀！’嘿嘿！不过我……我我不行，主要是她……”

小崔：“呵呵，行，大爷连郭德刚的话都学会了，啊。不过大爷大妈这普通话该练练了啊……嗯，那个，听说这次易先生3月3号的节目，您二老也去现场看了？”

宋丹丹：“嗯那！俺们这前儿不正好在北京泥么，呆着也没事儿，听人说是易中天3号在国宏宾馆录节目，俺俩一商量，那就去听听呗！都是文化人儿，互相都捧捧场，等赶明儿个我那本《月子－2》出版的新闻发布会，我还想请他去捧场呢……不像有的文化银，还什么历史教授呢，就会看不起别人，总觉得自己清高，好像一说到历史，就非得贼拉严肃，干嘛老绷着脸呢……”

小崔：“你看，都说文人相轻，啊，看看大爷大妈这觉悟……我就纳闷咧，这同样是文化人儿，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呀～～”

赵本山一脸坏笑：“哎哟，小样儿，挺能捅词儿呢～～”

小崔：“呵呵　我听说3号那天下午去了不少人那，场面一定特别壮观吧？”

宋丹丹一瞪眼：“那怎么能说是‘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啊！！！”

小崔：“。。。。。。”

小崔：“那您给我们形容形容那天的场面？”

宋丹丹：“哎呀，那家伙！那真是人山人海、铺天盖地，那个观众啊，哎呀，老鼻子了！就差卖挂票了。。。”

赵本山：“嗯那！一听说易中天录节目，那家伙，观众跟疯了似的，直嚷嚷：‘乡亲们那，可了不得了，易中天又作节目了！快来看那，可别让易中天跑了哇～～～’哗～～～”

小崔：“还哗哗的？发大水了？”

赵本山：“没发大水。。。是观众么，都涌到国宏宾馆了，就跟发大水似的嘛。。。”

小崔：“这叫什么形容词啊，啊……不过这确实说明啊，易中天的讲座火爆，啊，吸引人！

那个，大爷大妈，听说这次易先生在录节目之前还跟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来着？您二老没跟他交流交流？”

宋丹丹：“瞧你说的！那当时，多少人都争着跟易老师交流哇！哪能轮的上俺俩呢”

赵本山：“是！小崔你是不了解情况，当时的情况那我是完全掌握了”

小崔：“哦？那您给我们说说”

赵本山：“当时吧哈，大家都坐好了哈，易老师就进场咧。要说易老师真是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先是点头向大家问好，然后大家伙就鼓掌么，那个百家讲坛的常委——据说是叫单口喘的，那家伙，别看比我岁数都大，气力足哇，那家伙嚷嚷起来，那是嗷嗷的震撼……”

小崔：“她都嚷嚷什么了？”

赵本山：“就是说易老师怎么怎么火爆呗……”

宋丹丹："哎，说到那个单大姐，可招笑咧！——刚开始吧哈，俺们净听见她喊：'谁想看老虎？谁想看老虎？'，我就纳闷，怎么动物园卖票的都卖到这来了？"

小崔："把人家当动物园卖票的了……"

宋丹丹："可不！后来俺们细一听，感情是说：'谁想看老古？'！可这老古是谁呢？俺们也不知道啊，就瞎猜呗！当时路人甲说那是'古立特'；奔宵以为是'古龙'，后来又猜是不是'古月'或是'古得猫宁'……"

赵本山："反正俺们估计都没猜对，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老古'是谁。。。==！"

小崔："不用估计，肯定没猜对==！……那……后来呢？"

赵本山："嘿嘿……那单大姐一说易老师火爆吧哈，易老师就问了：'那我比郭德刚如何？'（当时我都惊了，不愧是走出象牙塔的学者，郭德刚都知道——奔宵）

这时候。。。咳。。咳。。。一位大姐发言了！这位大姐，那家伙，不看不知道哇，我这么一看，哎呀，那是相当～～酷啊。。。。==！雪白的鹤发，一根黑头发都没有。。。梳了个爱中天似的头型（只是凌乱一些。。汗。。==！）。。。看她老人家面部皮肤的地质构造，怎么也得至少经历了80年的应力作用……（后来由于老人家自报家门说是复姓欧阳，路甲兄就送了人家一个'欧阳风'的雅号！不过他说的那个'风'字还有个病字旁，呃。。我觉得还是给老人家留个情面为好　呵呵）

欧阳女侠说了：'有的人，有的媒体，评价您跟说评书的似的，我觉得那是对您的贬低；至于郭德刚，郭德刚那是俗！您这是雅俗共赏……'"（我靠，她老人家明显的把"庸俗"和"通俗"的概念搞混了啊！吐血中。。。）

宋丹丹："还有那！俺们这回可是来着了！在单口喘大姐的带头要求下，易老师又唱了一段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本来想从头开始唱的，但是思索了好几次都没想起来开头的那几句==！

只好从中间开始唱喽——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啰哦哦～～我把你，比流郎（牛郎。。＝＝！），不差毫～～分那啊啊啊～～～吼吼吼，辣我可比不上啰哦哦哦……’（我靠，易老师唱这个的时候，可以明显的听出他喉咙颤抖的声音。。嘿嘿。。。而且他吼吼吼笑的时候。。。整个嘴成了一个－O－型。。”

小崔：“这……看来现场还挺热闹啊”

宋丹丹：“这还没完呢！后来易老师又给俺们讲了俩段子，可招笑咧！那家伙，跟俺们俩说的那个王八穿马甲的笑话，有的一拼！”

小崔：“哦？那您二老给学学？”

赵本山：“不用学了，已经给贴出来了——

http：//post.baidu.com/f？kz=86585370

嘿嘿，这是当时现场的一位叫‘雪苡’的网友，听回来就给贴出来了。哎呀，人家那帖子写的老详细了，老精彩了！（也省得奔宵再打字了　嘿嘿）”

宋丹丹：“还有一个小妹妹，网名叫‘荆陵十二钗’，瞒着老师翘课，还动员父母全家出动来听易中天的讲座呢！那精神，是相当～～～感人～～～”

小崔：“呵呵

那好，那就请想看易先生段子的朋友翻看雪苡网友的帖子吧，另外对‘荆陵十二钗’妹妹的精神表示敬佩。。。那大爷大妈，讲完段子以后易先生就开始正式录节目了？”

宋丹丹：“对！要说这期节目录的，那是相当～～精彩～～～”

小崔：“那好，就请大家一起欣赏——《易中天品读三国》之‘奇才郭嘉’&‘慧眼所见’——”

（这次两集关于郭嘉和诸葛的我是特别喜欢，记忆也比较深刻。但是最近又累周末又没时间，实在是没精力打那么多字了，所以只列出一些比较精彩的地方吧　　*^_^*）

“诸葛亮出山，是刘备‘长’，曹操‘消’；郭嘉死，是曹操‘消’，刘备‘长’——这两件事都是刘备赚了”（倒了霉的曹操。。。＝＝！）

“‘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默然……毛宗岗父子在曹操哭郭嘉这一段时说，曹操前哭典韦，胜似赏；后哭郭嘉，胜似

罚！奸雄之泪，可作赏赐与庭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易老师是不同意此观点的，说其实赤壁之战时众谋士还是很称职的，曹操不会羞辱他们。。。）

“曹操与张秀一战，死了自己的儿子、侄子，还有大将典韦。。。”（应该还有曹操的坐骑“绝影”马啊，八骏之一啊。与奔宵齐名。。5555　T_T）

“如果真的像是他们说的，曹操死了儿子不难过、死了侄子不难过，只是难过典韦——就好像特别的爱给了特别的你。。。”（这句真真真经典。。。）

“曹操去打袁绍，郭嘉算准了刘表不会趁虚袭击许都，刘表辣个人，是个‘坐谈客’，不会听刘备的……果然，刘备劝刘表说，明公啊，曹操去打袁绍了，许都空虚，咱们赶紧派兵去攻击的许都，把皇帝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就也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吗？刘表听后说，我我再考虑考虑……结果曹操都打完了，班师回许都了，刘表才说对呀，你看我们应该去打许都的呀……刘备（苦笑状）看着他这个不争气的亲戚，只好说，明公啊，这次机会丢掉了，唉，就算了吧，等下次有了机会，我们可得一定要抓住啊……”（当时先生学刘备的表情，活像个无奈的受气包，真是形象极了！）

“这个外出打仗，是最怕别人抄自己后路的！敌人绝对不会来偷袭这个话是谁也不敢说的，哎，可就是他郭嘉敢说，也就是他曹操敢听……”

“郭嘉遗计定辽东……本来是曹操的……为什么要加在郭嘉头上呢？一是三国演义是贬曹的……二是把这个计策加在郭嘉头上大家会觉得很合理……”（原来这个欲擒故纵的计策是曹操的原创啊，又学到一个知识点）

“郭嘉身体不好……郭嘉说，我这身体一到了南方，肯定是盯不住的……可每次出主意的时候，郭嘉一定劝曹操打荆州……曹操说，郭嘉这是在为我拼了命那！……”（先生动情啊，眼圈都湿了……）

“在所有人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的时候，郭嘉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就认定他是绩优股！这俩人要是到现在抄股票，那我们就都没钱赚了……”

“刘备就像个刚成立不久的民营企业，有点资金，有点经验，可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的战略路线和主打产品，缺个CEO；诸葛亮恰恰就是个职业经理人，自己不办企业。所以这两人是一拍即合！”

“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别人呢？——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空间太小！……曹操手下谋士如云，而且曹操自己本身就是个一等一的人才，能把诸葛亮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孙权呢，有张昭和周瑜，这两个一文一武，都是‘登堂拜母’的。就是这两个人到孙策家里去，孙策是要把他们带到内宅，拜见孙策的母亲的，就是认了干儿子的……”（我靠，张昭和周瑜在东吴如此“嚣张”，原来是后台够硬。。。）

“诸葛亮需要的是一个将来能够做皇帝，或是即便做不了皇帝也能够称霸一方的，而现在又还没有成什么气候的……”

“刘备是有福气的……在三国这三巨头里，最有福气的是孙权——18岁就得到了父兄已经打好的基业，又给他留下了一帮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而且他还不用自己上前线去作战……”

“我们现在的领导们最头疼的就是：能干的不忠诚，忠诚的不能干……刘备一出山就碰见关羽张飞这两个是又能干又忠诚的，还一下就碰见俩……”

“那个时候的刘备真是：前途是光明的——看也看不见，道路是曲折的——走也走不完＝＝！……简直我们都替他着急……”（吼吼，这句也有点意思……）

回到节目现场——

小崔：“好吧，看了不少了，先生的讲座确实精彩！（呱叽呱叽！）——那今天就到这吧，大爷大妈，看来你们这次的收获不小啊。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老规矩，最后请二老说一句话吧”

宋丹丹：“还是发自肺腑地？”

小崔：“对”

宋丹丹：“嗯……那我再郑重说一句，先生已经重复过一万遍的——先生的眼镜，是意大利风格的！！！不是啥法兰西的……”

赵本山：“哎呀，得得得了吧！我说你咋老整这没用的呢？不会说点实惠的？——我也就剩一句咧？”

小崔：“对。。呃。。”

赵本山：“那好吧——俺老伴的《月子－2》已经杀鸡咧，等印好了欢迎大家伙都买着看啊…老好看了…跟《品人录》有的一拼那……呜……”

————小崔把赵本山的嘴给捂上了……　END　：）

牛人易中天老师

易中天，籍贯湖南长沙，1947年生人。

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后来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易中天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作品有《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破门而入》、《艰难的一跃》等随笔体学术著作，还写了诸多杂文，甚至还写小说。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拥趸们，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自称“乙醚”。那么，易中天是做什么的?

乍看起来，易中天似乎什么都做，他很忙。2005年的他，除了在全国各地演讲以外，还出了一本新书，赢了一场官司。

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4个月就卖了5万册。

官司赢了。2004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海默编写的《中国城市批判》一书，因为抄袭了易中天《读城记》一书4600余字，被易中天告上法院，索赔26.8万元人民币。经调解，易中天的索偿额降到人民币110元，意谓“著作权维权110”，这场官司最终以庭外调解告终。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琢磨如何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所以写了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学术”但反响很大的文字。写作之外，易中天还广泛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因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易中天甚至被人称为“城市规划家”、“城市观察家”。自然会有“不务正业”的质疑。

2006年，易中天将一如既往地忙———他将再度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在电视上讲一年“三国”。在《百家讲坛》上的历史上，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年，这还是首次。

有机会忙成这样，易中天“道行”何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一书的热销，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该书也可以算作是易中天第一次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的结晶，其中部分内容以《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模板，

通过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冲突，解读帝国体制的来龙去脉，历朝历代改革派的命运沉浮……

－－－－南方周末

易中天一出，搅乱江湖一池水．反对者，拥踵者，唇枪舌战，好一片刀光剑影．丝毫不逊当年余秋雨．

我们且看易中天：哪个都是，因为都真实。其实我认为不管你做什么，做官，做生意，做学问，做工，做农……首先是做人。做人也有分别，有人做给别人看，有人做自己。前者会很痛苦，后者很潇洒。

我做自己，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主持人问我：你自我意识了50多年，自我确证了50多年，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了吧?

其实我不想这么早就给自己写“悼词”。不过他要问，那就说吧！我给出的说法就是，我好歹还是一个好玩的

千年一梦——也说易中天其书、其人

一口气读完了《书生意气》，掩卷深思。

同《书生意气》一样，易中天先生的很多著作，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如果说要给先生的著作做个评价，我的评价是：能让你一口气读完，又让你想再看一遍。

其实何止一遍哦，《品读中国》买来至今已读过五六次，有些章节则是一读再读。

为什么会这样？最直接的原因是“好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发人深思。一卷在手，则心朗气清，别无旁骛，沉醉尺牍，神游宇宙。悠悠然不闻窗外之事，飘飘乎只读快意之书。深邃的思想承载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现代的语言缔结了百姓平民文化缘。

现代的人们是呼唤文化、呼唤历史的。因而学术著作当然要言之有物。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作为平民，作为最真实，最自然，最快意，最休闲的阶层，我们不需要大师板着脸孔高高在上布道说教，我们追求的是在开怀一笑间豁然明白“哦，原来是这样”，或者在莞尔忍俊中心生感慨“呀，还真是这回事”。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们所要的就是寓教于乐、喜闻乐见。学术也可，文化也行，我们来者不惧。群众如汪洋大海啊，以大海的胸襟气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能接受？只管讲。但是有一点说明白哦，要好听、好看，谁有工夫唠唠叨叨听老和尚念经。不好听？遥控器在俺手里，立马换台；不好看？俺现在财政紧张，您的大作就不拜读了，后会有期。读书本应是件愉快的事，如果需要坚定意志，硬着头皮，乃至筋疲力尽，那这书读得也未免太辛苦了，这书的作用也就让人颇为怀疑了。

理论家们不必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连学术都不关注，只看那些快餐文化。我们要说的是别拿咱老百姓当傻子，如果你的书也那么好看，我们也看，而且是优先看，时常看。面目狰狞，味同嚼蜡，冲口而出的都是令哲学家冥思至吐血的“精妙大道理”？对不起，拜拜，我今晚要加班。

是的，百姓是很现实的，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好的心情掌握最大的信息量。因此，谁把握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谁就赢得了读者赢得

了观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

易先生无疑是做得十分成功的。

十年前，先生已经另辟蹊径，寻找文化传播的更佳方式。天道酬勤，先生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在学术著作销量不超过三千册的时候，先生的《品读中国》系列２０００到２００４四年时间销出五万套，“不是‘畅销书’也算‘长销书’”了。０２年我买到手的这套印数是两万。这已经算学术界的奇迹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易中天”是何许人也。买他的书，就是因为他的书好看而又耐看，经得起反复玩味。

先生的书其实是“外松内紧”的。锐利的目光看透浮华人世生背后的文化内核，幽默的笔触抒写芸芸众生心中的悲苦辛酸。平民的视角告诉人们，学者也是社会生活中普通的一员。

当然先生也并不是要把自己标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的感悟来自于他对生活的体验，他的书中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情怀。

读先生的书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先生这个人。

易中天先生是一个学者，一个平民，一个书生，一个侠客。在先生的书里，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意气，英气，豪气，大气。作为学者，先生在他本专业研究领域，收获颇丰。但这在先生不是最主要的，先生说这是“谋生”的工作。他所钟爱的是“谋心”的工作。

在先生的著作里，我们不难感受到先生有着中国文人传统的“修齐平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想先生应是崇尚儒家思想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先生时时忍不住“要为苍生登高一呼”。先生灵颖聪慧，以其思想之深邃广阔透彻，对禅宗亦颇具慧根（《书生意气&#8226；这个和尚成不了佛》），算得上“学贯儒释”了。有人说先生这样有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又看的如此清楚，他应该去做官哪，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先生是清醒的，现代文人能议政不能参政，“学者操刀多半要翻船”，所以先生把目光投向更深层，那就是做他的“谋心”的工作。

这就是他作为平民、书生、侠客的一面。作为平民先生主张以人为本。在他的《品读中国》系列里，有对人性的揭示，如《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有对当下民生的关注，如《读城记》，也因此而获得“城市观察家”的美誉。

作为一个读书人，先生内心里激荡着“书生意气”。这意气让他关注百姓的生活，历史的更替，这意气让他“凡事须得弄个明白”。中外比较中，揭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闲话中国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古今对照里，阐述帝国制度的兴衰成败（《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好宽的领域，好大的胸怀！

也因为先生是一个读书人，他有着文人共有的正义与善良，嫉恶如仇，率性任侠，也如同千百边来中国文人一样，先生的心里萦绕着《千年一梦》（见《帝国的惆怅》），这个梦就是“千古文人侠客梦”。胸中有天地，无剑亦成侠。

当然我们最不能忽视的是，易先生还是一个诗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年轻时写过诗，更重要的在于，他在著作中时刻散发着的才气和流淌着的激情。正是有了诗人的善感，他才能够捕捉凝结在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的人性，正是有了诗人激情，他才能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拨动我们心中尘封已久的感动。

三国演义人物简介(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三国演义人物简介当年看三国演义鉴于人名太多，边看边记，最近迁居偶尔翻出，今录之。所列之人有些并未出场，只被提及，但为书中所述当时时期之人，故而列之。有的只有官名或称呼（如督邮、单于等）也统而列之。原稿有每人初出场或初被提及之页数及回数，但因各人所阅版本不同，只列回数。战敌更替频繁，各人所属国、官衔经常变动，只能大致列一二。内容皆为演义中内容。人名以汉语拼音排列。匆忙急就，手忙脚乱，错误不少。

A

阿会喃：八十七回，孟获管下第三洞洞主，蜀军南征被张翼所擒，释后为获所杀。

B

鲍信：三回，初为济北相。剿青州黄巾军，被害。

鲍忠：五回，鲍信之弟。为华雄斩。

鲍隆：五十二回，桂阳管军校尉，猎户出身，为赵云所杀。

鲍素：一百十一回，蜀将，姜维帐下。

边让：十回，九江太守，为夏侯敦截杀。

边洪：三十八回，孙翊从人，杀孙翊后。被斩。

卞喜：二十七回，并州人，汜水关守将，善使流星锤，为关羽杀。

卞氏：六十八回，曹操妻，生曹丕等四子，被立魏王后。

步骘：四十三回，字子山，东吴谋士。

步阐：一百二十回，晋西陵太守，为陆抗杀。

邴原：六十六回，与华歆、管宁善，号为龙腹。

卑衍：一百六回，公孙渊将，为夏侯霸杀。

毕轨：一百六回，曹爽门客，字昭先。为司马懿斩

白寿：九十七回，蜀将，病亡。

C

陈蕃：一回，汉灵帝时太傅。

陈耽：二回，司徒，为十常侍害。

陈琳：二回，袁绍主簿，字孔璋。降曹。

陈宫：四回，字公台，初为中牟县令。离操后为东郡从事，后投张邈，再助吕布，为徐晃擒，杀。

陈翔：六回，汝南人，字仲麟，江夏八俊之一。

陈生：七回，襄阳人，黄祖部将，为韩当斩。

陈登：十一回，广陵人，字云龙。

陈炜：十一回，太中大夫。

陈武：十五回，字子烈，庐江松滋人。东吴将，为庞德斩。

陈兰：十五回，袁术将，

陈珪：十六回，陈登父。

陈纪：十七回，袁术将，操擒杀。

陈震：二十六回，南阳人，字孝起，袁绍谋士。归刘，

陈横：十五回，刘繇部将，为蒋钦射死。

陈孙：三十四回，江夏贼，为张飞杀。

陈氏：三十四回，刘表前妻，生子刘琦。

陈就：三十八回，黄祖将，为吕蒙斩。

陈矫：五十一回，曹将，为刘备军擒放，后为兵部尚书。

陈应：五十二回，桂阳管军校尉，会使飞叉，为赵云斩。

陈群：五十八回，字长文，治书侍御史、镇军大将军，司空。

陈式：七十一回，蜀军牙将，为夏侯渊擒，后放回。后取箕谷，兵败，为诸葛亮斩。

陈造：九十五回，魏将，为马岱斩。

陈泰：一百七回，魏尚书。

陈泰：一百七回，郭淮副将。

陈骞：一百十一回，魏安东将军。

陈俊：一百十二回，魏将。

陈元：一百二十回，羊祜部将。

程旷：一回，十常待之一。

程远志：一回，黄巾军，为关羽所杀。
程普：五回，右北平土垠人，字德谋，使铁脊蛇矛。
程昱：十回，东郡东阿人，字仲德。
程秉：三十八回，字德枢，汝阳人。东吴谋士。
程咨：四十四回，程普长子。
程银：五十八回，韩遂将，为曹军杀。
程畿：八十一回，蜀军参谋。兵败，自刎乱军中。
程武：九十二回，程昱子，参军。
岑晊：六回，南阳人，字公孝，江夏八俊之一。
岑壁：三十二回，袁谭将，为吕旷斩。
岑威：一百二回，魏镇远将军，为王平斩。
岑昏：一百二十回，吴中常侍。为众臣碎割。
成廉：十一回，吕布将。为乐进射杀。
成宜：五十八回，韩遂将，为夏侯渊杀。
成何：七十四回，于禁督将。
成倅：一百十二回，魏将。为司马昭斩。
成济：一百十四回，魏将。为司马昭斩。
曹节：一回，十常待之一。
曹操：一回，沛国谯郡人，字孟德，小字阿瞒。遇鬼惊风病故。
曹嵩：一回，操父，本姓夏侯，曹腾养子。为张闿乱军所杀。
曹腾：一回，中常侍。
曹仁：五回，字子孝，病亡。
曹性：十一回，吕布将，射瞎夏侯敦一眼，为其所杀。
曹氏：十六回，曹豹女，吕布次妻。
曹昂、十六回，曹操长子，张绣军杀。
曹安民：十六回，曹操侄，张绣军杀。
曹丕：三十二回，字子桓，卞氏长子。废献帝为王。后感寒疾亡。
曹植：三十四回，卞氏三子。字子建。

曹氏：六十六回，曹操女，献帝贵妃，伏后死，为后。

曹纯：五十一回，曹仁弟，

曹休：五十六回，大将军，大司马，兵败石亭，疽发背而亡。

曹永：五十八回，曹仁部将，为庞德杀。

曹彰：六十八回，卞氏次子，字子文。黄须儿，勇而无谋。

曹熊：六十八回，卞氏四子，曹操死不奔丧，自缢。

曹真：八十四回，大将军，大司马，字子丹，为诸葛亮气死。

曹睿：九十一回，字元仲，为甄氏生，魏明帝。遇冤魂索命，病亡。

曹遵：九十三回，曹真宗弟，为魏延斩。

曹宇：一百六回，曹丕子，燕王

曹芳：一百六回，曹睿乞养之子，字兰卿，为王。被司马师废。

曹爽：一百六回，曹真子，字昭伯，大将军，为司马懿斩。

曹羲：一百六回，曹爽弟，中领军。为司马懿斩

曹训：一百六回，曹爽弟，武卫将军。为司马懿斩

曹彦：一百六回，曹爽弟，散骑常侍。为司马懿斩

曹文叔：一百七回，曹爽从弟。

曹据：一百九回，曹睿弟，彭城王。

曹髦：一百九回，字士彦，曹霖子。高贵乡公，为王。为成济杀。

曹霖：一百九回，曹丕孙，曹髦父，东海定王。

曹奂：一百十四回，曹宇子，原名璜，字景明，司马昭立为王。为司马炎废为陈留王。

蔡邕：一回，议朗、侍中，字伯喈。王允缢死。

蔡瑁：六回，襄阳人，赤壁之战为曹操杀。

蔡阳：二十六回，曹将，为关羽所杀。

蔡氏：三十四回，蔡瑁姊，刘表妻，刘琮母。为于禁军杀。

蔡中：三十四回，蔡瑁族弟，为甘宁杀。

蔡和：三十四回，蔡瑁族弟，为周瑜祭旗。

蔡勋：三十四回，蔡瑁族弟。

蔡(王熏)：四十五回，蔡瑁弟，为甘宁杀。

蔡琰：七十一回，即蔡文姬，蔡邕女。

蔡林：一百八回，吴都督，降魏。

淳于琼：三回，左军校尉，袁绍将。失乌巢，为绍斩。

淳于导：四十一回，曹仁部将，为赵云杀。

淳于丹：八十四回，吴将。

崔毅：三回，十常侍乱政辞官归庄，救献帝。

崔烈：三回，崔毅兄。死于国难。

崔勇：十三回，郭汜将，为徐晃杀。

崔琰：三十三回，字季珪，清河东武人，青州别驾，为操待为上宾。后不满操为魏王，杖杀狱中。

崔州平：三十七回，博陵人，诸葛亮友。

崔禹：八十二回，朱然部将，为张苞擒，斩。

崔谅：九十二回，魏安定太守，兵败诈降，为张苞杀。

崔夫人：一百十八回，刘谌妻。

昌豨：十八回，泰山寇，

昌奇：六十七回，杨任部将，为夏侯渊斩。

单于：三十三回，乌桓老大。

车胄：二十回，曹将，车骑将军。为关羽杀。

常雕：八十五回，曹仁将，为朱桓杀。

爨习：九十一回，蜀偏将军。

彻里吉：九十四回，西羌国王

D

董卓：二回，陇西临洮人，字仲颖。

董重：二回，国舅，骠骑将军。自刎。

董太后：二回，刘苌之妻，汉灵帝之母。为何后废害。

董旻：三回，董卓弟。

董璜：八回，董卓侄。

董母：九回，董卓母。

董承：十三回，国舅。衣带诏事发，为操杀。

董昭：十四回，济阴定陶人，字公仁，洛阳令。进言加九锡。

董袭：十五回，字元代，会稽余姚人。东吴将，濡须战，淹死江中。

董贵妃：二十四回，董承妹，为操缢死。

董和：六十四回，刘璋将，益州太守，字幼宰，南郡枝江人，

董祀：七十一回，蔡琰夫。

董衡：七十四回，曹操七军领军将校，为庞德斩。

董超：七十四回，曹操七军领军将校，为庞德斩。

董治：七十九回，治曹操陵事。

董允：八十五回，蜀黄门侍郎。

董厥：八十七回，蜀掾吏。国亡忧死。

董荼那：八十七回，孟获第二洞元帅。为张嶷擒。释后为获所杀。

董禧：九十二回，曹将，为关兴杀。

董寻：一百五回，魏司徒，谏言被废为庶人。

董朝：一百十三回，吴中书郎。

丁原：三回，字建阳，荆州刺史，为吕布杀。

丁管：四回，尚书，为董卓害。

丁奉：三十八回，庐江人，字承渊。

丁斐：五十八回，渭南县令。

丁夫人：六十八回，曹操元配，无出，被黜。

丁仪：七十九回，字正礼，与丁廙兄弟，曹植友，沛郡人，为许褚擒，曹丕杀。

丁廙：七十九回，字敬礼，与丁仪兄弟，曹植友，沛郡人，为许褚擒，曹丕杀。

丁咸：九十一回，蜀笃信中郎将。

丁立：九十七回，蜀将，病亡。

丁谧：一百六回，曹爽门客，字彦靖。为司马懿斩

丁封：一百十七回，吴将，

典韦：十回，陈留人。张绣军杀。

典满：十七回，典韦子。

邓茂：一回，黄巾军副将，为张飞所杀。

邓龙：三十八回，黄祖将，为甘宁杀。

邓义：四十回，荆州治中。降曹。

邓芝：六十五回，蜀将，降刘。义阳新野人，字伯苗，汉司马邓禹之后。为田续杀。

邓铜：九十七回，蜀将，病亡。

邓飏：一百六回，曹爽门客，字玄茂，邓禹之后。为司马懿斩。

邓艾：一百七回，义阳人，字士载，口吃。

邓忠：一百十一回，邓艾子，

邓程：一百十三回，吴官。

邓敦：一百十五回，魏前将军。为司马昭斩。

邓良：一百十八回，蜀驸马都尉。降魏。

邓贤：六十回，刘璋将，为黄忠射杀。

邓贤：九十四回，孟达甥，出首孟达。

杜远：二十七回，廖化同伴，为其所杀。

杜袭：六十六回，汉侍中。

杜袭：七十一回，夏侯渊部将，

杜琼：八十回，蜀议曹、谏议大夫。

杜路：八十二回，洞溪汉将，兵败降吴。

杜微：九十一回，蜀尚书。

杜义：九十一回，蜀裨将军。

杜祺：九十一回，蜀武略中郎将。

杜睿：一百二回，蜀将。

杜预：一百二十回，晋镇南大将军。

段珪：一回，十常待之一。为闵贡杀。

段煨：十七回，杀李傕有功封汉荡寇将军。

戴员：三十八回，丹阳督将，谋杀孙翊，为傅婴、孙高杀。

戴陵：九十九回，魏将，

窦武：一回，汉灵帝时大将军。

督邮：二回，官名。

貂婵：八回，王允歌伎，吕布妾。

党均：一百十三回，魏官，襄阳人。

朵思大王：八十九回，秃龙洞洞主，死于乱军。

带来洞主：九十回，孟获妻弟，八番部长。

大乔：二十九回，孙策妻。

E

鄂焕：八十七回，高定将，使方天戟，为魏延、王平、张翼合擒，降，封益州牙将。

俄何烧戈：一百九回，羌将。兵败自刎。

F

傅婴：三十八回，孙翊心腹，报仇后封牙门将。

傅巽：四十回，字公悌，荆州东曹掾。降曹，封关内侯。

傅干：六十六回，曹参军，字彦才。

傅士仁：七十三回，关羽将，荆州失，降吴，后归蜀为刘备剐。

傅彤：八十一回，蜀将。军败，于阵中吐血亡。

傅嘏：一百八回，魏尚书。

傅佥：一百十二回，蜀将。兵败自刎。

伏皇后：十三回，汉献帝妻。为华歆捕，操杀。

伏德：十三回，国舅。

伏完：二十回，伏皇后之父。为操杀。

樊稠：三回，董卓将，韩遂友，被李傕杀。

樊能：十五回，刘繇部将，为孙策喝死。

樊氏：五十二回，赵范嫂。

樊建：八十七回，蜀掾吏，

樊岐：九十一回，蜀武略中郎将。

费观：六十四回，刘璋妻弟，降刘，

费祎：六十五回，蜀将，降刘。字文伟，长史，

费诗：六十五回，蜀将，降刘。前部司马。

费耀：九十七回，曹真中护军大将。中计自刎。

范滂：六回，字孟博，山阳高平人，江夏八俊之一。

范康：六回，字仲真，渤海人，江夏八俊之一。

范成：十四回，洛阳令。

范疆：八十一回，张飞将，刺杀飞，降吴。后为吴送归，为张苞剐。

冯方女：十七回，袁术妻。

冯礼：三十二回，袁尚将，降曹，为审配射杀。

冯习：八十一回，蜀将。兵败，死于乱军。

冯（纟枕）：一百二十回，晋臣。

封谭：一回，十常待之一。

方悦：五回，河内名将，为吕布杀。

逢纪：七回，袁绍谋士，辅袁尚，为袁谭杀。

法正：六十回，字孝直，右扶风郿人，父贤士法真。归刘，张松、孟达友。亡故。

G

郭胜：一回，十常待之一。

郭汜：三回，小名郭阿多。为伍习杀。

郭妻：十三回，郭汜妻。

郭嘉：十回，字奉先，颍川颍阴人，水土不服，死于易州。

郭图：二十二回，袁绍谋士，辅袁谭，

郭常：二十八回，某庄主，留宿关羽。

郭常子：二十八回，盗关羽马。

郭奕：三十四回，郭嘉子。

郭恩：六十九回，家中有鬼，为管辂卜出。

郭淮：七十回，太原阳曲人，字伯济，魏雍州刺史。为姜维射杀。

郭嘉：十回，字奉先，颍川颍阴人，水土不 服，死于易州服，死于易州

郭永：九十一回，安平广宗人，郭贵妃之父。

郭贵妃：郭永之女，号女王，后为曹丕后。

郭攸之：九十一回，蜀侍郎。

郭夫人：一百五回，得曹睿宠，被立后。

顾雍：二十九回，字元叹，蔡邕之徒，东吴谋士。

妫览：三十八回，丹阳督将，预占徐氏，为傅婴、孙高杀。

干休：一百十三回，吴曲阿老人。

公孙瓒：一回，刘备友。北平太守，号白马将军。为袁绍败，自焚。

公孙越：七回，公孙瓒弟，为袁绍手下乱箭射杀。

公孙康：三十三回，辽东太守，襄平人，公孙度之子，斩二袁归曹。

公孙度：三十三回，汉武威将军。

公孙恭：三十三回，公孙康弟。

公孙渊：一百六回，公孙康次子，魏辽东太守。自称燕王，反魏，为司马懿军擒杀。

公孙晃：一百六回，公孙康长子。

公孙修：一百六回，公孙渊子。为司马懿军擒杀。

甘夫人：二十二回，小沛人，刘备妻，生子刘禅。病亡。

甘宁：三十八回，字兴霸，巴郡临江人，锦帆贼，降刘表，曾救黄祖，后投吴。患痢疾出征为沙摩柯射杀。

巩志：五十三回，武陵从事，降刘备。

关羽：一回，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败走麦城，为马忠擒，斩。

关纯：七回，韩馥别驾，为文丑杀。

关定：二十八回，某庄主。

关宁：二十八回，关定长子。学文。

关平：二十八回，关定次子，学武，过继为关羽义子。败走麦城，为东吴擒，斩。

关兴：七十四回，关羽次子。字安国。病亡。

关索：八十七回，关羽三子。

关彝：一百十九回，汉寿亭侯，死于乱军。

高升：二回，黄巾军副将，为张飞所杀。

高顺：十一回，吕布将。为操擒，杀。

高览：二十二回，袁绍将，降曹。

高干：三十一回，袁绍外甥，为王琰杀。

高沛：六十一回，刘璋将。为刘备军斩。

高定：八十七回，蜀越（山隹冏）郡太守，结连孟获反，后又降蜀，封益州太守。

高翔：九十一回，蜀玄都侯。

高柔：一百七回，魏司徒。

龚景：一回，青州太守。

龚都：二十六回，汝南黄巾军。后随刘备，为夏侯渊杀。

龚起：九十七回，蜀禅将，为王双杀。

戈定：五十三回，太史慈将，刺杀张辽不成，死。

谷利：六十七回，东吴牙将，合淝救孙权。

管亥：十一回，黄巾军，为关羽杀。

管宁：六十六回，与邴原、华歆善，号为龙尾。后与歆割席坐，不仕魏。

管辂：六十九回，字公明，平原人，善周易。

管辂舅：一百六回。

官雎：九十一回，蜀典军中郎将。

苟安：一百回，蜀都尉，解粮误期，为诸葛亮杖责，降魏。

耿武：七回，韩馥长史，为颜良斩。

耿纪：六十九回，字季行，洛阳人，侍中少府，讨曹操，被斩。

葛雍：一百十回，毋丘俭将。

H

侯览：一回，十常待之一。

侯成：十一回，吕布将。降曹。

侯选：五十八回，韩遂将，降曹。

何进：一回，大将军，起身屠家，国舅，为十常侍所杀。

何顒：一回，南阳人。

何太后：二回，何进妹，贵人，生刘辩。为李儒摔死。

何苗：二回，何进弟，钩结十常侍，为乱军杀。

何仪：十二回，黄巾军，为李典擒杀。

何曼：十二回，黄巾军，为曹洪杀。

何宗：八十回，蜀祭酒。

何平：一百五回，蜀将。

何晏：一百六回，曹爽门客，字平叔。为司马懿斩

何曾：一百十九回。

何氏：一百二十回，孙皓母。

何植：一百二十回，吴司徒。

韩忠：二回，黄巾军，乱军射杀。

韩馥：五回，初为冀州刺史。

韩当：五回，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使大刀。

韩遂：十回，西凉太守，与马腾交厚，后降曹。左手为马超断。

韩暹：十三回，山贼，奉诏救驾，封征北将军，降袁术。关、张杀。

韩胤、十六回，袁术将，吕布擒，曹操杀。

韩融：十三回，汉太仆。

韩嵩：二十三回，刘表从事中郎将，归曹。加为大鸿胪。

韩福：二十七回，洛阳太守，为关羽杀。

韩猛：三十回，袁绍将。

韩莒子：三十回，袁绍将

韩珩：三十三回，幽州别驾，不降曹。

韩浩：三十九回，韩玄弟，曹将，为黄忠斩。

韩玄：五十三回，长沙太守，为魏延杀。

韩德：九十二回，西凉大将，开山大斧。为赵云杀。

韩瑛：九十二回，韩德长子，为赵云杀。

韩瑶：九十二回，韩德次子，为赵云擒。

韩琼：九十二回，韩德三子，为赵云杀。

韩琪：九十二回，韩德四子，为赵云杀。

韩祯：九十四回，蜀西平关守将。

韩暨：九十八回，魏太常卿。

韩综：一百八回，魏将， 为丁奉杀。

黄盖：五回，字公覆，零陵人，使铁鞭。

黄琬：六回，太尉，为董卓罢为庶民。

黄祖：七回，刘表心腹将，为甘宁射杀。

黄劭：十二回，黄巾军，为许褚擒杀。

黄承彦：三十七回，诸葛亮岳父。

黄忠：五十三回，南阳人，字汉升。初为韩玄将，归刘备。为马忠射伤，归营亡。

黄奎：五十七回，门下侍郎，黄琬子，为操害。

黄权：六十回，字公衡，西阆中巴人，刘璋主簿。降刘，右将军，光禄卿。兵败降魏。

黄皓：一百十二回，蜀宦官。为司马昭凌迟。

黄氏：一百十七回，诸葛亮妻。

黄崇：一百十七回，蜀将，兵败亡。

皇甫嵩：一回，中郎将，加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后被十常侍罢官。

皇甫郦：十三回，李傕同乡，

皇甫闿：一百十六回，魏将。

胡轸：五回，华雄副将，为程普杀。

胡赤儿：九回，牛辅心腹，为吕布杀。

胡邈：十三回，字敬才，侍中。

胡才：十三回，山贼，奉诏救驾，死于乱军。

胡车儿：十六回，张绣之偏将，能负五百斤日行七百里。

胡华：二十七回，曾为汉议郎，

胡班：二十七回，胡华子，荥阳从事，救关羽。后归蜀。

胡济：九十一回，蜀昭武中郎将。

胡质：九十六回，魏东莞太守。

胡忠：一百二回，蜀将。

胡遵：一百六回，魏将，征东将军，

胡奋：一百十二回，魏将。

胡氏：一百十五回，刘琰妻。

胡烈：一百十六回，魏将。

胡济：一百十五回，蜀将。

胡渊：一百十九回，胡烈子。

胡冲：一百二十回，吴中书令。

华雄：五回，董卓将，关西人，为关羽杀。

华佗：十五回，字元化，沛国谯郡人。为曹操杀。

华歆：二十九回，豫章太守，降孙策。后为曹操用，谄魏。曾与邴原、管宁善，号为龙头。

华核：一百十九回，吴中书丞。

桓阶：七回，孙策之军吏，与刘表有旧。

桓范：一百六回，字元则，魏大司农，“智囊”。为司马懿斩。

桓嘉：一百八回，魏将，为丁奉杀。

桓彝：一百十三回，吴尚书，为孙綝杀。

郝萌：十一回，吕布将。为张飞擒，操杀。

郝昭：九十六回，魏将，太原人，字伯道。陈仓太守，病重惊亡。

和洽：六十六回，汉侍中。

霍峻：六十二回，字仲邈，南郡枝江人，蜀将。

霍弋：一百十九回，蜀建宁太守。

花永：一百十回，魏将。

汉灵帝：一回，刘苌之子，中平六年崩。

后槽：五十三回，张辽军养马后槽，刺杀张辽不成，斩。

J

蒋钦：十五回，字公奕，九江寿春人。

蒋奇：三十回，袁绍将，为张辽斩。

蒋义渠：三十一回，袁绍将。

蒋干：四十五回，九江人，字子翼，周瑜友，曹操帐下幕宾。

蒋琬： 六十三回，字公琰，零陵湘乡人，荆襄名士，归刘，

蒋济：七十五回，曹军主簿。魏太尉。

蒋延：一百八回，吴将。为诸葛恪贬为庶人。

蒋班：一百十二回，诸葛诞谋士，降司马昭。

蒋舒：一百十二回，蜀将。降魏。

蒋斌：一百十三回，蜀将。降魏。

蒋显：一百十八回，蜀太仆。

贾诩：九回，字文和，李傕谋士，降汉，魏太慰，病亡。

贾华：五十三回，东吴将。

贾逵：七十九回，汉谏议大夫，魏建威将军。

贾范：一百六回，公孙渊副将。谏言被公孙渊斩。

贾充：一百十一回，字公闾，贾逵子，司马昭心腹。

吉太：二十三回，字正平，皆呼吉平，洛阳人，太医，为操获，撞阶而死。

吉邈：六十九回，吉平长子，字文然，起事为乱军杀。

吉穆：六十九回，吉平次子，字思然，起事为乱军杀。

金尚：十七回，兖州刺史，不从袁术，为之杀。

金旋：五十三回，武陵太守，为巩志杀。

金祎：六十九回，韦晃心腹，与王必交厚，讨曹操，为乱军杀。
金环三结：八十七回，孟获第一洞元帅。为赵云杀。
靳祥：九十七回，蜀将，陇西人。
焦触：三十三回，袁熙将，降曹，为韩当斩。
焦炳：七十一回，魏将，为赵云杀。
焦彝：一百十二回，诸葛诞谋士，降司马昭。
焦伯：一百十四回，曹髦护卫。为成济杀。
姜叙：六十四回，与杨阜为姑表兄弟，抚彝将军。
姜叙母：六十四回，杨阜姑，为马超杀。
姜维：九十二回，天水冀人，字伯约。兵败诈降不成自刎。
姜冏：九十二回，姜维父，汉天水功曹，羌人乱，没于王事。
沮授：七回，袁绍谋士，被绍下狱，为操获，不降，斩。
沮鹄：三十二回，沮授之子，为张辽射杀。
句安：一百七回，蜀将。降魏。
蹇硕：一回，十常待之一。为郭胜所杀。
纪灵：十四回，袁术将，山东人，五十斤三尖刀，为张飞杀。
简雍：十八回，字宪和，涿郡人。明阴阳。
军士：六回，孙坚军，袁绍乡人，密告孙坚得玺。
K
孔（亻由）：五回，初为豫州刺史。
孔融：五回，北海太守，字文举。鲁国曲阜人。为操杀。
孔宙：十回，孔融父。
孔昱：六回，鲁国人，字世元，江夏八俊之一。
孔秀、二十七回，东岭关守将，为关羽杀。
蒯良：六回，延平人，字子柔。
蒯越：六回，延平人，字异度。刘表谋士，降曹，封江陵太守。
阚泽：三十八回，会稽山阴人，字德润，献诈降书。
轲比能：八十五回，辽东鲜卑国国王。

L

刘焉：一回，幽州太守。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后。刘璋父。益州牧，患病疽死。

刘备：一回，字玄德，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祖刘雄，父刘弘。

刘元起：刘备之叔父。

刘恢：二回，代州太守。

刘陶：二回，谏议大夫，为十常侍害。

刘虞：二回，幽州牧，平寇有功，封太尉。

刘苌：二回，解渎亭侯。汉灵帝之父。

刘辩：二回，汉少帝。废为弘农王，为董卓鸩酒害。

刘协：二回，陈留王，表字伯和，灵帝中子，汉献帝，被曹丕废为山阳公。

刘岱：五回，初为兖州刺史。降曹为张飞擒，为操黜罢爵禄，

刘表：六回，荆州刺史，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汉室宗亲。江夏八俊之一。病死。

刘范：十回，左中朗将。

刘晔：十回，字子阳，淮南成德人。曹操谋士。

刘繇：十一回，扬州刺史，字正礼，东莱牟平人，刘岱之弟，刘宠之侄，

刘艾：十四回，汉宗正，

刘宠：十五回，汉室宗亲，太尉。

刘璋：五十九回，益州牧。字季玉。降刘备，打发去南郡公安。

刘安：十九回，猎户，杀妻食刘备，瞎搞。

刘延：二十五回，东郡太守，

刘辟：二十六回，汝南黄巾军。随刘备，为高览杀。

刘勋：二十九回，庐江太守，为孙策败。

刘子扬：二十九回，鲁肃友。

刘禅：三十四回，刘备子。小名阿斗。

刘琦：三十四回，刘表长子，病死。

刘琮：三十四回，刘表次子，降曹，为于禁军杀。

刘泌：三十六回，长沙人，汉室宗亲，樊城县令。

刘封：三十六回，原姓寇，刘泌甥，刘备义子。不救关羽，为刘备斩。

刘先：四十回，荆州别驾。降曹。

刘馥：四十八回，扬州刺史，字元颖，沛国相人，久事曹操，为操酒后杀。

刘熙：四十八回，刘馥子。

刘度：五十二回，零陵太守。

刘贤：五十二回，刘度子，为张飞捉，降。

刘磐：五十三回，刘表侄，后为长沙太守。

刘（王贵）：六十回，刘璋将，为张翼杀。

刘巴：六十二回，字子初，零陵烝阳人，刘璋士。降刘，左将军。

刘循：六十二回，刘璋长子。

刘（日俊）：六十五回，刘璋将，为赵云杀。

刘氏：六十八回，曹操妾，曹昂母。

刘（分阝）：六十九回，太守，管辂卜之。

刘瑁：七十七回，刘焉子，娶吴氏，早？#124；。

刘永：七十七回，字公寿，刘备子，吴氏生。

刘理：七十七回，字奉孝，刘备子，吴氏生。

刘廙：七十九回，奏献帝让位。

刘琬：二十九回，汉使，曾赞孙权。

刘豹：八十回，蜀阳泉侯。

刘宁：八十二回，洞溪汉将，兵败降吴。

刘琰：九十一回，蜀车骑大将军，都乡侯。为刘禅斩。

刘敏：九十一回，蜀偏将军。

刘合：九十七回，蜀将，病亡。

刘劭：一百三回，曹将，

刘放：一百六回，魏侍中光禄大夫。

刘达：一百十回，魏将。

刘丞：一百十三回，吴将。为孙綝杀。

刘寔：一百十六回，魏相国参军。

刘（王睿）：一百十八回，刘禅长子。死于乱军。

刘瑶：一百十八回，刘禅次子。

刘琮：一百十八回，刘禅三子。

刘瓒：一百十八回，刘禅四子。

刘谌：一百十八回，刘禅五子，北地王。国亡，杀妻、子，自刎。

刘恂：一百十八回，刘禅六子。

刘璩：一百十八回，刘禅七子。

刘氏：三十一回，袁绍后妻，袁尚之母。

刘氏：一百七回，曹爽妻。

李傕：三回，西凉人，为段煨杀。

李儒：三回，董卓婿，王允杀。

李肃：三回，虎贲中郎将，吕布友。斩董卓首级，后为吕布杀。

李典：五回，山阳巨鹿人，字曼成。

李蒙：九回，董卓余党。死于马超之手。

李别：十回，李傕之侄，为许褚斩。

李膺：十一回，河南尹。

李封：十一回，吕布将。为许褚斩。

李暹：十三回，李傕之侄，为许褚斩。

李乐：十三回，山贼，奉诏救驾，封征东将军。为徐晃杀。

李丰：十七回，袁术将，操擒杀。

李通：十八回，江夏平春人，字文达，操将。为马超杀。

李孚：三十二回，袁尚主簿。

李珪：四十回，刘表幕官，为蔡瑁斩。

李春香：五十七回，黄奎妾，告密被操斩。

李堪：五十八回，韩遂将，为于禁误射杀。

李恢：六十回，建宁俞元人，刘璋士。归刘，

李严：六十四回，南阳人，字正方，刘璋将，降刘，后犯错，被谪为庶人。闻亮死病亡。

李氏：七十四回，庞德妻。

李伏：七十九回，汉中郎将，令献帝让位曹丕。

李意：八十一回，青城山隐士。

李异：八十二回，孙桓之大将，为关兴杀。

李撰：九十一回，蜀博士。

李丰：九十四回，李严子。

李辅：九十四回，孟达心腹，出首孟达。

李服：九十七回，魏将。

李福：一百四回，蜀尚书。

李胜：一百六回，曹爽门客，字公昭。

李歆：一百七回，蜀将。

李丰：一百九回，魏中书令。为司马师杀。

李鹏：一百十二回，魏将。为傅佥杀。

李崇：一百十三回，吴中书郎。

李氏：一百十七回，马邈妻，自缢。

李球：一百十七回，蜀将，兵败亡。

李虎：一百十八回，蜀尚书郎。

吕布：三回，字奉先。为宋宪、魏续擒，操杀。

吕伯奢：四回，成皋人，曹操义叔。为操杀。

吕公：七回，刘表健将，为程普杀。

吕虔：十回，字子恪，武城人。

吕范：十五回，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初为袁术谋士，后随吴。

吕威璜：三十回，袁绍将。

吕旷：三十二回，袁尚将，降曹，为赵云杀。

吕翔：三十二回，袁尚将，降曹。为张飞杀。

吕蒙：三十八回，字子明，汝南人。为关羽付魂而亡。

吕通：四十八回，曹将。

吕义：六十五回，蜀将，降刘。

吕常：七十三回，曹仁部将，

吕建：七十五回，曹将，

吕霸：七十七回，吕蒙子。

吕凯：八十七回，蜀永昌郡功曹，字季平。

吕岱：一百八回，吴大司马。

吕据：一百八回，吴将，为孙綝杀。

陆康：十五回，庐江太守。

陆绩：三十八回，吴郡人，字公绩。

陆逊：三十八回，吴郡人，本名陆议，后改逊，字伯言。孙策婿。

陆纡：八十三回，汉城门校尉，陆逊之爷。

陆骏：八十三回，吴九江都有尉，陆逊父。

陆抗：一百十九回，陆逊子，吴镇东大将军。

陆凯：一百二十回，吴丞相。

陆景：一百二十回，吴将。为张尚斩。

梁刚：十七回，袁术将，操擒杀。

梁兴：五十八回，韩遂将，为马超杀。

梁宽：六十四回，杨阜友。

梁绪：九十二回，魏天水功曹，降蜀。

梁虔：九十二回，魏天水主记，梁绪弟，降蜀。

梁畿：九十四回，司马懿军参军。

廖化：二十七回，字元俭，襄阳人，初劫掠为生，归刘。国亡忧死。

廖淳：八十一回，蜀将。

廖立：一百四回，蜀长水校尉，自负遭贬。

路昭：二十一回，曹将，

骆统：三十八回，乌伤人，字公绪。

卢植：一回，中郎将，刘备之师。

卢逊：一百十六回，蜀南郑守将，为荀恺射杀。

留赞：一百八回，吴将。

留略：一百八回，吴将。

留平：一百二十回，吴将军，为孙皓杀。

鲁馗：九回，太仆，死于国难。

鲁肃：二十九回，字子敬，临淮东川人。病故。

鲁芝：一百七回，魏司马，曹爽手下，

凌操：十五回，土人。为甘宁杀。

凌统：三十八回，凌操子。

雷薄：十五回，袁术将，

雷叙：十七回，张绣将。

雷铜：六十二回，刘璋将，降刘，为张合杀。

娄子伯：五十九回，京兆人，隐居终南山，道号梦梅居士兵。

泠苞：六十回，刘璋将，为魏延擒两次，斩。

梨树神：七十八回，为曹操斩，托梦惊操。

赖恭：八十回，蜀太常卿。

来敏：九十一回，蜀祭酒。

卤城太守：一百一回。

伦直：一百六回，公孙渊参军。谏言为公孙渊斩。

柳甫：一百六回，公孙渊御史太夫，为司马懿斩。

楼玄：一百二十回，吴大司农，为孙皓杀。

M

马元义：一回，黄巾军，为何进斩。

马腾：五回，汉西凉太守，字寿成，马援之后，为曹操害。

马肃：五十七回，马腾父，字子硕，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娶羌女生马腾。

马日磾：七回，太傅。

马宇：十回，侍中。

马超：十回，字孟起。病故。

马融：二十二回，郑玄师。

马延：三十二回，袁尚将，降曹， 为甘宁杀。

马谡：五十二回，字幼常，失街亭，为诸葛亮斩。

马良：五十二回，字季常，马谡兄。病亡。

马休：五十七回，马腾次子，为曹操害。

马铁：五十七回，马腾三子，为曹军射死。

马岱：五十七回，马腾侄，归刘备。

马玩：五十八回，韩遂将，为马超杀。

马汉：六十五回，刘璋将，为赵云杀。

马忠：七十七回，潘璋部将，擒关羽，为糜芳、傅士仁刺杀。

马忠：八十七回， 蜀将。曾为祝融夫人擒，奋威将军，博阳亭侯。

马遵：九十二回，魏天水太守，

马玉：九十七回，蜀将。病故。

马均：一百五回，魏博士。

马邈：一百十七回，蜀江油守将。降魏。

孟坦：二十七回，洛阳牙将，为关羽杀。

孟公威：三十七回，汝南人，诸葛亮友。

孟达：六十回，字子庆，右扶风郿人。归刘，法正、张松友。后为荆州事降曹，有意归蜀，为申耽杀。

孟光：八十回，蜀谏议郎。

孟获：八十五回，南蛮王。第一次为魏延擒，第二次为董荼那擒，第三次为马岱军擒，第四次落陷坑为魏延军擒，第五次为杨锋及子擒第六次诈降被擒，第七次为马岱擒。降。

孟优：八十八回，孟获弟。为赵云、张翼擒，

孟节：八十九回，孟获兄，号万安隐者。

孟宗：一百十三回，吴中书郎。

糜竺：十回，东海朐县人，字子仲。后为蜀安汉将军。
糜芳、十八回，糜竺弟。荆州失，降吴，归蜀为刘备剐。
糜夫人：十五回，糜竺妹，刘备次妻。投井亡。
闵贡：三回，河南中部掾吏。
穆顺：五回，张扬部将，为吕布杀。
穆顺：六十六回，宦官，为操杀。
满宠：十回，山阳昌邑人，字伯宁。
毛玠：十回，陈留平邱人，字孝先。
毛氏：一百五回，河内人，曹睿后。被赐死。
祢衡：二十三回，孔融友，字正平，为黄祖杀。
苗泽：五十七回，黄奎妻弟，与李春香私通，告密为操斩。
慕容烈：七十一回，文聘副将，为赵云杀。
忙牙长：八十七回，孟获将。为马岱斩。
木鹿大王：九十回，八纳洞洞主，死于乱军。
迷当：一百九回，羌王。先助姜维，兵败降魏。
N
牛辅：三回，董卓婿。胡赤儿杀。
牛金：五十一回，曹将，
宁随：一百十六回，姜维副将。
南华老仙：一回，授张角《太平要术》。
O
区星：二回，在长沙反。为孙坚平。
P
潘隐：二回，司马。
潘凤：五回，韩馥手下上将，使大斧。
潘璋：三十八回，字文珪，东郡人。为关兴杀。
潘濬：七十三回，关羽将，平生多忌而好利，治中。失荆州，降吴。
潘遂：九十二回，曹将，

潘举：一百七回，曹爽守门将，

潘夫人：一百八回，孙权妻。

庞舒：十一回，吕布友。为李、郭杀。

庞德公：三十五回，襄阳人，字山民，庞统之叔。

庞统：三十五回，襄阳人，字士元，凤雏，中计于落凤坡，为张任军射杀。

庞德：五十八回，字令明，南安人，原为马超心腹，后归曹，为周仓擒，关羽斩。

庞羲：五十九回，巴西太守。

庞义：六十五回，蜀将归刘，营中司马。

庞柔：七十四回，庞德兄，蜀官。

庞会：七十四回，庞德子。魏将。

彭伯：三回，议郎。

彭安：三十三回，袁谭将，为徐晃杀。

彭羕：六十三回，字永言，广汉人，与孟达友，刘璋士，归刘。欲反，为马超擒，赐死狱中。

彭和：一百十七回，蜀将。

裴元绍：二十八回，旧为黄巾军，与周仓占卧龙山，为赵云误杀。

裴绪：九十二回，诸葛亮心腹诈称夏侯楙必腹用名。

裴景：一百六回，魏将，左都督。

裴秀：一百十二回，魏散骑长史。

普净：二十七回，解良人，救关羽。后至玉泉山参道。

濮阳兴：一百二十回，吴丞相。为孙皓斩。

Q

全琮：九十六回，吴绥南将军，字子璜。

全端：一百八回，吴将。降魏。

全怿：一百十一回，吴将。全端弟。降魏。

全祎：一百十二回，全端子。降魏。

全纪：一百十三回，吴黄门侍郎，国舅。

全尚：一百十三回，全纪父，为孙綝杀。

全尚妻：一百十三回，孙綝姊。

全后：一百十三回，全尚女。

秦庆童：二十三回，董承家奴，向操告密。

秦琪：二十七回，蔡阳之甥，夏侯敦部将，黄河渡口守将。为关羽杀。

秦宓：六十五回，字子勑，广汉绵竹人，降刘。蜀从事。

秦良：一百回，为廖化斩。

秦朗：一百二回，魏将，死于乱军。

秦明：一百二回，秦朗弟，为郑文杀。

桥玄、

桥蕤：十五回，袁术将，夏侯敦杀。

乔瑁：五回，初为东郡太守。因借粮事为刘岱杀。

乔国老：五十四回，二乔之父。

丘建：一百十六回，魏将。

丘本：一百十七回，魏将。

谯周：六十五回，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素晓天文，归刘，降魏。

仇连：一百六回，魏将，右都督。为司马懿斩。

牵弘：一百十六回，魏陇西太守。

麴义：七回，袁绍将，为赵云杀。

清河公主：九十一回，曹操女，夏侯楙妻。

R

任峻：十四回，操将，典农中郎将。

任夔：六十九回，蜀牙将，为曹洪斩。

S

单子春：六十九回，汉琅琊太守。

孙仲：二回，黄巾军，为刘备射杀。

孙坚：二回，吴郡富春人，字文台，孙武子之后。为刘表乱箭射杀。

孙策：七回，孙坚长子，字伯符。吴夫人生。

孙权：七回，孙坚次子，字仲谋。吴夫人生。受惊成病，亡。

孙翊：七回，孙坚三子，字叔弼。吴夫人生。丹阳太守，为边洪杀。

孙匡：七回，孙坚四子，字季佐。吴夫人生。娶曹仁女。

孙朗：七回，孙坚子，吴国太生。字早安。

孙仁：七回，孙坚女，吴国太生。刘备妻孙夫人。投江亡。

孙韶：七回，孙坚子，过房俞氏生，字公礼。

孙静：七回，孙坚弟，字幼台。

孙端：九回，仆射士。

孙乾：十二回，北海人，字公佑。

孙观：十八回，泰山寇，降曹。

孙高：三十八回，孙翊心腹，报仇后封牙门将。

孙瑜：五十七回，孙权弟。

孙皎：七十五回，孙静次子，字叔明。

孙桓：八十二回，东吴将，字叔武， 孙河长子。

孙河：八十二回，孙桓父，本姓俞氏，孙策赐姓孙，亦系吴王宗族，生四子。

孙礼：九十五回，魏将，御前斩虎，曹真心腹。

孙资：九十六回，魏尚书。

孙登：九十八回，孙权长子。徐夫人生。早亡。

孙谦：一百七回，魏偏将。

孙和：一百八回，孙权次子。王夫人生，被废亡。

孙亮：一百八回，孙权三子，潘夫人生，为帝。被孙綝废为会稽王。

孙峻：一百八回，孙静曾孙，孙恭子，字子远，掌吴御林军马，

孙恭：一百八回，孙峻父，

孙綝：一百十一回，孙峻弟，字子通。为张布斩。

孙据：一百十三回，孙綝弟，吴威远将军。

孙恩：一百十三回，孙綝弟，吴武卫将军。

孙干：一百十三回，孙綝弟，吴偏将军。

孙闿：一百十三回，孙綝弟，吴长水校尉。

孙楷：一百十三回，吴宗正。

孙休：一百十三回，字子烈，孙权六子，为王。忧虑亡。

孙皓：一百十三回，孙和子，乌程侯，字元宗。为吴王。降晋。

孙异：一百十七回，吴将。

孙（雨上单下）：一百二十回，孙休太子。

孙冀：一百二十回，吴左将军。

孙歆：一百二十回，吴骠骑将军。为周旨斩。

孙秀：一百二十回，晋骠骑将军。

苏双：一回，中山贩马商人。

苏由：三十二回，袁尚将。

苏飞：三十八回，刘表将，放甘宁，为潘璋擒降吴。

苏越：七十八回，洛阳良工。

苏顒：九十五回，魏将，为赵云杀。

司马徽：三十五回，颍川人，字德操，水镜先生。

司马懿：三十九回，字仲达，河内温人。病亡。

司马隽：三十九回，司马懿之爷，汉颍川太守。

司马防：三十九回，司马懿之父，汉京兆尹。

司马朗：三十九回，司马懿之兄，汉主簿。

司马孚：七十八回，中庶子。

司马师：九十四回，司马懿长子，字子元。眼下长瘤。疮迸而亡。

司马昭：九十四回，司马懿次子，字子尚。中风亡。

司马望：一百十二回，魏长城守将，司马昭族兄。曾与崔州平，石广元为友。

司马炎：一百十九回，司马昭长子，晋帝。

司马（亻由）：一百二十回，晋琅琊王，镇东大将军。

司马攸：一百十九回，司马昭次子，过继给司马师。

司蕃：一百七回，魏门将。

宋宪：十一回，吕布将。降操。为颜良杀。

宋果：十三回，为李傕杀。

宋忠：四十回，荆州幕僚。

宋谦：五十三回，东吴将，为李典射杀。

宋白：一百十回，魏慎县县令，杀毋丘俭。

眭固：十九回，张杨心腹，为史涣杀。

眭元进：三十回，袁绍将。为曹兵所杀。

尚弘：十三回，汉行军校尉。

尚广：一百二十回，吴术士。

石广元：三十七回，颍川人，诸葛亮友。

石苞：一百十一回，魏将。

审配：十三回，袁绍谋士。辅袁尚，为徐晃擒，斩。

审荣：三十二回，审配之侄，献冀州降曹。

申仪、七十九回，申耽兄弟，蜀房陵都有尉，降魏。出首孟达。

申耽：七十三回，曹将，上庸都尉，申仪兄弟，降蜀。后又降魏。出首孟达。

史涣：十九回，徐晃部将。为袁尚射杀。

史迹：八十三回，潘璋部将，为黄忠杀。

沙摩柯：八十二回，蛮王。兵败为周泰杀。

山神：八十九回，指引诸葛亮征南。

盛（孛+反文）：九十一回，蜀绥戎都尉。

师纂：一百十一回，魏将。

施朔：一百十三回，吴武卫士。

师婆：一百十六回，黄皓请的跳大神者。

邵悌：一百十五回，魏西曹掾。

山涛：一百十九回。

沈莹：一百二十回，吴左将军。为周旨杀。

T

田丰：七回，袁绍谋士，被下狱，袁绍兵败，逢纪谗言，自刎于狱中。

田楷：十一回，青州太守。

田氏：十二回，濮阳富户。

田畴：三十三回，袁绍旧将，归曹。

田豫：一百三回，曹将，

田续：一百十六回，魏将。

田章：一百十六回，魏将。

唐周：一回，张角弟子，反叛。

唐咨：一百八回，吴将。降魏。

唐妃：四回，少帝妃，绞死。

唐彬：一百二十回，晋广武将军。

陶谦：五回，徐州刺史，字恭祖。

陶商：十二回，陶谦长子。

陶应：十二回，陶谦次子。

陶濬：一百二十回，吴将。

太史慈：十一回，东莱黄县人，字子义。为张辽军射杀。

太史慈母：十一回。

太史亨：五十三回，太史慈子。

滕胤：一百八回，吴太常，大司马，为孙綝杀。

滕循：一百二十回，吴司空。

檀敷：六回，山阳人，字文友，江夏八俊之一。

蹋顿：三十三回，乌桓将，为张辽斩。

文聘：三十四回，字仲业，刘表将，降曹，

文钦：一百十回，魏扬州刺史，曹爽门下客，反，投吴。为诸葛诞斩。

文淑：一百十回，文钦中子，小字阿鸾

文虎：一百十一回，文钦子。

魏续：十一回，吕布将。降曹。为颜良杀。

魏延：四十一回，字文长，义阳人，刘表将，又投韩玄，后随刘备，为马岱斩。

魏邈：一百十三回，吴将，

魏平：一百一回，魏将。

韦康：五十九回，凉州刺史。降马超，为其斩。

韦晃：六十九回，汉司直，与耿纪厚，讨曹操被擒，斩。

万政：九十五回，郭淮部将。

万彧：一百二十回，吴左典军，

舞阳君：二回，何进母。

武安国：五回，孔融部将，使锤，为吕布断手腕，

乌桓触：三十三回，幽州刺史，降曹，加镇北将军。（据考，此人名是句读错。《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尚、熙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触即焦触。）

兀突骨：九十回，乌戈国国王，为诸葛亮烧死。

毋丘俭：一百五回，魏幽州刺史，扬州都督，字仲恭，河东闻喜人。为宋白杀。

毋丘甸：一百十回，毋丘俭长子。

X

小乔：四十四回，周瑜妻。

夏侯敦：五回，沛国谯人，字元让，夏侯婴之后。为鬼吓，病亡。

夏侯渊：五回，敦之族弟。为黄忠杀。

夏侯兰：三十九回，曹将，为张飞杀。

夏侯恩：四十一回，曹操背剑官，为赵云杀。

夏侯杰：四十二回，曹将，为张飞喝死。

夏侯尚：七十回，夏侯敦之侄。为黄忠擒，换俘时归曹。

夏侯德：七十回，夏侯尚兄，为严颜斩。

夏侯存：七十三回，曹仁将，为关羽斩。

夏侯楙：九十一回，字子休，夏侯渊子，嗣与夏侯敦子，驸马。为王平擒，放归。

夏侯霸：一百二回，夏侯渊长子，字仲权。夏侯玄叔，反魏降蜀。后为乱军射杀。

夏侯威：一百二回，夏侯渊次子，字季权。

夏侯惠：一百二回，夏侯渊三子，字稚权。

夏侯和：一百二回，夏侯渊四子，字义权。

夏侯令之女：一百七回，曹爽从弟之妻。

夏侯玄：一百七回，曹爽亲族，魏征西将军。为司马师杀。

夏侯咸：一百十六回，魏将。

夏恽：一回，十常待之一。

夏恂：八十三回，韩当部将，为张苞杀。

许劭：一回，汝南人，著《人物志》。

许昌：二回，会稽人，造反，自称阳明皇帝。为孙坚所杀。

许韶：二回，许昌之子。为孙坚所杀。

许攸：七回，字子远，曹操友，袁绍谋士，降曹，为许褚杀。

许褚：十二回，字仲康，谯国谯县人。

许汜：十九回，吕布谋士，

许贡：二十九回，吴郡太守，为孙策杀。

许贡家客：二十九回，刺杀孙策，为程普军杀。

许靖：六十五回，蜀郡太守，降刘。太傅。

许芝：六十九回，汉太史丞。

许慈：八十回，蜀博士。

许允：九十一回，蜀偏将军，汉城亭侯。

许允：一百七回，魏官。

许晏：一百六回，吴臣，为公孙渊斩。

许仪：一百十六回，许褚子，魏将。兵败为钟会斩。

徐荣：六回，荥阳太守，为夏侯敦杀。

徐晃：十三回，河东杨郡人，字公明，杨奉将，降曹操。为孟达射杀。

徐璆：二十一回，得玉玺献操，封高陵太守。

徐庶：三十五回，字元直，颍川人，曾用名单福，因母归曹。

徐康：三十六回，徐庶弟，早亡。

徐母：三十六回，徐庶母，自缢。

徐盛：三十八回，琅琊人，字文向。

徐氏：三十八回，孙翊妻，善卜。

徐商：七十六回，曹将，

徐夫人：一百八回，孙权妻。

徐质：一百九回，魏辅国将军，为姜维刺，乱军杀。

荀攸：二回，字公远，荀彧侄。忧愤卒。

荀爽：六回，司徒，为董卓罢为庶民。

荀谌：七回，韩馥谋士，投靠袁绍。

荀彧：十回，字文若，荀攸叔，颍川颍阴人。服毒亡。谥曰敬侯。

荀绲：十回，荀彧父。

荀正：十四回，纪灵副将，为关羽杀。

荀恽：六十一回，荀彧子。

荀（岂页）：一百十四回，魏尚书。

荀勖：一百十五回，魏从事中郎。

荀恺：一百十六回，魏将。

辛评：七回，韩馥谋士，投靠袁绍。辅袁谭，为其气死。

辛明：三十回，袁绍将。

辛毗：三十二回，字佐治，辛评之弟，魏侍中。

辛敞：一百七回，魏参军

辛宪英：一百七回，辛敞姊。

薛兰：十一回，吕布将。为吕虔射杀。
薛礼：十五回，刘繇谋士，死于乱军。
薛综：三十八回，沛县人，字敬文。
薛悌：六十七回，曹操差官。
薛则：九十二回，曹将，为张苞杀。
薛乔：九十六回，曹休将
薛（王羽）：一百十三回，吴官。
薛莹：一百二十回，吴光禄勋。
向朗：六十三回，刘备士，助关羽守荆州。
向举：八十回，蜀青衣侯。
向宠：九十一回，蜀将军
刑道荣：五十二回，零陵上将，为赵云杀。
刑贞：八十二回，魏太常卿。
郗虑：四十回，御史大夫，谗言孔融。
奚泥：九十回，乌戈国领兵俘长。为诸葛亮烧死。
却正：九十一回，蜀秘书。
谢旌：八十二回，孙桓之大将，为张苞杀。
谢雄：九十七回，蜀禅将，为王双杀。
Y
严政：二回，黄巾军，杀张宝，降汉。
严纲：七回，公孙瓒将，为麴义杀。
严白虎：十五回，东吴德王，为董袭杀。
严舆：十五回，严白虎弟，为孙策杀。
严氏：十六回，吕布妻。
严畯：三十八回，彭城人，字曼才。
严颜：六十三回，巴郡太守，为张飞擒，归刘。
阎象：十七回，袁术将，主簿。
阎圃：五十九回，张鲁谋士。降曹，封列侯。

阎晏：九十一回，蜀谏议将军。
阎芝：九十七回，蜀将，病亡。
阎宇：一百十五回，蜀右将军，
颜良：六回，袁绍之河北名将，为关羽杀。
晏明：四十一回，曹洪部将，为赵云杀。
袁逢：二回，司徒，袁绍父。
袁隗：二回，袁绍叔，太傅。为李傕、郭汜诛杀。
袁绍：二回，字本初。为曹操败，吐血亡。
袁术：三回，袁绍弟，初为南阳太守，称帝，为刘备破，吐血亡。
袁遗：五回，汉山阳太守。
袁胤：二十一回，袁术侄，为徐璆杀。
袁谭：二十四回，袁绍长子，字显思。为曹洪杀。
袁熙：三十一回，袁绍次子，字显奕。
袁尚：三十一回，袁绍三子，字显甫。
袁綝：九十一回，蜀都亭侯。
杨彪：三回，太尉。袁术亲戚，被曹操免官。
杨彪妻：十三回。
杨琦：十三回，汉侍中。
杨密：十三回，汉中郎将。
杨奉：十三回，骑都尉，降袁术。关、张杀。
杨大将：十五回，袁术将，长史。
杨丑：十九回，张杨部将，为眭固杀。
杨龄：五十三回，长沙管军校尉，为关羽杀。
杨秋：五十八回，韩遂将，降曹。
杨阜：五十九回，字义山，凉州参军。魏少傅。
杨修：六十回，字德祖，杨彪子，主簿，为操杀。
杨怀：六十一回，刘璋将，白水都督，为刘备军斩。
杨氏：六十四回，马超妻，为梁宽、赵衢斩。

杨柏：六十四回，张鲁将，为马超斩。

杨松：六十四回，杨柏兄，张鲁谋士，献汉中，为操斩。

杨洪：六十五回，蜀将，降刘。治中。

杨昂：六十七回，张鲁将，为张合杀。

杨任：六十七回，张鲁将，为夏侯渊斩。

杨锋：八十九回，南蛮银冶洞二十一洞主，

杨仪：九十一回，蜀绥军将军。自恃功高，被废为庶人，自刎。

杨陵：九十二回，杨阜族弟，魏南安太守，诈降，为关兴杀。

杨暨：九十九回，魏官。

杨顒：一百三回，蜀主簿。

杨祚：一百六回，公孙渊将，

杨综：一百七回，魏主簿。

杨欣：一百十六回，魏金城太守。

杨济：一百二十回，晋冠军将军。

阳群：九十七回，蜀将。病故。

于禁：十回，泰山巨平人，字文则。为关羽擒，荆州失归曹。为曹丕气死。

于糜：十五回，刘繇部将，孙策挟死。

于吉：二十九回，东吴呼为神仙，气死孙策。

于诠：一百十一回，吴将。为魏乱军杀。

俞氏：七回，孙坚之过房。生孙韶。

俞涉：五回，袁术手下骁将，为华雄杀。

虞翻：十五回，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会稽吏，投吴，精通易经。

虞松：一百八回，魏主簿。

乐进：五回，阳平卫国人，字文谦。为甘宁射中面门。

乐就：十七回，袁术将，操擒杀。

乐綝：九十八回，乐进子。扬州刺史，为诸葛诞杀。

尹礼：十八回，泰山寇，降曹。

尹楷：三十二回，武安长，袁尚将，为许褚杀。

尹奉：六十四回，历城统兵校尉，曹将。

尹默：八十回，蜀学士。

尹赏：九十二回，魏天水主簿，降蜀。

尹大目：一百七回，魏殿中校尉。

云英：二十三回，董承侍妾。

应劭：十回，泰山太守。为张闿乱军所逼投袁绍。

阴夔：三十二回，袁尚将，豫州刺史。

殷馗：三十一回，辽东人，善晓天文。

殷纯：八十回，蜀大司马。

爰（青彡）：一百十六回，魏将。

爰邵：一百十六回，魏护卫。

伊籍：三十四回，荆州幕宾，字机伯，山阳人。后随刘备。蜀昭文博士。

雍闿：八十七回，蜀建宁太守，汉什方侯雍齿之后，结连孟获反。为鄂焕杀。

雅丹：九十四回，西羌丞相，为马岱擒。

越吉：九十四回，西羌元帅，为关兴杀。

羊祜：一百二十回，晋都督。

Z

诸葛亮：三十六回，琅琊阳都人，字孔明，病死五丈原。

诸葛瑾：二十九回，字子瑜，琅琊南阳人，诸葛亮兄。

诸葛珪：三十六回，诸葛亮之父，早卒。

诸葛玄：三十六回，诸葛亮之叔，与刘表有旧。

诸葛均：三十七回，诸葛亮弟。

诸葛原：六十九回，迁新兴太守，管辂卜之。

诸葛虔：八十五回，曹仁将，

诸葛恪：九十八回，诸葛瑾长子，吴太子左辅。字元逊。太傅。为孙峻杀。

诸葛瞻：一百五回，诸葛亮子。字思远。娶刘禅女。兵败自刎。

诸葛诞：一百十回，魏镇东将军，字公休，琅琊南阳人，诸葛亮族弟。反魏。为胡奋杀。

诸葛靓：一百十一回，诸葛诞子。

诸葛绪：一百十六回，魏雍州刺史。

诸葛尚：一百十七回，诸葛瞻子。兵败亡。

张让：一回，十常待之一。投河死。

张角：一回，巨鹿人，天公将军。

张梁：一回，巨鹿人，地公将军，为皇甫嵩所杀。

张宝：一回，巨鹿人，人公将军，为手下严政所杀。

张飞：一回，字翼德。涿郡人。为范疆、张达刺杀。

张世平：一回，中山贩马商人。

张均：二回，朗中。

张举：二回，在渔阳反，称天子，自缢。

张纯：二回，在渔阳反，为手下头目刺杀。

张济：三回，董卓将，后自立，攻南阳中流矢亡。

张邈：五回，初为陈留太守。

张超：五回，初为广陵太守，张邈弟。为操破，自刎。

张杨：五回，初为上党太守，大司马。为杨丑杀。

张俭：六回，山阳高平人，字元节，江夏八俊之一。

张虎：七回，江夏人，黄祖部将，为孙策射杀。

张温：八回，司空。董卓杀。

张闿：十回，徐州都尉，旧为黄巾军。杀曹嵩一家。

张燕：十一回，黑山贼，降操，被封平北将军。

张昭：十五回，字子布，彭城人

张纮：十五回，字子纲，广陵人，东吴谋士，后留许昌，被封会稽都尉回吴。病故，言筑石头城。

张英：十五回，刘繇部将，为陈武刺死。

张勋：十五回，袁术将，都督。

张绣：十六回，张济侄，破曹，降曹，

张鲁：五十九回，汉宁太守。沛国丰人。自号师君。降曹，封镇南将军。

张陵：五十九回，张鲁祖，在西川鹄鸣山中造作道书惑人。

张衡：五十九回，张鲁父，行道，号米贼。

张先：十七回，张绣将，为许褚杀。

张合：二十二回，河间人，字隽×，袁绍将，降曹。为诸葛亮设计亡。

张津：二十九回，交州刺史，为迷信所害。

张（岂页）：三十二回，袁尚将，降曹，为甘宁杀。

张南：三十三回，袁熙将，降曹，为周泰杀。

张武：三十四回，江夏贼，为赵云杀。

张温：三十八回，吴人，字惠恕。

张允：四十回，刘表将，降曹，为操斩。

张横：五十八回，韩遂将，为曹军杀。

张既：五十九回，字德容，京兆尹。

张卫：五十九回，张鲁弟。为许褚斩。

张松：六十回，字永年，益州别驾。法正、孟达友。为兄出首，刘璋斩。

张任：六十回，刘璋将，蜀郡人，为张飞擒，斩。

张肃：六十二回，张松兄，广汉太守。

张翼：六十四回，武阳人，刘璋将，降刘。兵败国亡，死于乱军。

张著：七十一回，蜀牙将，

张音：八十回，御史大夫，庙高使

张爽：八十回，蜀从事。

张裔：八十回，蜀偏将军。

张苞：八十一回，张飞长子。不慎跌入涧中，伤重亡

张南：八十一回，蜀将。兵败死于乱军。

张达：八十一回，张飞将，刺杀飞，降吴。后为吴送归，为张苞剐。

张苞：八十一回，张飞长子。不慎跌入涧中，伤重亡。

张绍：八十一回，张飞弟。

张氏：八十五回，张飞女，刘禅正宫。

张嶷：八十七回，蜀将，南征曾为祝融夫人擒，荡寇将军，段谷之战为魏军乱箭射杀。

张韬：九十一回，郭贵妃幸臣，陷甄氏。

张普：九十六回，曹休将，为朱桓杀。

张虎：九十八回，张辽子。

张休：九十八回，张昭次子，吴太子右弼。

张承：一百二回，吴将。

张球：一百三回，魏骁将，

张茂：一百五回，魏太子舍人，字彦材，谏言被斩。

张弥：一百六回，吴臣，为公孙渊斩。

张当：一百六回，魏黄门，谄事曹爽。为司马懿斩。

张特：一百八回，魏牙门将。

张约：一百八回，诸葛恪心腹将。为孙峻杀。

张缉：一百八回，魏光禄大夫，张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为司马师杀。

张皇后：一百九回，曹芳妻。为司马师白练绞死。

张明：一百十回，魏将。

张布：一百十三回，吴将军。为孙皓斩。

张遵：一百十七回，蜀尚书。兵败亡。

张绍：一百十八回，蜀私署侍中。降魏。

张峻：一百十八回，蜀太常。

张节：一百十九回，魏黄门侍郎。为司马炎斩。

张华：一百二十回，晋秘书丞。

张悌：一百二十回，吴丞相。死于乱军。

张尚：一百二十回，晋将。

张象：一百二十回，吴前将军。降晋。

张辽：十一回，雁门马邑人，字文远。为丁奉射中腰，箭疮迸裂亡。

赵忠：一回，十常待之一。

赵弘：二回，黄巾军，使槊，为孙坚所杀。

赵萌：三回，汉右军校尉。

赵岑：五回，董卓将，后献汜水关。

赵云：七回，字子龙，常山真定人。病故。

赵岐：七回，太仆。

赵彦：二十回，汉议郎，为操杀。

赵睿：三十回，袁绍将，为曹兵所杀。

赵范：五十二回，桂阳太守，为赵云擒，降。

赵韪：五十九回，益州吏。

赵衢：六十四回，杨阜友。

赵昂：六十四回，历城统兵校尉，曹将。

赵月：六十四回，赵昂子，马超裨将，父举事，为马超斩。

赵颜：六十九回，管辂卜之。

赵累：七十三回，关羽将，粮料官，走麦城死于乱军。

赵祚：八十回，蜀别驾。

赵融：八十一回，蜀将。

赵咨：八十二回，东吴中太夫。

赵统：九十七回，赵云长子，虎贲中郎。

赵广：九十七回，赵云次子，牙门将。

赵直：一百四回，蜀行军司马。

朱（亻隽）：一回，中郎将，封车骑将军，河南尹、大司农。李郭交兵成疾而亡。

朱治：十五回，字君理，丹阳故鄣人，

朱灵：二十一回，曹将，

朱桓：三十八回，字休穆，吴郡人。吴奋威将军。

朱光：六十一回，曹将，庐江太守。为甘宁打倒，吕蒙军乱刀斩。

朱然：七十五回，东吴将，虎威将军。为赵云杀。

朱褒：八十七回，蜀牂牁太守，结连孟获反，为鄂焕杀。

朱赞：九十三回，魏荡寇将军，为赵云杀。

朱恩：一百八回，诸葛恪心腹将。

朱芳：一百十回，魏将。

朱异：一百十一回，吴将。兵败为孙綝斩。

朱太后：一百二十回，孙休妻。

周毖：四回，侍中，为董卓杀。

周奂：九回，大鸿胪，死于国难。

周瑜：十五回，庐江舒城人，字公瑾。

周尚：十五回，丹阳太守，周瑜叔。

周泰：十五回，字幼平，九江下蔡人。

周昕：十五回，王朗将，孙策杀。

周仓：二十八回，原为张宝部下，关西人，后随关羽。败麦城，自刎亡。

周循：五十七回，周瑜长子。

周胤：五十七回，周瑜次子。

周善：六十一回，孙权心腹，为张飞杀。

周群：六十五回，蜀将，降刘。

周平：八十三回，周泰弟，为关兴斩。

周舫：九十六回，东吴鄱阳太守。

周旨：一百二十回，杜预牙将。

邹靖：一回，校尉。

邹氏：十六回，张济妻，

郑玄：一回，字康成，刘备师，汉尚书。

郑泰：二回，侍御史，

郑宝：二十九回，巢湖太守。

郑度：六十四回，刘璋从事。

郑文：一百二回，魏偏将军，诈降蜀被斩。

郑袤：一百十回，魏光禄勋，

郑伦：一百十三回，魏将。为廖化斩。

钟邵：十回，谏议大夫。

钟缙：四十一回，夏侯敦部将，钟绅兄弟，为赵云杀。

钟绅：四十一回，夏侯敦部将，钟缙兄弟，为赵云杀。

钟繇：五十六回，长安郡守。

钟进：五十八回，钟繇弟，为庞德杀。

钟会：一百七回，颍川长社人，字士兵季，钟繇之子。造反，为乱军杀。

钟毓：一百七回，钟会兄。

笮融：十五回，刘繇谋士。

种拂：九回，太常卿，死于国难。

种辑：二十回，汉长水校尉，衣带诏事发，为操杀。

臧旻：二回，会稽刺史。

臧霸：十一回，泰山华阴人，字宣高。降曹。

宗宝：十一回，孔融将，为管亥杀。

宗预：一百五回，南阳安众人，字德艳，蜀参军，右中郎将。

紫虚上人：六十二回，锦屏山老道。

左丰：一回，黄门。

左灵：十三回，

左贤王：三十三回，北番王。

左慈：六十八回，字元放，道号乌角先生，戏曹操。

左咸：七十七回，东吴主簿，进言斩关羽。

脂习：四十回，京兆，孔融友。

祝融夫人：九十回，孟获妻，祝融氏之后，为马岱擒，

祖茂：五回，字大荣，吴郡富春人，双刀。为华雄斩。

祖弼：八十回，符宝郎，为曹洪杀。
卓膺：六十四回，刘璋将，降刘，
翟元：七十三回，曹仁将，为关平斩。
州泰：一百十一回，魏兖州刺史。
曾宣：一百十二回，诸葛诞将，降魏。
甄氏：三十三回，袁熙妻，为曹丕纳之。后赐死。

我看易中天现象

前两天在网上拜读了一个帖子，主要内容是说喜欢易中天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没有希望。作者好象是一位大姐，也可能是一位小姐，不过为了能够表述更加准确起见，这里就应当称为某女士吧。看完帖子后，这几天总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这篇文章把易中天看成是洪水猛兽，蛊惑人心误人子弟的妖人，不由让我遥想到了当年的陈胜们、张角们。这就让我感觉到有些东西实在是不吐不快，有必要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了。

实际上某女士太高看易中天们了（这里用了们字是想说近代到当前人文历史领域如易中天风格之清新、通俗之学者已有很多，我们熟知得大家如林语堂、柏扬、黄仁宇文风如此，新锐作家如吴思、李亚平、赫连勃勃大王等也如此），可想，如果这些学者真的能使中国越来越没有希望了，那易中天们真可谓是新时代的文化或思想革命的先驱了。这岂不是太可怕了，还让这些人在大学里教学，而且已经教书几十年了，呜呼，照此推想下去，中国的未来看来怕是真的没有希望了。

易中天们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现在无法下结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还要向某女士表示崇拜呢，你真乃神人也！），但从历史上的文人结果来看，改变历史的好象基本上都是靠拳头说话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多读读历史书这个结论不难得出。因此我就不得不对某女士得观点持一些怀疑态度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易中天们出现还真是另类，从近现代来看，还真不能小看这些另类学者，因为他们不因循守旧，不人云亦云，敢冒天下死板学风之大不帏，因此在旧时代成为了顽固派打击得对象，在现代也成为了污染正统学风的反面典型，封建王朝数次的文字狱可能和某女士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吧。结果他们的结局是林语堂、黄仁宇们只好跑到异国他乡来坚持自己的风格，柏扬也只好在狱中完成自己的理想了。好在我们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国家，是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则易中天们的出现我认为不仅不应当是中国没有希望了，而应当是中国有了希望才有了这些新派学者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不然，如某女士们所说，则我们现在就理应再来个“焚书坑儒”，把这些可能要断送我们国家的儒者们扼杀在摇篮中（易中天刚开始走红

嘛）。我看我们的党中央是不会背这个骂名的，那骂名就只好先由某女士姑且先背一下吧（所谓姑且是因为，话不能说死，万一她真的对了呢，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还真是先背骂名而后成就了万古流芳之名，到时我可不想成为某女士们的打击对象呢）。为什么某女士要背骂名呢，因为从目前看易中天们不会被坑杀，也不会被赶到什么美丽间合同国的，除非他们想去了，我们国家现在是开放的，只要有本事，你花个10亿美圆去一趟太空也是可以的。

象唐僧一样绕了这么大圈，大家都读累了，还没有说到正题呢（真够罗嗦的，不过有些牢骚真是不吐不快啊）。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想某女士的观点呢。我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某女士们认为易中天们不按照牌理出牌，使正统的学者们很受伤；二是同是学者你为什么就出名了，还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就由不得别人眼红了。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一、不按照牌理出牌其实可以理解为，你根本不具备出牌的资格。

什么是出牌的资格呢?

就是学界常说的“汝非史家，何以言史”。你不是研究历史的，研究历史的内行们还没有出名呢，还在筒子楼里翻看《史记》呢，你一个“外行中的内行”（易中天语）就跳出来说史了，还大赚其钱，这不是误人子弟史什么。哦，原来是这样，易中天专业不是研究历史的就不能说历史了，不能写历史书了，写了就是灾难，这就会误人子弟，会把我们善良纯真的下一代引入歧途的。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敢苟同某女士的观点了。理由有三：

一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现在不可能重现，功力再深的历史大家也不敢保证他的研究就是历史的真实。许多历史的真实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发现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历史也是一种推测，只不过史家们研究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既然这样，寻找历史的真实的大门就向我们所有的人敞开着，也包括我们这些无知的外行了。只要你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那你的观点就会更有有价值。这样看，易中天先生研究历史就不应当受到指责，而是应当鼓励，说不定哪天易先生还真发掘出一些大家们没有发现的历史真实呢。人人参与，博采众长，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当代对待历史正确的态度

二是研究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专家学者讲的就是对的吗？我看不见得吧。许多朋友认为历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上记载的事情，如二十五史所谓的正史，上面记载的就是历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你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就是历史的真实（当然大部分应当是真实的），那你就会被历史所蒙蔽，看来你对历史还认识不够，仔细想一想吧，如果史书上的记载就是历史的真实，那还有这么多内行专家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了嘛。司马迁写《史记》，成书年代与书中事件相去不是很远，并且以其治学之严谨，其材料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但也不能保证完全正确，这也是许多学者为什么研究《史记》的原因；那就更不要说什么《唐书》《宋书》了，当时的史官（也是内行）为了混口饭吃，对当朝主子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很不得把所有好事都套在主子头上，历数前朝之无能，前朝之君都成了昏君。当时相去不远写历史还不一定保证是真实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专家们写的就是对的吗，就不会误人子弟吗。因此我认为，我们正确的态度不应当说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而是谁更接近与历史谁就有资格，包括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态度应当是集百家之言，批判地继承和吸收，这样才能使中华之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扬。如果研究历史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则我中华之历史可能会续写《唐书》、《宋书》，这岂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吗，我看这样反而会更加误人子弟的。

三是专家学者写的就比易中天等外行中的内行写的好吗？不尽然。对此再分两个方面粗谈一下。

一方面有的朋友说易中天学说不严谨，有戏说和调侃的意味。还有的朋友说老易说的《史记》上都有，没有新意。这两个观点都是否定之观点，但又是自相矛盾的。正因为老易是尊重史书的，才依据的都是正史，才没有新意，但老易又换了一种更大众化的方式说历史（这才是真正的新意所在），才有人说其象在将评书。我看这未尝不是一种普及中华历史文化的好方法（关于普及历史方法这一点本文不再多说，在以后的文章里讨论）。正如易先生自己所说，“我讲的全都有据可查，并非野史，也非戏说。”这就说明了易中天所述其实和我们的专家们写的东西是基本一样的，是尊重历史的，是不会误人子弟的（待第二方面说完后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清楚了）。

第二方面虽然易中天写的和专家们（内行）写的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偏偏他就走红了呢。原来老易是换了一种更加大众化的、更加清新而不老气沉沉的传统方式来普及历史。这方面易中天自然有其优势，那就是其是学文学出身的，又研究其分支美学，对历史也有所涉及。因为要学好中华文化，研究中华之美学，不搞清中华之历史是不可能得其精髓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易中天写的历史书清新、洒脱、幽默、风趣，妙趣横生，正如说书的一般就把历史讲明白了。其有文学之功底，美学之专长，写出的东西自然很具有可读性，较之一些内行们的文笔自然要好很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走红了（写的内容一样，当然也不完全一样，大致不差吧；写的文笔又生动，那当然是看生动的了）。

下面仅举一例正好反映上述两方面内容，供大家品评，就可见优劣了。

前不久刚看完一本大家之书，作者确实是史学大家号称“南X北X”，本人也确实尊敬之，这里并无贬低之意，仅想说明专工历史的确实没有搞文学的来的生动。下面是关于雍正推行《大义觉迷录》的片段。

专家之书：

“自世宗至高宗诸朝，就没有争夺储位的纠纷。但有一件事却仍与康熙朝的宫闱内幕有关，而至乾隆朝才始了结，这便是《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和禁止。

……

雍正六年，湖南生员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后被岳钟琪奏告，世宗即命刑部严审，《觉迷录》中所收的既是曾静口供和世宗各道谕旨，世宗为了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士子与小民们都由迷而觉，故编成此书，人人观览知悉，学校皆须收藏，如果读书人有一人未见此书，就从重治罪，还特赦曾静、张熙，不予追究。”

再看易中天《品人录》中该片段：

“岳钟琪接信后不敢隐瞒，立即飞奏雍正。策反总督，颠覆大清，是何等严重的事情！此案审理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张熙系受曾静指示，而曾静则是受吕留良的影响……（此处省去对吕留良案件的介

绍，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曾静和张熙不但没有被杀头，反而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官袍顶戴，在全国巡回演讲。因为他们都已经幡然悔悟，重新做人。曾静先前写过《知新录》，攻击雍正十大罪状。现在他又写了《归仁说》，讲述了自己思想改造得过程。雍正把《归仁说》和本案得口供和自己得上谕材料编辑在一起，集成四卷十二万字得《大义觉迷录》，刊布全国，组织学习讨论。曾静和张熙自然成了最好得讲解员。”

看完上述两个片段大家有什么感想，是不是说的是一回事，但前面的怎么看都象是史书，看来专家们成天在故纸堆里长期养成了写史书的风格吧，惜墨如金，看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的谋反之罪为什么当事人没事呢？后一篇是不是象小说，通俗易懂，前因后果交代得很详细，原来如此啊，不杀他们是要用他们当枪使啊，用改造好得反贼以其之道还之彼身，这样读历史不是更清楚了吗。真佩服当代出了个易中天这样得新派史家，不仅和内行讲的一样（不会误人子弟）又可以把史来得这样生动风趣，高，实在是高！

二、同是学者你为什么就出名了，还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就由不得别人眼红了。下面也粗略分析一下：

该观点无非是内行们自视甚高，认为他们才是正统，才能言史，现在跳出来一个易中天，把我们得生意抢了，为什么抢了，如前所述大家其实讲得都差不多嘛！

其次正如易中天《闲话中国人》中所述，中国人都有一种传统，既从众和攀比心理，我深以为然。你有了并没有什么，关键是你有了我也要有，而且要比你得更好。你有车了我也要有，而且要更好的，你分房子了，我也要有，而且要想办法比你的更好。所以说，现在你赚钱了出名了，我们没有赚钱没有出名那就不得了了，除非我和你一起出名，否则非要把你拉下马不可，不把你排挤出这个领域誓不罢休，因此易中天们这些新派学者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误人子弟之流了。

再次，易中天的走红确实犯了一个大忌，才会招致这么多的骂的，其实易中天是知道的，在其《闲话中国人》中自己也提到过，既面子。中国是一个讲人情世故讲面子的国度，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不和大家商

量着来，把肉先吃了，不给我们面子，那你也别有什么面子了，我们就来个“枪打出头鸟”吧。同时这里又反映出了易中天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个性格率真的人。为什么呢，你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传统和人际关系吗，知道，你的《闲话中国人》里已经讲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犯众怒呢？怎么了，我就是我，我不偷不抢，凭本事吃饭，我挣的钱全是自己应得得，我是走自己得路让别人说去吧（以上所说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访谈》易中天专访节目，易中天自己所言）。可见易中天性格之率真，决不矫揉造作，绝无传统腐儒般得世故，比起一些遗老遗少，抱定传统思维不放松的某女士们不知要强上多少。

所以我们当今时代的朋友们需要看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化世界，这样才能看到更多的、不同的观点和学说，才能博采众长，推动我们的观念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不是沉醉在一个故步自封、观念陈旧的填鸭式的历史教科书当中（据说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推出了一个《国史十六讲》的精品课程，也是走的生动诙谐的路线，结果大学生们场场爆满，现在其教程居然成了畅销书，可见变换一个角度去发掘历史在可能更会受到新时代大众的接受）。战争年代我们使用“汉阳造”，结果正如所说“落后必要挨打”，那么在和平年代，观念的落后是否也会挨打呢？

当今是市场说了算的年代，不因为你资历高、是专家你的东西就一定好卖，只有真正有实力、有想法的学者才会脱颖而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判断，易中天们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既然有这么多的读者认可了易中天们，大家就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之，与其共勉之，共同徜徉于泱泱中华之灿烂历史当中，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发现更多的历史真实。

后记：本人从小热爱历史，上学时每次考试均是靠历史和政治拉分。但从事工作以后，天天和数字打交道（上学时学的是文科，现在成理了），就不再读史了。自从看了易中天的书和讲坛后，我也莫名了，多年不看的书又拾了起来，《三国志》裴注又翻了起来，看看到底他说的对不对（当然有些出入的地方，以后再交流吧），易中天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央视有过类似报道，以后文章中再述）？不好说，但仅从让不才重新拾起书本，就需要感谢一些易先生了。好了不再罗嗦了，能看到这里的朋友肯定眼睛需要休息一下了，本人即非“意

粉”也非“乙醚”，不过是借题发挥发发牢骚罢了，谢谢能看完这篇陋文的朋友们，不管是支持易中天的朋友还是反对的朋友以后常交流，大家觉得还行就支持一下，以使更多的朋友能看到。

明月在天　丙戌夏日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他动了谁的奶酪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话”三国，名利双收，既而招至不少诟病。而近日做客《杨澜访谈》时，他忍不住表示：“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

易中天为何这样红？现在，恐怕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到底自己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是一个商业流水线上的明星？他必须戴墨镜上街，乘飞机往返于多个城市之间参加各式讲座和电视节目录制，并在大众媒体上向那些给他发电子邮件而得不到回音的观众（读者）道歉。他的博客充满追捧者的留言，仅仅数日，百度“易中天吧”里的发帖数已近10万条。

然而，易中天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破坏”还不止于此。他在央视的讲坛中亲自脱鞋示范何谓“避席”，并在拍卖会上以书稿《易中天品读三国》创下近200万元的天价。他在赢得欢呼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嘘声。复旦大学一位副教授就认为易中天教授“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严肃态度”，而非如周星驰一样以插科打诨取悦观众；更有历史学者指责易中天的“品三国”有误人子弟之嫌。

对此，易中天开玩笑似的以“我是学术界的土匪加流寇”作回复。其实，骤红之前，这位曾经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农业工人”，在厦门大学从教期间，已经做足了准备。多年来，在专业学者们忙于印制几千本的学术著作时，他就开始思考如何打通专业知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无形壁垒。

易中天及《百家讲坛》的节目编导都清楚，在这个时代，对于一档电视节目，观众看了开心就好，是否一定要得到那些困在书斋中的学者们欢迎，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大众对于老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文化已缺乏耐心，对于他们来说，压抑或乏味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乐一下更重要了。知识分子有义务用更轻松的方式向他们传授或者讨论历史，而不是相反——把知识变得沉重而无趣。

早在几十年前，罗素、萨义德这些世界著名学者已经在BBC广播节目中，以通俗的演讲传播专业领域的知识，大受欢迎，并获得大笔酬金；类似的还有霍金，亦会乐于撰写《时间简史》这样的通俗读物来满足公众对于知识的好奇心。所以，当易中天这样向公众普及专业

知识的学者出现时，普通人欢呼，真正志在史学尖端的人自然也不会受其影响，相反，只有心存旁骛的人才会怀疑他动了别人的奶酪。

也谈易中天的风格——驳某人的浅识谬论

刚才进到易吧，看到有人在议论易中天老师，还归纳起出什么“史不史，野不野，俏不俏”的风格。文中罗列了很多东西，但我看来观点非常荒谬！

1、什么叫“史不史”？易中天是严谨的学者，《三国志》所记载的史实，是他进行三国历史研究的最终依据，这个根本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他的讲稿，其实就是严谨的学术成果！《三国志》中当然也有矛盾、疏漏之处，但这也正是需要勘误、订正的！这也是严谨的学术！易中天教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探询三国的真历史！学术研究当然有学者的个人判断和取舍，但这些“主观意见”和“个人之见”恰恰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学术成果！要是从别人的论断开始，再回到别人论断去，那还要学术干什么？

2、什么叫“野不野”？易中天品三国，是为了解读三国的真历史，不是信口开河！野史也是重要的史料。而且你知道你所说的野史是什么？所谓三国时代的野史，其实早就不存在了，仅仅在《三国志》裴注里还残存了一些，而这些其实也早已成为《三国志》的一部分了，非常宝贵，有什么不可用的？什么叫“穿插了一些野史、演义、小说”？简直胡说八道，你以为易中天是在说评书呀？什么叫穿插？演义小说，你指的是《三国演义》吧，那是叫穿插吗？那恰恰是易老师所要重新考证的内容！他恰恰不是是用演义的内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要用正史的记载去澄清《三国演义》的错误。当然，《三国演义》中的很多错误其实是作者故意为之的，是为了小说主题的需要。关键是，演义没有加强易中天的观点，而是他所要考证和批驳的对象！

3、什么叫风格呀？以上两点，说的是易老师如何研究三国的，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易老师的独特风格！这是每一个学者在研究历史时，都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即，要通过对史实的考证，而探索历史真相！对三国研究而言，面临的问题是，小说《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做了生动的描述，而且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许多内容不是历史真实，而这正是易中天老师要去澄清的。假如其他学者去研究三国历史的话，当然也要这么做，这是历史研究的普遍规律！以上所讲的，

其实都是如何研究三国，不看《三国志》，你看什么呀？你拿什么研究呀？这也叫风格？哈哈！无稽之谈！

4、什么叫“俏不俏”呀？“很喜欢用一些俏皮嬉笑的语言”，这就是俏吗？这其实很浅薄的见解！易中天使用当代鲜活的语言，不是仅仅为了搞个笑，为了大家更爱听，其实最大的益处是拉近时空的距离，使人们获得历史的现场感！这是由于易老师对历史和当下社会都有着睿智的洞察，才有可能用鲜活的语言使古今历史得到巧妙的衔接！这根本不是卖个俏，耍个贫嘴的事！但你还别说，现在你总算涉及到风格问题了，而这才是易老师讲课的风格。明白吗？这个风格指的是易老师的讲课风格，而不是什么学术研究风格！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分开研究和讲课！

5、什么叫“真”呀？看来，这个“真”就是被最终概括出来的风格了。哈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学术研究本来就讲求的就是一个“真”字。问题是，易中天品三国，有必要不真吗？这段历史与当代社会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有什么忌讳呀？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可以妨碍易老师不真的啊？只有在一些比较禁忌的领域，才会出现真不真的问题！我相信，在古代史研究中，特别是又不涉及农民起义的定性、阶级分析等等问题的领域，不存在真不真的问题，完全可以敞开了讲！这个“真”概括的又是无的放失！

6、易老师当然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我觉得不是一个真字。——而是一种从容和练达。这来自其对历史和当代社会透彻的理解，这来自其坎坷的经历，这来自他特有的天分和勤奋，当然更来自其不灭的雄心壮志！

易老师，我为你骄傲！请您相信，你是有真正的知音！

什么叫“史不史，野不野，俏不俏”？污秽不堪！

浅薄的学识，只能写出污秽的文字！而背后的人，也依稀可见！

也就是在这里骗几个小孩子罢了！但是，会贻笑大方的！

易先生，一语误而误千万人矣，不可儿戏

偶然听说易中天大名，之前很少看电视，看新闻才知道了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据说品评三国相当厉害。

从小喜爱三国，也不知道看了几十遍了，史书、野传也都多有涉目，最近刚得了演义的会评本，每日必读几章才能安睡

有这样一个口碑甚好的学者点评三国，爱三国如痴的我自然要找来看看，于是网上下载了节目录像，郑重地看起来

只下了一集，第一集，看到不到三分之一，便疑惑顿生，看完一整集后，甚至有些气愤了，历来对三国的评点未有如此者，全凭评者主观定论，毫无治学应有之严谨，期间无论史实还是常识，错误屡屡，不管是从史学还是文学或心理学的角度，都是漏洞百出不堪一驳，而其评点却能得到大量对这段历史不甚明了的观众之追捧，造成大量谬误在观众中百口相传，不知误导了多少人，做为一个学者，我觉得这是在犯罪！

我热爱三国，热爱这段英雄豪杰辈出的历史，我不能容演忍这段历史被人如此践踏。

光愤慨没用，下面列举其中的几处，让我也来评评易先生

前边先说周瑜的事

周瑜不是被孔明气死的——这我也相信，可是听了易先生点评“为什么周瑜不是被孔明气死的”后，我反而不相信了，可见其真正乱评

先生先大入篇幅地列举了周瑜的种种过人之处，无非是世人眼中的荣华：少年得志，高官厚禄、美女老婆，并赞：“做为一个男人，还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吗？”，而这似乎就是易先生最主要的论据了，并于后结论“你想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嫉妒别人呢？”听到此处，我有种想摔倒的感觉。

这样的人怎么就不能去嫉妒别人呢？嫉妒本身就是看到别人有比自己强的地方而心生忿恨，他又没有去嫉妒诸葛亮的老婆比他漂亮，也没有嫉妒诸葛亮比他长得漂亮，他是嫉妒诸葛亮比他机智，这跟周郎现在拥有的一切，有必然联系么？他就是拥有一切，他就是没有诸葛亮机智，这怎么就不能让他心生嫉妒了？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竟然还拿到讲台上讲，简直把我忧愁死了

《后汉书.杨修传》载："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这是正史所载的，曹操位极人臣，一统北方，比不比周郎令人羡慕？而他都可嫉杨修之才而杀之，杨修一小小主薄而已，按先生的论点，操更加不可能去嫉妒杨修了，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论点来点评历史，易先生真"一身都是胆也"。

上边只是按易先生的论点展开讨论而已，而其实演义中周郎并非是嫉妒诸葛亮的，而是"暗忖曰：.....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此是其心中所思，可知这才是其真心，其实是为江东政权的未来考虑，为除后患而设计除亮，跟嫉妒的关系不大，而孔明之三气周瑜，也是因为周屡次加害孔明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又没取得荆州，连战连败，给窝囊死的，跟嫉妒根本就不搭边，不知道易先生为什么总在嫉妒上做文章，非要找出那个一个不靠谱的答案来，真是无奈。

还是最先那句话，我也不相信周瑜是气死的，因为正史无载，但是如果以这种说法来反驳这件事，让我无法信服。

周瑜事后，便开始说起诸葛亮了

易先生先说晋时有个人叫郭冲，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

其实原文为"蜀记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讬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

乃是郭冲在关中政府举办的诸葛亮研讨会上，因见与会代表对诸葛亮的生平没有做出积极的评价，所以他大大地夸赞了诸葛亮一番，并列举了诸葛亮五件不被世人所知的先进事迹，大家都听了都无法反驳，连扶风王都觉得相当有道理。

这样一件事，那句话的意思明明是"列举了五件诸葛亮不被世人所知的事"怎么会被易先生说成"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一个陈述句怎么会被用成文章的名字？简直乱弹。您是

学者啊，治学要严谨啊，上了电视不同于课堂，一语误而误千万人矣，不可儿戏啊

再后，便是对空城计的评论了，有言在先，我也不相信空城计是诸葛亮的事迹

听了易先生的点评，我除了苦笑，实在没别的办法

先陈述空城计故事，此处不多说，最后评论司马退兵时说："这不合逻辑啊，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探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亲自来到城下，说明距离很近，你派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司马十几万大军，把这个城围起来，围它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最后先生结论说"所以是不合逻辑的"

我举个例子先《三国志.文聘传》："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这是文聘版的空城计，按先生的说法，孙权为什么不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为什么不派人射？为什么不把它围起来？孙权智力有问题？为什么你易先生都能想到而孙权身边谋士猛将如云却都想不到？难道他们都不如您聪明？

我再举个例子：《三国志.赵云传》：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值操扬兵大出，云猝与相遇，遂前突其陈，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追至营下，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这是赵云的空营记，蜀记中曾记此次操兵总二十余万，虽然分成几路但这是曹操的主力部队，应该不下十万人，曹操多谋善断，而赵云连个城都没有，只有一个营，却能使操疑而不敢进，并"引去"，曹操傻吗？为什么不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为什么不派人射死赵云？为什么不把这个小小的营围起来？

兵者，势也，变化万端，如果真的看过三国的话，怎么会问出如此可笑的三个问题？灭掉对手兵数倍于已的战役比比皆是，也许城外的几支巧妙埋伏的军队就有可能让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官渡、赤

壁、彝陵，几个重大战役根本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都象先生想的那么简单，那三国将领，恐怕都得是被神箭手射死的。

“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易先生这句话，让我摔至重伤，腐儒之识，以此为甚！！！！

你决想不到易先生当时说出这番话时摇头晃脑的得意表情，好象自己真的道出了几百年都不曾有人斟破的问题关键所在

看到这里，我就没有再看下去了，心中悲忿不已，这些信口开河的评点，实在让人睡不着

我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连我都能挑出这么多的破绽，易先生做为一个学者，实在应该自省。

您是学者啊，治学要严谨啊，上了电视不同于课堂，一语误而误千万人矣，不可儿戏

首先：“你想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嫉妒别人呢？”

先在前边说明，我不相信周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且我也不相信周会嫉妒诸葛亮，这是我的前提。

此处我只是就易的观点来反对他的说法，他列举的例子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周不会嫉妒诸葛亮这是事实，但是却绝对不是易所说的那种原因

其二我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为什么周瑜不会嫉妒诸葛亮，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虚构的，所以我也只能从演义中找证据，而那句周瑜自思的话，正是最好的例证，没有人会在自思的时候对自己进行欺骗吧？从这句话中，可证明周根本跟嫉妒不沾边，完全是为江东政权着想，根本就没有私心，所以于嫉妒根本无从谈起。

而易先生说的嫉妒，根本就是误读，是易先生和传统的戏剧、民间传说等把周瑜想到那个方向上去了。

根本无嫉妒之事，何必要为其辨为何不会嫉妒呢？这不正是庸人自扰吗

而易先生所说的周郎事迹，我却是认同的，先说在前，我不是诸葛亮的粉丝，只是凡事爱钻牛角而已，我对历史上的周郎也是相当的仰慕，所以此事无关对历史人物的好恶，只是就事论事！！！！

再有杨修之忌

《高级汉语词典》——忌，4.嫉妒——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这一句词典引用的例句正是演义里对操忌修的描写

下边有位不同意见的朋友说：曹操之于杨修的“忌”，应不是嫉妒，而是忌惮。

想曹操不会嫉妒一个小小的主薄，难道却会怕他不成?

不过就理而论，这个忌我承认也确实不完全是嫉妒的意思，应该是集嫉妒和忌惮为一体的一种复杂思想，修之才操亦爱之，只因修屡次因小聪明抢了操的风头，操甚不爽之，有嫉有憎，故寻事杀之。

修有才，却不会做人，不象郭嘉荀彧他们会说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这种让操心花不胜怒放的马屁话，其死在不识时务。

另有一证，说明操之嫉才久有传统：

《曹瞒传》载：“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痛之，终无所活。”

易中天热的背后

易中天的《品三国》书稿无底价拍卖，这在出版界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消息一出，惊起千层浪。有媒体报道，之前已有35家出版社通过各种途径对该书表示了意向。5月22日，共有12家出版社参与竞拍。最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180万元的高额版税拿下。55万册首印，一本带有学术性质的历史书，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有多少人会花钱购买？当人们还在把这个重磅消息当作谈资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北京地下图书市场已出现仿冒的易中天《品三国》。

易中天，一位高校中文系教授，他所著的学术性出版物为什么会如此受关注?

从象牙塔走向老百姓

从古至今，人们就被教导之，以史为鉴知兴衰，而往往历史材料晦涩难懂，学究们大多是一副正襟危坐的面孔。有观众曾表示："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不能被广泛传承，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来自于教育方法的教条古板。"在日益紧张繁忙的现代生活中，网络的冲击使人们的文化口味也变得好食快餐起来。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适时推出，将许多雪藏在象牙塔的专家、学者推向荧屏，推到老百姓身边。易中天就是其中一名。他曾表示，这个讲坛异常火爆，而且观众大多以年轻人为主，说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并没有衰退。

易中天受欢迎的程度，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平民路线。易中天在接受央视名嘴张斌采访时说："我的初衷就是想做亲民学者，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

为什么这么红

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央视"百家讲坛"现任制片人万卫曾总结说："易中天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现代视角和平民立场。"

万卫认为，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因为讲座和其他电视节目形态不同，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每隔3至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而易中天对这种讲座方式是掌握得比较好的。“百家讲坛”编导魏先生认为，和听众完全平起平坐的地位、现代语言的灵活运用和对历史人物人性化理解是易中天受欢迎的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网友和观众对易中天讲学的看法。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学生夏婧表示，易中天的《品三国》受追捧，主要因为他所讲的不是虚构歪曲的历史，他还原历史，保留原味。他特殊的讲解方式、现代化的语言表述，让人听了他的课才知道，原来历史也是这么有趣！

网友“心有思量君可知”说：“易中天的每一堂课我都用心地听，在他的课上我苣芊3.龌嵝牡男□投岳□返脑俅卫斫狻S肫渌狄字刑煊卸嗝创蟮挠槔中裕□蝗缢嫡□逡庖迳系难д呙翘□纤嗔恕！？

观众姜宏认为，看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妙品三国，的确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竟在他的妙语连珠、信手拈来下变得如此妙趣横生、浅显易懂，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实乃一桩幸事。

重庆一中教师牟楠表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也”，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对学习知识产生兴趣，让他们从被动的接受转变成为主动的求知。“寓教于乐，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很多教师从教学手段上下工夫，却忘了让知识本身变得有趣，易中天的讲座是很成功的示范”。

大众为何会对过去印象中枯燥无味的历史如此着迷？在易中天热的背后暗示着什么？资深编辑一针见血：“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历史会给现代生活带来许多捷径。即使是在生活节奏火速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老百姓并不是浮躁、浅薄得不需要历史、传统文化，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普及还远远不够。”

易中天为什么如日中天?

易中天这个名字本身就不同凡响，按说他早就应该出名了。他在做讲师的时候，他在古色古香的珞珈山校园里，他对武大学生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许多人也许今天还不知道易中天是何方圣人？只是听说有一大群崇拜他的粉丝。其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教授早就该红了，他生于1947年，1965年高中毕业后从长沙直接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1978年他直接报考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武大时，他深受当时的开明校长刘道玉的赏识和影响，做为资历很浅的讲师，他没有等身的著作，没有深刻的论文，只是开的课比当时任何教授开的课都受欢迎，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特别爱听他在讲台上纵横天下，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妙趣横生，常常引来满堂喝彩！许多时候偌大的教室里挤满了学生，连窗台上走廊上都是黑压压的人。我曾经在武大呆过一些年，印象最深的似乎只有易中天讲师，许多教授的名字早就记不清了。后来刘道玉校长卸任后，易中天在武大的日子似乎很难过，有一批正人君子老学究什么的甚至合谋取消了他的授课权，原因是他开的几门课太受欢迎了！在经过一阵痛苦期后，易中天毅然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对堂堂的武大而言，这其实是一种耻辱！易中天是个杂家，他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陆续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客观地说，看易中天的书远不如听他的课精彩！

而易中天的精彩和火爆完全源于他生动的语言风格，“韩信是待业青年”、“诺，相当于现在的OK”、“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谁听过这样的历史课？这就是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汉代风云人物”时的特殊语言。令易中天始料未及的是，他主讲的“汉代风云人物”不仅成为一档超人气节目，还培养了大批自称“意粉”和“乙醚”的崇拜者，他们称自己的偶像为“超级教授”。是什么让一位原本只知做学问的教授像娱乐明星那样招人追捧?

易中天的火爆和人气之旺，可以从收视率攀升、著作热销和“粉丝”众多三个方面表现出来。收视率攀升：据央视网站介绍：“去年5月，由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使本来并不被看好的《百家讲坛》收视率一路飙升，最高收视率竟达0.57%，一跃成为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百家讲坛》编导魏学来说：“我不方便告诉你具体哪个主讲人的收视率，但是可以说易中天教授主讲时收视率是最高的。所以《百家讲坛》又和易中天签约，准备让他再讲一年的‘三国’。”

“著作热销出乎意料”易中天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作品有《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破门而入》、《艰难的一跃》等随笔体学术著作。记者从出版社得知，易中天2005年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4个月就卖了5万册。现在已经是第8次印刷。2006年1月16日，《汉代风云人物》的讲稿结集，《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正式面世，起印15万册。“著作能热销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易中天说，“我以前的书例如《品人录》也连续出版了3版，销售了4万多册，不是畅销也算是长销书，目前是第4版了。”

粉丝”称他为“超级教授”在百度里输入“易中天”三个字搜索，竟有40200条相关记录。百度帖吧里有个“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拥趸者们自称“意粉”（易粉）、“乙醚”（易迷），称易中天是“超级教授”。在这个帖吧里，大多数帖子都是“意粉”与“乙醚”们对易中天讲座的观后交流、资料信息下载。还有人将易中天的妙语汇集整理成语录。每到节假日，“意粉”与“乙醚”们则在帖吧里对易中天进行问候。甚至有网名叫“森的女人”的网友发起了一项动议——“我想去厦门找他，有谁和我一起去”。

易中天的平民立场，幽默语言，是他大受追捧和欢迎的主要原因。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因为讲座和其他电视节目形态不同，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每隔3至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而易中天对这种讲座方式掌握得很好。他和听众完全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平易近人、现代语言的灵活运用和对历史人物人性化

理解是易中天受欢迎的原因。有观众认为“听了易中天的讲课，才感到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好像离我们很近。”网上有“意粉”总结易中天受欢迎的原因：首先是语言幽默又准确，与现实结合的紧密。例如讲解古代谋士的意思时说：“就像现在的什么策划大师啊，什么点子公司啊”，“我被你雇用了，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在讲《三国演义》这部著作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时说：“你比如说民间好多拜祖师爷的就用这里面的人，强盗就把宋江当祖师爷，小偷就把时迁当祖师爷，屠户就把张飞当祖师爷，编织业就把刘备当祖师爷。可是，怎么关羽竟然当上了剃头业的祖师爷？不就是共同点都有一把刀吗？可关羽的刀是砍头的，不是剃头的呀！还把关羽奉为财神，什么民营企业啊，个体户啊，供个关羽当财神，难道他们的钱是靠打架抢来的吗？你说关羽一个武将封个战神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当起财神了呢？”

易中天的火爆和走红是必然的，他给厦门大学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很高的知名度，我们也因此而感激厦门大学！

易中天现象的背后：民众“信史”的需求

打开CCTV的“百家讲坛”节目表，便能清楚地看到，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尤其显眼，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正在热播中”。

“易中天现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去年的“刘心武现象”，但与刘心武不同的是，易中天不仅是“受人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观众之所以钟情易中天的节目，根本缘由恐怕不是他的表演，而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而这些正是观众所喜闻乐见的。

无可否认，易中天已成为中国大陆的又一“文化新星”——也许将其视为“新星”并不太准确，毕竟，他早已以《读城记》及《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而闻名于学术界。如今，易中天借助于“百家讲坛”，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演讲天赋，厚积薄发，以“学术的大众化”将历史普及开去，既成全了自己，又满足了观众对文化的需求，一举两得，也值得提倡！

中共建政以来，官方很早就对人民内部矛盾定了调：国内最大的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但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政府还是如同邓小平对待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溺了水，尤其在对待历史方面，更是轻不得，重不得。

一般而言，中国人接触历史有三种途径：官修正史、野史及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历史教科书。五十多年来，普通人了解中国历史大多从官方历史教科书上而来，遗憾的是，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教科书上的记载是一部被“修正”后的历史，其可信度值得商榷。

中国煌煌五千年编年史，如烟波浩淼，普通人们有“信史”的心愿，却难有此等专业知识对其加以破解，因此，需要有学者专家的“钻研”。但如果这些学术成果没能得到传播，它们就很难从象牙塔尖上“走”下来而成为故纸堆里发黄的文字，无甚用处。

如今，央视的“百家讲坛”开辟了让专家与观众互动的文化天地，这也是市场作用的必然趋势。易中天以正史为依据，并用“易中天式”的讲述方法，让对历史感兴趣的观众和读者更深入、更真实地了解历史，这也是他成功的最大诉求点。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易中天成功后一朝成名，引来不少争论。网上的褒贬之争，大抵看来，褒者多为普通民众，贬者多为学术界人士。

在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吧”，在易中天的拥趸者中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自称“乙醚”。更有好事者总结出易中天的精彩语录，冠以“超级教授”的大名，在各种文化论坛流传，其中有七成以上的“意粉”是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易中天讲演时声情并茂、举手投足间透出学者的自信，此举俘虏了很多“易粉”的心，甚至有女孩发出了“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

同样，还是在百度贴吧，也有学者批判易中天的讲座缺乏起码的历史学态度。文章指出，易中天人为地预设历史之谜，而后牵强解读，是对历史偶然性的漠视；并称易中天是哗众取宠，通过电视媒体获取某种功利价值等等。

但无论褒贬，易中天作为一个年近花甲的历史学者，用一种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毕生所学，相较于死水般的中国教育方式，更有意义.（文/星岛环球网 箫逸天）

易中天现象是不是学者的僭越?

文新传媒网--文汇报

肖复兴

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

易中天教授在央视的“百家论坛”节目中大话“三国”，拥趸甚多，“易粉”、“乙醚”簇拥，节目热播，热力始终不减；以此讲演稿写成的书稿，以260万元人民币几乎天价的价格被出版社竞争，更成为了一种新闻。于是，赞扬易中天不多而是太少的支持者、认为易中天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史学界的悲哀的反对者以及疑惑者，兼而有之，众说纷纭，成为了继刘心武在央视讲“红楼”而纷争不断之后的又一文化热点，成为了颇为瞩目的文化现象。

作为反对和疑惑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其实，早在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电台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而且也是给予罗素一大笔报酬的。BBC不仅邀请罗素，同时还邀请许多当时的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加盟，都一样给予很不错的报酬。我不清楚，当时罗素是不是也同我们

这里一样，遭遇反对和质疑。但我清楚，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有人细心算出，易中天三本说“三国”的书出齐，能够有500万元的收入进账)，远远超出以往知识分子面对一盏枯灯、数卷残书那种清贫却也要坐怀不乱的传统形象的模式，便更加不能够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所接受。因此，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似乎学者就应该关在书斋里，读者就应该读他深奥的书而不必见他的人，尤其不要见他在电视这样似乎只能是超女亮相的媒体上出现，而普通百姓天生就应该和学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必要让喝惯了凉水和杂碎汤的胃去饮一杯加了冰块的鸡尾酒。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在有些人看来，知识分子从来有看不起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这样越来越受到大众追捧的大众传媒的传统。知识，成为了知识分子清高的盾牌和面纱，是对抗金钱而涂抹在脸上的一抹耀眼的腮红。其实，与传统的大众文化样式相比，以电视为领头羊的大众传媒，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与普通大众以及与文化市场的双重衔接，使其与原有的社会文化机制与体制都发生了显著或微妙的变化，才会出现如易中天教授这样的人物和他的“三国”的现象，并且如此惹人眼目。毋庸讳言，由于大众传媒和市场的双重介入，使得易中天教授名利双收，而且收得是那么快捷利落和丰盈，这让一些人不适应，不舒服。其实，易中天教授和他的“三国”，既满足了社会文化消费心理和需求，使得学术大众化、普及化，也同时蔓延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堤坝，而使他自己获得了相对自由自主的广大空间，无论对于学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观众，这不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吗?

由易中天教授现象，引出我这样的一种想象：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

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求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吧?

(作者为《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作家)

再谈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

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却都是“超乎知

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彩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甚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炼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间，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

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分，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态”，而“孔明心态”则是“真高人心态”。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既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洞悉过去未来的一位“高人”，那么他必然也“知道”辅佐刘备创建蜀汉乃是“应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业”，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机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实只是不欲“泄露天机”的表面文章。罗贯中虽没有这样描述，但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一个能事先就提供“锦囊妙计”、摆好“八阵图”的“高人”，怎么会“不知道”刘备会对他“三顾茅庐”呢?

这种联想让人觉得孔明的“隆中高卧”，乃是一种“装”出来的姿态，虽非“忸怩作态”，但却是一种“掩饰”。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法”与“法统”的迷恋者

“历史的孔明”与“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别，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正史里，刘备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历史的孔明”是一个赏罚严正、循名责实的法家之徒。他曾将自己手抄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四书送给皇子刘禅，其中除《六韬》是兵书外，其余都是法家的经典之作。

《三国志·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着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才，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分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分。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贰，《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

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形态”。

一个拘谨、戒慎的英雄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作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形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

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作者： 泪洒长坂坡

再谈三国人物的理想（完美版）

曹操的理想：

天下子民皆姓曹，军队多得不想要。

刘备不再唱反调，孔明明天变傻帽。

孙权的理想：

大乔不再跟我闹，曹操再来被我烧。

关羽明天死翘翘，荆州重回我怀抱。

刘备的理想：

天下人人说我好，阿斗不再冒傻泡。

献帝天天下血昭，叫我起兵扁曹操。

关羽的理想：

天下猛将入我刀，孙权吕蒙进我牢。

诸葛村夫被我笑，还要大哥复汉朝。

诸葛亮的理想：

老婆整容梦里笑，装酷要把羽扇摇。

魏延反骨天天敲，司马变成大人妖

周瑜的理想：

孔明被我骑着跑，曹仁拉弓折了腰。

孟德遭殃落了草，天子派我带兵剿。

魏延的理想：

曹操门牙提前掉，自家反骨无声消。

杨仪乖乖喊求饶，我自纵马子午道。

张飞的理想：

三国人人是傻冒，曹操看见我就跑。

马超明天就变老，儿子不要是草包。

杨修的理想：

曹操明天就病倒，曹丕去祭关羽刀。

曹植马上穿龙袍，一人一口槽子糕。

马超的理想：
曹操尸体荒野暴，张飞被我打得跑。
儿子比我还要俏，年老还能把国报。
司马懿的理想：
孔明啥也不知道，空城计是贯中造。
今生不求登帝位，但盼儿孙建晋朝。
徐庶的理想：
身在中原心在汉，只要曹营能供饭；
连环岂能瞒过我，但我就是不发言。
赵云的理想：
后悔当初把斗抱，阿斗不再把傻冒。
年轻十岁把国报，再显当年长坂傲。
蒋干的理想：
周瑜被我说服了，丞相夸我梦里笑。
蔡张冤魂放过我，早登极乐祝君好。
献帝的理想：
小曹北上抗匈奴，孙吴出海把日抄。
小刘南下捉夷人，朕拥貂蝉又抱乔。
甑氏的四大理想：
大小二乔毁容了，貂蝉早早把河跳。
天下群芳我独傲，曹丕夜夜把门敲。
吕布的理想
骑着赤兔全国跑，
抱着貂禅屋里倒，
振臂张辽陈宫到，
走哪都有干爹罩。
夏候杰的理想
跟著曹操混混好，

攻打赤壁立功劳。
活捉赵云轻松搞,
长板一呵张飞倒。

重温易中天的经典话语

“曹操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县北部尉，相当于副县级公安局长”

“曹操身高短小，估计也就和我差不多吧。跟1米84的诸葛亮比起来，只能算是不合格的残次品－－！”

“桓帝和灵帝都是不适合当皇帝的……灵帝的爱好是文学艺术和建筑艺术。他对于建筑还是颇有研究的。他成天搞研究，结果在皇宫里搞成了一个自来水系统！而且他还要在全城推广自己的科研成果，宣布：要让全城的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你是当皇帝的，不是搞上下水的嘛！”

“灵帝时期，卖官行为已经是完全公开的了——明码标价，公开招标～～有个叫崔烈的，已经是位列九卿了，还老想过一把做‘三公’的瘾。这时灵帝的一个妃子，姓程的，就悄悄的跟他讲（学耳语状）：‘你不是想做三公么，我能搞到内部优惠价，五折～～～’”

“由于组成盟军的各路诸侯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这只部队又被称为关东联军、关东盟军、关东义军～～～简称‘关东军’（－－！！！）”

“曹操对各路诸侯说：‘现在是灭董卓的最好时机——董卓已经把洛阳烧掉了，还劫持了皇帝，基本可以把他定位为恐怖组织了～～～”

“当曹操满身征尘、满身鲜血的回到盟军大本营里的时候，这些诸侯都在干什么呢？依然是喝酒饮宴、不务正业——就是在那开PARTY、泡酒吧、打电子游戏～～～”

“曹操的所谓‘屯田’，屯，就是生活方式军事化；田，就是生产方式集化。这是相当高明的政策呀！就相当于曹操建立了一个1700多年前的‘生产建设兵团’喏！”

“袁绍要另立新君。有一次把曹操找来喝酒，喝着喝着他掏出一个玉玺，估计是袁绍自己私刻的，跟曹操商量（一只手掂量着，作私语状）：‘你看…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咱哥俩干吧～～’”

“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所以袁术总看不起袁绍：‘你看，怪不得是小老婆生的，干不成什么大事～～要立新君就立自个儿嘛，干嘛立别人，多此一举嘛’”

“他们的愚蠢是和狂妄成正比的——袁绍比曹操狂，袁绍比曹操蠢；袁术比袁绍还狂，袁术就比袁绍还蠢。最牛的最蠢～～～”

“那时候江东的老百姓都称孙策为‘孙郎’，称周瑜为‘周郎’。郎，就是小伙子，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就是‘周帅哥’～～……帅哥都是喜欢美媚滴～～，所以孙策和周瑜分别娶到了当时最漂亮的两个女孩子……可以说这时的周瑜是战场、官场、情场，场场得意！……反正我是很羡慕！”

“顺便说一句，蒋干这个人也是被冤枉地～～他根本就没盗过什么书，长得也不丑，而且也是一位帅哥～～因为周瑜是帅哥嘛，帅哥的朋友～～一般也是帅哥～～（－－！）”

“所谓的空城计也是编出来地……诸葛亮搬个琴，摆个香炉，召两个小孩子，在城楼上唱卡拉OK～～～”

“三国时真正的空城计是曹操使用的……吕布率军打到城下一看——城门大开，心想：曹操这个人，狡猾狡猾地……”

“尽管在学者眼中，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No.1，但是一般老百姓还是认水浒、三国。你看，各行各业供的祖师爷，都是三国、水浒里的人物——强盗，拜宋江为祖师爷；小偷，拜时迁（－－！）……剃头的拜关羽……财神也是关羽……依我看关羽迟早会成为婚介行业的祖师爷，因为关羽对于爱情是有追求的。他和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在攻打吕布之前，对曹操讲：打下吕布后，你要把某某嫁给我。曹操同意了……曹操一看：国色天香！近水楼台我就先得月了——占为己有了。结果弄得关羽很郁闷。。。”

“剃头的和关羽有什么关系嘛。三国那时候的人是不剃头的，留全发的。只是剃头的和关羽的手里都有一把刀而已嘛～～让我想起有个剃头的贴了一幅对联：‘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看了这个谁还敢进去剃头嘛！”

拷问易中天，拷问人性

《百家讲坛》似乎一下子就火了，在这样一个缺乏文化的时代，《百家讲坛》给人们带来那么一点点文化的冲击。

刘心武说红楼火了，易中天品三国火了。

一个说红楼，一个品三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对这两个人的态度本应该是相当的。

但是不然。

我对刘心武保持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是拾人牙慧，红学家周汝昌早在N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并论述过了，尽管他的某些推论十分牵强，尽管有时他故做神秘，尽管网上网友对刘心武的研究与水平众说纷纭，有毁有誉，但我仍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文化就应该有多个人的声音。本来《红楼梦》也不是属于哪个人的，谁都可以说一说，只要有人喜欢听，那就说呗。

但是对易中天，我却很反感。

文学可以大家评说，历史也可以大家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本来就是大家评说的，象我这种有着宽容观点的人，本来的观点就是谁都可以评，谁都可以说。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每一篇最后还来一段自己的感受呢，对读者理解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帮助。评的好，自然受人推崇。

那我为什么对易中天反感呢?

因为他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号，说着貌似客观公正的观点，其实对观众有很大的误导。

易中天对曹操很是推崇，说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他说曹操儿时，装病离间父亲和叔父之间的感情，是可爱的举动。他说诸葛亮不去投奔曹操，是因为曹操太强了，诸葛亮去了之后，很难受到重用，施展抱负。他说诸葛亮不去投奔孙权，是因为孙权手下有张昭和周瑜这两个非常受重用的近臣，去了之后不可能地位超过他们。这些推论听起来都十分有道理，有些观众听后恍然大悟，或者频频点头，更有些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意米”（易中天迷）。

但是，人的为人处事，是不能用1＋1＝2这样的式子推理来解释的。一个人物，尤其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生活里不仅仅用权谋，还

有个人感情、人格等等没有办法用数学公式来推论的东西。

人在冷的时候，应该最先想到怎么保暖。但是，你说杜甫自己住在小破屋里，忍受着凄雨寒风，为什么想的却是天下寒士呢?

人在饿的时候，应该最先想到如何充饥。但是，你说朱自清饿的要死的时候，为什么会拒绝日本发的救济粮呢?

人在要被杀的时候，应该最先想到如何逃生。但是，你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面对严刑拷打，甚至是杀头，为什么仍然不低下不屈的头颅? 为什么不叛变? 为什么不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我并不否认人的生存是需要谋略的，但是人不是冷血的，人不是机器，人的生存更离不开感情，一个人没有谋略，也可以快乐幸福的度过一生，但一个没有感情人格的人，还能称之为人吗? 蝼蚁尚且偷生，可人不是蝼蚁！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可以抛弃感情，抛弃人格！

易中天恰恰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他的人物只有谋略，没有感情与人格。他的人物都是要施展抱负，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欺骗叫谋略，杀人叫智谋，卖主求荣也是荣，交朋友就是为了互相利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才叫成功，这才叫辉煌！对曹操或许合适，但对诸葛亮绝，易中天的品评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完全错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易中天的火正应了现在社会上的这种道德的迷失。为什么倡导八荣八耻? 是因为现在的某些人已经不知道什么荣，什么是耻！

想一想就个人来说，做为父母，假如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朋友照顾，而你的孩子装病，叫你的朋友把你诳来，而他又不装病了，还对你说你朋友诬陷他，对他不好，离间你和朋友之间的感情，你会觉得这孩子有谋略，将来会有大成就吗? 做为妻子，你会喜欢爱玩女人的丈夫吗? 做为朋友，你会喜欢动不动就杀人的朋友吗? 再想想曹操的后代，煮豆燃豆萁，豆在腹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要是没有七步成诗的本事，还是不要投生在曹家的好！曹操是很有谋略的，是成就了大事业的，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还可称出色的诗人，这是公正的评价，但是他真的不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不能成为可以深交的朋友，做为一个人，这叫成功吗?

再看一看来自于民间的评价，为什么所有的戏里曹操都是白脸呢？难道这都是文学艺术的虚构吗？怎么有这么统一的虚构？

还看过一个节目，文化中国·《话说三国演义》之曹操PK诸葛亮，一看节目名觉得好笑，但是关公尚且能战秦琼，曹操是丞相，诸葛亮也是丞相，没什么不能PK的。

那么我也让这两个人PK一下。

方才说了曹操，现在说诸葛亮。诸葛亮幼年不幸，父母早亡，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养家糊口，并扶养自己的弟弟。史书记载诸葛亮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然而他的妻子黄氏据说貌丑无比，他是重德不重貌，两人相敬如宾，不离不弃。诸葛亮的儿孙都是有气节之人，他的一儿一孙最后都为蜀汉江山战死杀场。诸葛亮一生知己甚多，很多朋友都在他人生的关健时刻有着关健的作用。可以说，诸葛亮是好儿子，做为父母即使离开人世，也放心把家交给这样的孩子。诸葛亮是好丈夫，黄氏多年没生儿子，还主动为他纳妾。诸葛亮是好父亲，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是忠义之人。此外，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交的朋友，坐在一起或者畅谈国事，或者只是调素琴，阅金经，他都是个高山流水知音人。人活到这份上，是不是才算没有白活一场？

再来看一看来自于民间的评价，翻开中国的古诗词，会发现许多歌颂诸葛亮的著名的诗篇。杜甫曾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白居易写道“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元稹写道“如公存盛德，应叹古今无”，陆游写道“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李白李商隐王安石文天祥辛弃疾苏轼等等这些青史留名的大诗人词人，更有很多没什么名气的人小诗人小词人都写下了许多诗篇来歌颂诸葛亮，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歌颂曹操的诗篇，本人水平有限，列举不出来什么。

成都武侯祠千百年来香火不断，不知道多少平民百姓，文人墨客还有将军政要特来此拜谒，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在此沉思，从诸葛亮的“攻心为上”得到启示，而今武侯祠对外开放，导游服务就汉语、英语、日语、韩语几种，本国自不必说，每天都有很多外国游客特来此参观，可见诸葛亮在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岳飞曾在此跨越时空与千年前的知音进行心灵对话，当时的他难以抑制心中感慨，便在此默写出师表，先是楷书书写，越写越激动，渐渐换成草书，最后

狂草收尾，这是怎样一种情景啊！那一刻，正气充盈乾坤，忠义激荡千古！

就全国范围来说，诸葛亮的足迹并不是很广，可是全国的武侯祠和纪念诸葛亮的地方却很多，只要是他足迹所到之处，必有纪念之地。多少历史名人伟人的墓成为历史尘埃，失去痕迹，而诸葛亮的墓非常平常的一个小土丘，却保存至今，千百年来承载了不知道多少哀思的泪水。纪念曹操的地方，本人见识有限，也不清楚，只知道曹操怕自己死后墓被盗，给自己弄了七十二个墓，到现在也不晓得他究竟长眠于哪里。

诸葛亮的智慧被千古传颂，以至于成为传说，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空城计，七擒孟获等等故事，真实的不真实的，被越传越神，于是诸葛亮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成为大家在困难面前的自我安慰与支撑。

PK吧！这场PK是小人与君子之间的PK，PK的战场延续了千年，老百姓都是裁判，胜败自在人心。

曹操与诸葛亮都是政治家、军事家，都成就了大事业，为什么结果却如此不同呢?

曹操的只能算是谋略，诸葛亮的那叫智慧，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一个等级的。用谋略的是小人，用智慧的是君子。虽然不能说推崇曹操的都是小人，推崇诸葛亮的都是君子，但大致如此。

智慧包含了感情的因素在里面，包含了人格的因素在里面。你看七擒孟获就是用智慧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包含了攻心为上，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是曹操用任何谋略都获得不了的。曹操征服的地方，多叛变，而诸葛亮征服的地方，虽有蛮夷之地，人民却安居乐业，世代歌颂诸葛亮。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至于诸葛亮为什么不投奔曹操，而辅佐刘备，这又需要长篇大论，我就不论述了，再说，我的论述，我认为，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与曹操比起来，我算得君子，与诸葛亮比起来，我只能算小人了。

给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访易中天教授

作者：单三娅

记者：你的随笔体学术著作虽是随笔，读后却有满足感，不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而是于市井杂谈之中见出人性，见出灵魂，见出文化。作为一个文艺学者，你近年来对人、对中国人、对男人和女人以及与人有关系的生存环境作了不少研究，而且颇有“成一家之言”的架式。你为什么从文学艺术研究转向这个领域？你是如何入手进行这种研究的？

易中天：大约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意识到：学术界应该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我称之为“为人生而学术”。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因此，从人的活法入手来解读文化与人，是一个好办法。这是我的书中有大量“市井杂谈”的原因，也是我特别关注饮食男女、城市个性之类问题的原因。

记者：你在《读城记》中试图找出每个城市的独到之处。请问城市的个性是如何确立的？城市为什么要有个性？

易中天西哲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中国的城市史也有几千年了。如此漫长的历史，其中的变故原委，自然是一言难尽。不过总其大概，城市个性形成的原因，无非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比方说，重庆火辣，厦门温馨，地理使然；西安古朴，深圳新潮，历史使然；北京大气，上海雅致，政治经济使然。当然，没有哪一个城市的个性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所以，要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是很难的。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总之，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

记者：你虽然在试着给城市下定义，却不是轻易下的，而是下得很“圆滑”。比如你说北京醇和，上海雅致，北京贵族，上海理性。北京人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上海人虽然世俗，但上海人的理性精神颇为可贵。那么你是如何解读城市，又是如何给城市下定义的呢？

易中天城市像人，也是有“人格”、“性格”甚至“性别”的。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四十年代就有人说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上海是洋城少妇，重庆是徐娘半老等等。在我看来，城市甚至就像人一样，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但要把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比如，说“有事您说话”的多半是北京人，说“关侬啥事体”的则肯定是上海人。但北京人只会对自己的“哥们”说那句话，上海人则会对所有人说“关侬啥事体”。因为北京是城，城就是“圈子”，北京人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上海是滩，滩涂上的人都是互相不搭界的。城市的差异无处不在，关键是要小处见大。只要对一个城市的人的活法有感性具体的体验，又能“读”出形成这些活法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原因，就不难给这个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了。

记者：你是从人的心态、人群的比较、人的品格以至人的习俗上解读城市的，像是一个横向切片。我想问，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人的气质的差异？按照这个思路，再过几十年，许多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是否人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了？

易中天可以肯定，一个城市，越是文化特征突出，文化性格鲜明，它对人的气质的影响就越大。这种影响是有可能超物质的。不要说里弄拆了，石库门没了，就算大上海沉没了，上海文化也还是上海文化。你看犹太人曾经一度连国家地盘都没了，犹太人不还是犹太人？北京的牌楼拆了好些年了，老北京变成了新北京，但北京人没有变成上海人或别的什么城市人。这就叫“辫没了，神留着”（此说来自冯骥才小说《神鞭》）。至于某些原本就没有多少性格特征的城市，就不好讲了，它们很可能在城市一体化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记者：说到城市一体化，你是否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许多城市有趋同的倾向？

易中天当然有。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时装屋、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一些宝贵的传统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经渐次消失。这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误解。现代化并不等于玻璃墙马赛克，摩天大厦立交桥。

当然，批量化、标准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确实会造成许多雷同，不但城市，就连人，也可能越来越没有个性。

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作者： 蔚蓝海岸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便一直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而言，都显现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但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常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了他独到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之域，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从方仲永想到易中天

侯书议

宋王安石写《伤仲永》一文，讲方仲永从一个小神童蜕变成一个“泯然众人矣”之辈的根源，不外乎其父利令智昏，再者是炒作和做秀所带来的扼杀。但，做秀的好处也有，譬如能“扬名立万”，不过，似乎不巧，方仲永没有坚持住他的慧根；譬如能带来一时的耀眼和光彩夺目，也不巧，方仲永反而在鲜花与掌声中丢失了自我，从一代奇才变成一位茫茫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之人。

这些“小天才”和“小神童”的悲剧根源，到底是谁惹的祸？又是什么扼杀了他们？我们该三思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更加善于炒作，不凡有很多小小年纪的儿童，在阅世未深的时候，都已经成为一颗璀璨的童星，令人兴奋之余，也难免概叹。

而对于一个潜心搞学术的人来说，特别对于一个一直默默无闻，潜藏在后台的学者来说，再来一个第二春，化上五颜六色的装束，像花旦又似小丑，跑道前台大跳“肚皮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状呢？

实录一：“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

实录二：“周瑜帅不帅，孔明会K歌，关羽是爱神。”

2005年4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后，他“无厘头”式的说史风格，迅速掀起了一股易中天热潮，这股热潮来得似乎超级凶猛，在这个时代里，一个易中天所引发的震荡不亚于发生于 1976年7月28日的那次八点八级唐山大地震。是谁造就了易中天的迅速窜红？易中天到底给这个社会文化带来了什么启示和推进？他会不会又是一个被当今媒体的功名利禄所利用的一个靶子，一个刽子手，一个合成起来的做秀楷模？

只就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的讲座来看，他带给我三点启示：

其一，什么叫“煽动”，什么叫“滥情”？一个学者无厘头的语言变成独具一格、独具时代色彩的幽默，煽情得一般不前卫的人，很难接受。那种古板中不苟言笑的学者忸怩的姿态、做作的表情，有点令人作呕妆。一个历史，被他给高度戏剧化，这还能叫做历史吗？有人质

疑是伪历史、是评书、是再加工的历史小说，天马行空、滔滔不绝的肆意汪洋。我想这些评价大都不为过分，旧瓶装新酒，中国人好这一口子。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拿根葱就装蒜。学术这个样子的变戏法，是时代的悲痛。

其二，《百家讲坛》的功利色情浓重。作为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公众形象传播平台，它给我带来一个启示，现今的社会流行炒作和跟风。什么火吃什么，什么能炒作得天翻地覆就玩什么？大理念，大气魄，宣扬学术，提高民族整体的修养和文化，那不是他们所承担的义务。谁不爱风风光光的站在前台，夺人眼目、灿烂无比？

其三，什么叫吃人？鲁迅先生翻遍中国的历史，看到的是两个字——吃人。我所看到的当今文化风气是四个字——吃人文化。比鲁迅先生多了两个字，希望这不是抄袭。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时代，我们这一代活着的人，总在吃死去的历史，吃死去的人，吃死去的事，一个东西能供养几代人几辈子吃的。鲁迅先生曾说过这股吃人的风潮。没想到他死后，也有人吃他。这恐怕该是他的幸运了，不知道他要还活着的话，怎样来看待那么多人吃他的人和书？不过反过来说，吃古人和吃古人的书，也造就了许许多多火得按不住的人物来，不妨列举一二：吃红楼，火了周汝昌，难得老先生一辈子坚持研究红楼，一辈子靠研究一本书而成为大师级人物。吃红楼，火了刘心武，刘心武本来在小说文坛已经红过一阵子。好像当今的演绎明星，火的不够味道了，再不跳出来玩弄一把，没有人再把他当回事。于是炒作、丑闻、三角恋、生孩子、离婚、吸毒、烧车、骂人等等一连串的卑鄙动作出来之后，第二天各大报纸媒体迅速都上了头条新闻。红学又给刘先生带来了第二次光华，怕是采取的就是这一针见血的招数，小说玩不转，咱玩红楼。吃文革，这一代人好多都是在吃文革中才成为大师的。但愿我这不是在挖苦讽刺你们，而是你们给我的第一直觉是这样。这又造就一代文学大师和一代有着良心的楷模和榜样，从巴金，到韦君宜，到季羡林，掀起了一股反思文革热潮，进而关于文革、关于反右、关于大跃进，一时成了那一代经历过文革时代的大师们“巨笔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伟大旗帜了。接着吃三国、吃水浒、吃清史、吃近代而又不老古董的人，吃能红得发紫、紫得发青的人。吃来吃去，看吃的自然资源跟不上的时候，胡兰成和周作人也开始吃了，一

帮子混混们挑起大旗，媒体跟势，出版跟风，读者跟马屁，不知香臭到无知者无味了，一时闹得满天乌云，不见天日了。

我忽然想到一点，当我们把这些吃完的时候，我们是否能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一点有价值的文化瑰宝呢？是否让他们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文化辉煌如六朝以前绚烂厚重，如唐代光华夺目呢？怕是一件令后代子孙失望的事情了。我们的这一代悲哀，就是哀在我们的“吃人文化”，哀在我们没有自己真正的东西可以堂堂正正的拿出手来，有句俗语说得好，狗肉不上桌。我们似乎无脸把我们做的这盘菜端到台面上。

易中天被推上这个文化的大舞台之后他究竟能走多远，会不会遭遇扼杀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但愿他不会成为又一个“方仲永”变成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也但愿他不会成为一个过气、容颜衰老的妓女，躲在深闺之中，无人问津。

易中天的偷机是你们的耻辱

丁天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和我抬杠。从初中抬到高中，从大学抬到工作。初中的时候，她是个戴眼镜的胖子，至今，胖子变成了瘦子，眼镜换成了隐形，单眼皮割成了双的，唯一不变的是不管有多长时间没见了，三个月还是三年，一张嘴就要抬杠。直抬到我瞧不起她了为止，直抬到我郁闷了为止。其实呢，这个人也并非天生杠头，我特意观察过她一番，发现她对她所供职的杂志社领导是不抬杠的，基本惟命是从，对其他朋友也是不抬杠的，从来频频点头，迫不及待地对他人言论表示认同，以此衬出自己的学问。杠只和我一个人抬，百思不得其解。最近，我才有点想明白了，大约是相识得过早的原因，初中学通社小组的嘛，她眼见着我从和她一样无知渐渐变得渊博和精深，两人在精神上渐行渐远，已无法构成对话，同时，在少年时她大约暗恋我，我当时无知同时无邪的脸一定在她记忆中太深刻了，这多么年了依旧无法忘记，于是，逢场合必想把我打回原形而后快。

前段时间，偶然碰上，不免互相寒暄一番，我说，我这两年我一直在看历史闲书，刚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十二凯撒传》，两年前书单上列的书目马上就要读全了。她沉默半晌，说，你的书单上有《帝国的惆怅》吗？我本是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被她唬得一愣一愣的，顿感学海无涯，忙向她请教，这书我都没听说过，是哪方面的书呀？她哼哼两声，说，没文化，连这书你都不知道，给你说了也没用。

第二天，恰好有家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吃韩国烤肉，在座的还有一位编辑的朋友，是个美女作家。对于美女我一向礼让三分，所以，饭局的前半场，主要是编辑和作家在聊天。突然从他们的对话，冒出了《帝国的惆怅》几个字，于是，马上抓住，向人家请教，这是本什么书啊？那个朋友说，是易中天讲三国的书啊，怎么你会不知道吗？这本书现在在文化圈火得很呢，粉丝们都是学者教授类的。女作家补充说，内容基本和他在电视上讲的差不多，怎么你连他的电视也没看过吗？

电视看过的。我真的在电视上看过易中天品三国，所以那顿饭我的心情突然有些不佳，为了让心情愉快起来，我又多要了两盘牛肉，加了几瓶啤酒。

看《易中天品三国》的时候，我就有种强烈感觉，此人毫无文化。第一，我认为他是不严肃的，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不加区分的混着讲，已然无道理，把《世说新语》中，个别三国人物的传说拿出来言之凿凿地当正事说，就有些不严肃得过份了。虽然那些世说故事颇为耸人听闻，但是，正因如此，通常《世说》中提到此类故事，也常会加上一句，“实不可信”。第二，我认为他是没有新鲜东西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旧事固然不会出新，其人的观点除却个别极牵强附会的，也全无新观点出来。换句话说，这个节目，这本书，基本上毫无出现和出版的必要。至少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三国演义》，在初中的时候就看过〈〈三国志〉〉，而且以后每年还要重新翻阅一遍，其间还听过袁阔成，看过连环画以及后来央视电视剧的人，易中天那不叫品三国，最多叫讲三国叫贩卖三国。只是，说起讲和贩卖，那应该算是表演艺术的范畴，我一直疑惑，这表演艺术的事怎么也轮不到一个结结巴巴表情呆滞的大学教授啊，所谓杀鸡忌用牛刀，您给通遍稿，然后用郭德纲就够了，今天背完词，明天录节目。而且我相信郭德纲会说得口齿更清晰，表演得更自然更生动，透着有文化。说白了，我认为，无论如何，易先生摆出一讲课的姿态搞学术的面目是偷机，那些内容确实最多只能算是文化节目撰稿的水平。

当然了，我也知道，凡存在的必是合理的。例如，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位大学副教授，竟然连鲁肃是谁都不知道，连鲁肃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惶论是演义还是史实。从中，我知道了易中天是如何能够偷机得手的。只是，这种存在的合理性是多么的令人悲哀。我们楼下卖菜的大姐不知道三国也罢了，怎么易中天的粉丝还是学者？还是教授？还是文化人们？令我这书呆子震惊，简直是闻所未闻！骇我听闻！天下奇闻！！我特别想问问，如果你们还需要易中天给你们扫盲补课，你们丫的学者教授文化人的名号是如何得来的？这可是三国啊，为数并不算多的祖国文化遗产中算是顶峰之一的玫宝了。我一直以为三国旧事，是瓜田李下，贩夫走卒，人人尽知一二的。罗贯中和

陈寿在地底下哭得哇哇的，欲知详情，去看我的书啊，难道作学问都要靠电视了吗?

那晚吃完饭回家，我左思右想，对那个杠头朋友说我“没看过易中天就是没文化”那句话非常狷介，非常梗梗于怀，于是决定给她发条短信：下回请不要再用易中天来蒙事了，咱俩到底谁没文化啊。

把历史拿来酿酒

——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周泽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一直以来遂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结果，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帝国的惆怅》都显现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惟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的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向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处处显出高人一筹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的七寸之地，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而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而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易中天，有三个破绽

看了张继合先生的博客，见到评论易中天先生的文章，十分抢眼：《易中天：挨巴掌，吃甜枣》。文章神采飞扬。果然大家手笔。但字里行间，总感觉张先生给易先生留了些面子，或许是张先生另有隐情？其实，易先生破绽不少，张先生不讲，谈歌便讲。先举出三条，列位看官上眼：

之一：易中天的身份不确定。学者？还是评书演员？把一些野史、传说、民间故事，都融会贯通到所谓的历史讲座里来，历史成了筐？什么都往里装？有这么讲历史的么？易中天比刘兰芳、单田芳严肃多少？高级多少？还原历史。口号喊得不错，可是，挂羊头，不能卖狗肉。易氏讲的历史，许多并不是历史本来。说好听点，是文学化并且情绪化了的历史，或者叫历史演义。说难听点，易中天先生更像一个评书演员。只要把易先生的开场白加上："上回书说到"，结尾处加上："且听下回分解。"就全齐了。宽容一点讲，这也怪不得易先生，"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据说，最早动议是请专家讲课的。天文地理，古往今来，传授知识，解惑释疑。现在完全改了"味儿"，成了"书场"，成了茶馆。不仅易中天先生，还有刘心武孔庆东等一干学者、作家、专家，也纷纷削足适履，口吐莲花，有影儿的没影儿的，有准儿的没准儿的，有用的没用的，一概抡圆了侃。不是书场是什么？不是评书演员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为了"叫座"！那么，"百家讲坛"就干脆敞开口子，把刘兰芳，单田芳这般大师都请来，挨个开讲就是。有人对谈歌讲，这也没什么错误，电视台为了增加收视率么，为了广告收入么。那好，只要易先生以及刘心武等诸位先生，先把你们的头衔，诸如作家、学者、专家，等等字眼先去掉，换上一个评书演员的身份，再上台去讲。

之二：易中天的博客不属实。据有些"易迷"说，易先生很忙，照顾不过来，于是，一个名叫"小草"的人，常常上网打理。到易氏的博客浏览，果真见到一个名叫"小草"的人，替易先生发表声明。这位"小草"何许人也？此人是男是女还是谁？这是易氏的个人博客？还是与"小草"的共同博客？如果是二人的博客，就把"小草"的名字写上。股份制嘛，可以。如果属于易中天自己的博客，就要文责自负。别把什么"小草"掺和进来，也别让"小草"代替你发表声明，更别让"小

草”替你骂人（骂无耻之徒之类的话）。要骂人，你易中天自己站出来骂。“小草”骂，算谁的？开博客，要人代笔？骂人，也借别人的嘴？这是耍大牌的作风？或者是小户人家开杂货店的传统？

之三：易中天的文风不厚道。也是“易迷”们讲，易中天删过贴子。贴子应不应该删？谈歌说，不应该删。只要许可人家留贴，就不能检票入场。就不能只听好话、入耳的话、赞扬的话。批评的话、不入耳的话、哪怕是脏话损话，你也得张着耳朵听着。古今中外，文章只有两种，自己看的，给别人看的。只要是能给别人看的，就不能怕批评，也不能怕骂。这是全世界发表文章的规矩。易先生不仅删过贴，而且还发表了声明：拒绝胡搅蛮缠。胡搅蛮缠的概念怎么界定？批评到什么份上就算胡搅蛮缠了？怕批评？怕骂？易中天先生就不要开什么捞什子博客了。你躲在家里，拉上窗帘，关紧房门，写着玩就是，藏之名山，锁进抽屉。随便，谁也管不着！绝对没有人跟你胡搅而且蛮缠。

易中天先生，是近来文化界炙手可热的大牌人物，易先生的著作，洛阳纸贵，风行天下。谈歌上述的意见，难免让人感觉有酸葡萄的味道。但是，易中天先生这三个破绽，谈歌硬起头皮，还是要讲的。谈歌愿与张继合先生商榷：是也不是？